

火 灾

序

聖陶將一年半以來所做的小說繼續編成一集，就取第十七篇的名字——火災——做這一集的名字；並且囑我做上一篇序。我在隔膜的序上原說過：他寄給我的信有好許多可以證明他的環境和思想的，但放在北京，不便取覽。若得把他的信札聚合攏來，等隔膜再版或編成第二集時加上一篇續序，最是我的願望。現在聖陶要我履行這個約言，但我的身子給環境束縛住了，沒法到北京去，這個願望是自白的許下了。我自己很知道沒有文學的才性，又沒有文學的修養，所以做隔膜序時，只把聖陶的歷史敘述了一遍，而不敢批評他的文藝作品。我所能爲聖陶作序的話，除了不在手頭的信札以外，可以說是已經說盡了。已經說盡了能說的話，而聖陶又是敦促我做第二集的序，這使我不得不僭越而批評他的文藝作品。但這是我做文藝批評的第一回，我很沒有自信的膽量，所以專注目在他的思想，而不及他的藝術，使得範圍可以縮小一點。

隔膜這一集，最使我感動的，是下一半。這一半寫的情感，幾乎沒有一篇不是極深刻的。聖陶在阿鳳一篇裏說：

序

「世界的精魂，是愛，生趣，愉快。」

他理想中有一個很圓滿的世界的精魂；他秉着這個宗旨，努力的把牠描寫出來，可說是成功了。試看這幾篇裏，寫學校中認爲頑皮的學生和低能的兒童，婆婆認爲生氣的養媳婦，在平常人的眼光之下，真是不足掛齒的人物，但這輩不足掛齒的人物的內心裏，正包含着無窮的生趣和愉快。至於沒人理會的蠢婦人，腦筋單簡的農人和老媽子，他們也都有極深摯的慈愛在他們的心底裏。他們雖是住在光綫微弱的小屋裏，過很枯燥的生活，雖是受着長輩的打罵，旁人的輕視，得不到精神的安慰，但是「愛，生趣，愉快」是不會給這些環境滅絕掉的。不但不會滅絕，並且一旦逢到了伸展的機會，就立刻會得生長發達。這時候，從前的痛苦一切都忘了，他們就感受到人生的真實意義了。

平伯說，「讀綠衣到方老太讀信的一段，不禁淚下。」這是聖陶描寫真切的効果。我最愛讀的是潛隱的愛，對於陳家二奶奶正與平伯對於綠衣有同樣的感覺。二奶奶的境遇可悲極了：沒有人愛她，沒有人理她，她又是一個蠢笨的婦人，她的生死和世界沒有一點關係；但她的內心裏蓄

着極豐富的慈愛，而這種豐富的慈愛只能毀偷摸摸的發洩在鄰家的孩子身上，她的心靈是何等的偉大，她已把全世界的垢污洗刷去了。我讀了這一篇，使我覺得她真是一個愛之神，世界上沒有她，真不知要變成何等的枯燥和寂寞。我恨不得到她的身旁，拭去了她的淚，安慰着她的心，幫着她照顧她的心愛的孩子，雖是明知當着她的面，仍不過是一個蠢笨的鄉下婦人。

我們生存在這種冷酷的社會裏，受着一切的逼迫，不得不把人的本性一天一天的消失了。我們感到用了真性情處世的容易受挫折，於是各人把自己的心深深的掩埋着，專用蓄音片說話。我們感到愛人的徒然自苦，自私的可以得到實惠，於是用了全力去做自私的事，凡是能發達到自私的效果的，一切都可做得，不管矯飾和欺騙。我們的生命固然保存了，但生命的源泉——愛，生趣，愉快——是喪失了。讀了聖陶的小說，只使得我們對於非人的行爲起了極端的憎惡，而對於人的本性起了親切的反省和眷戀，希望把已經失去的寶物重新尋了回來。世上像二奶這般的人正不知有多少，他們是弱者，他們的愛在不自然的境界中，從血和淚裏洗刷出來，愈覺得光明澄澈，他們有種種不同的悲哀和歡樂的心境，可以幫助人們去搜尋已經失掉的寶物。

但那得借了聖陶的一枝筆，把他們都寫了出來呢！

在第二集裏，寫出這種傾向的，有地動，小蠅的回家，醉後，義兒等篇。地動裏的明兒，因為他的父親的故事講話裏說一個小孩子流落到遠方，不能看見母親，就引起了他的最初的悲哀，哭得至於嗚咽了。小蠅的回家裏的孩子，因為對於殺了一隻有母親的蝦的懺悔，把一個別人送與他的小蠅投到河中，讓牠去看牠的母親。醉後裏的季亮，因了一個初見面的娼妓對他講了幾句真情的話，使他在醉中感受潛隱的悲哀的無奈，引起了永久的悵惘。這都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施愛，也不是爲了歷久的情愫而生眷戀，只是他們正在伸展他們的本性；他們已經用了他們的愛，把全世界融成一個不可分解的實體，沒有什麼喚做「我」，喚做「人」的界限了。

義兒一篇，很可與第一集的一課合看。明明是很有生趣，很能自己尋出愉快的小孩，但社會上一定要把他們的生趣和愉快奪去了。甚至於最愛他的母親，也受了社會上的暗示，看着他的生趣和愉快，反而惹起了她的惱怒和悲感。義兒的叔父自謂他處置義兒的祕訣，就是永遠不將好顏臉對他。讀了這篇，不由得不使人感到冷酷的社會所需要的分子乃是沒有生趣的人；越是

冥漠無情，越容易在社會上占到穩固的地位；而其所排斥的，乃是天才和沒有失掉本性的人。社會上如此的冷酷，也並不是有意，實在他們的寶物失去了多時了，沒有人發出尋覓的呼聲，他們就想不到寶物的可愛，一任生活上錯了的道路，——而一般人方以為正應如此！

要享受人生的愉快，是社會上所不容；但要往下墮落時，社會上卻是很樂意的招接。聖陶的小說中，以描寫教育界的情形為多。試看樂園中，小學教師為了喫不飽飯，使得他們的身體雖在教室，他們的心卻在「機會之流」的旁邊切迫的期待。等不到機會的，只得時常到小茶館裏，承攬鄉下人的香疏書寫，得到一點青菜，雞子。以致到了上課的鐘點，學生在學校裏鬧得翻了，教師還是在小茶館捧着茶壺。這難道是小學教師的自願墮落麼？飯這一篇，寫得更顯著，教師為了沒了錢，只得自己上街買菜，以致誤了上課的時刻；學務委員為了要從教師身上括下錢來，所以板了面孔責備他，罰去他的薪俸。這種在經濟勢力的高壓之下，一層層生出的墮落，也是他們自己願意的麼？所以脆弱的心裏，莫先生聽了許博士的演說，當時很能領受他的意義，知道小學教師有無窮的趣味，並且有運轉社會的可能，然而到他想起自己正為小學教師的時候，他的興奮又

退了。究竟這脆弱的心是他的本質呢，還是社會上逼成的呢？聖陶在苦菜裏有幾句話道：

「凡從事X的，厭惡X，便致怠業。」

「X決無可以厭惡的地方，可厭惡的乃是糾纏着X的附生物。去掉這附生物，才是治病除根的法子。」

他酷望着一切的生活都成了藝術的生活，但實際上一切的生活都給牠們的附生物糾纏住了，以致只有墮落而無愉快。這是何等煩悶的事！

把上面的許多話歸納起來，就是聖陶做小說的 貫的宗旨：

人心本是充滿着愛的，但給附生物遮住了，以致成了隔膜的社会。人心本是充滿着生趣和愉快的，但給附生物糾纏住了，以致成了枯燥的社会。然而隔膜和枯燥，只能在人事的外表糊得密不通風，卻不能截斷內心之流；只能逼迫成年人和服務於社會的人就牠的範圍，卻不能損害到小孩子和鄉僻的人。這一點僅存的「愛，生趣，愉快」是世界的精魂，是世界所以能殼維繫着的緣故。

喚起世界的精魂，鼓吹全人類對於人的本性都有眷戀的感情，尋覓的願望，這是聖陶的責任。一如何可以使得人的本性不受現實生活的損害？這是我們讀了聖陶的小說以後應當激起的煩悶，應當要求解決的問題。

顧頡剛。

一九二三，三，二五。

目次

曉行·····	一
悲哀的重載·····	一三
先驅者·····	二七
脆弱的心·····	三四
飯·····	四一
義兒·····	五二
雲翳·····	六四
樂園·····	七五
地動·····	八一
旅路的伴侶·····	八八
風潮·····	一〇二

被忘卻的	一一〇
醉後	一一二
祖母的心	一三一
小蠅的回家	一四三
噁聲	一四七
火災	一五六
小銅匠	一六七
兩樣	一七六
歸宿	一八七

曉行

朝陽還沒升得高，我經過田野間，四望景物，非常秀麗且靜穆。一帶村樹都作淺黛可愛的顏色，似乎正在浮散開來。我便憶起初見西湖時的情緒：那時是初夏的朝晨，出了錢塘門，行盡了一帶石壁，忽然間全湖在目。環湖的淺青的山色含有神秘而不可說的美，我止覺無可奈何，但也遺忘一切。這是一種不可描繪的情緒，過後思量，竟是我生享美的很滿足的一回。現在那些遠處的村樹鬚髯是連絲的青山，而我所得的印象又與初到西湖時相似，然則我不是野行，竟是湖上盪槳了。我本有點渴憶西湖呢，不料無意間得到了替代的安慰。

田裏的麥全已割去。農人將泥土翻了轉來，更車了河水進來浸潤着，預備種稻。已成形而還不曾長足的蛙就得了新的領土。他們狹小的喉嚨裏發出闊大而煩躁的聲音，彼此應和，聯成一片。他們大半蹲在高出水面的泥塊上，或從此處跳到彼處；頭部仰起，留心看去可以見他們白色的胸部在那裏鼓動。當我經過他們近旁的時候，他們順次停止了鳴聲，極輕便地沒入水中。不一會，我離他們較遠，一片躁音又喧鬧於我背後了。

印有人及家畜的足跡的泥路上，竟沒一棵草。兩旁卻叢生野草，大部分是禾本科的植物，開着各色的小花——除了昆蟲恐怕再沒有注意牠們的了。細小而晶瑩可愛的露珠附着在花和葉上，很有好玩的意趣。遠處糞肥的氣味微微地送入我的鼻官，充滿着農田生活的感覺，使我否認先前的假想：我並不在清遊雅玩的西湖上。

我走到一個池旁。岸灘的草和傍岸的樹映入池中，他們的倒影比本身綠得更鮮嫩，更可愛。這時候池面還沒受日光的照耀，深藍色的靜定的池水滿含着幽默。池面的一角浮着萍葉，數葉攢聚處轟起些桂黃色的小花——記得前幾天還沒有呢。偶然有些小魚游近水面，才起極輕微的波紋，或者使萍花略微顫動。

靠着池的東南岸是一所破舊的農舍，屋後有一個水埠通到池面。我信足走去，已到了那所屋舍的前面。一扇板門開着，裏面止見些破的櫺凳和高低不平的泥地。門旁兩扇板窗都撐起，一個女孩兒立在窗下。屋前一方地和屋的面積一樣大，鋪着長方的小甃，是他們的曝場。

那女孩兒有略帶紅色的頭髮，非常稀疏，僅能編成一條小辮；面孔很瘦削，呈淡黃的色澤；眼

光作茫昧的瞪視。她見了我，只對我看着，髮髻我身上叢集着什麼疑惑。

我不曾走過這條路，看前面都種着豆，不見通路，疑是不能通過的了。便問她道：「從這裏可以到那條河邊麼？」這個問題減損了她驚訝的神情的。大部分她點頭道：「轉過去就是。」我答應了一聲，再往前走。她又說：「但是豆葉上全是露水，要濕你的衣裳和鞋子。」我說：「不要緊，」就分開兩面的豆莖依着很狹的田岸走去。我雖然沒有聽她的話，心裏卻感激她對於我——她的不相識者——的好意。

走完了種豆的地方，便到河岸，我的鞋子和衣裳的下半截真濕了。河水和池水一般地深藍和靜定，但因潛隱的流動有幾處發出光亮。對岸的田裏有幾個農人在那裏工作，因田地的空曠顯出他們的微小。和平而輕淡的陽光照到田面，就像施與一切以無限的生意，一條田岸，一方泥土，和農人手裏的一柄鋤頭，都似乎於物質裏面有內在的精神。

我立着望了一會，便沿着河走。在我的前路有兩個農人在那裏車水：一架手搖的水車設在岸灘，他們倆各執一個柄搖動機關，引河水到田裏。不多時我已到了他們倆跟前。一個農人非常

高大，露出的皮膚全是醬一般的顏色；面部皺紋很多，有巨大的眼睛和鼻子。他約摸四十多歲。又一個止二十出頭的年紀，面目的布置很像城市間的讀書人，皮膚也不至於深赤；但是他四肢的發達的肌肉可以證明他是久操農作的人。他們倆止顧工作，非特不交一語，並且不一顧共同操作的伴侶。這個情形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可遇見，鋸開一木的兩個木匠，同一作檯的兩個裁縫，都是好像沒有第二人在他們的旁邊似的。旁人看着他們，就要想他們何以耐得這般寂寞。其實旁人不就是他們，究竟寂寞與否怎便能斷得定呢！

水車引起的水經過一條臨時掘成的溝流到田裏。那條溝橫斷我的前路，而且有好些濕泥壅在兩旁。我提起了衣服，正欲跨過那條溝，那個年長的農人笑着對我說，「須留心跨，防跌交。」他說時兩手停了工作，那個年輕的也停了，繁喧的水車聲便戛然而止。

我說，「不妨事，我能跨，」身體略一騰躍，已過了小溝。我來這一條未嘗走慣的路上覺得一切景物都是新鮮，看農人車水也有趣味，時光又很早，所以就停了脚步。

他們倆見我過了小溝，便繼續他們的工作。那年長的看着我問道，「先生是在那邊學堂裏

的麼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裏的學生不止二三百吧？」

「不錯，四百有餘。」

「那些學生真開心，我從你們牆外走過，止聽見他們笑和鬧。大約不會有逃學的了，是麼？」

「逃學的確然沒有。」停了一會，我問他說，「今年的麥收成想還不差，結實的時候不會有過

大風雨呢。」

「今年很好，五六年沒有這樣的收成了。」

「現在你那塊田預備種稻了麼？」

「是的，」他指着五十步外一方秧田說，「那裏的秧已長得這麼高，趕緊要分插了。」

我望那方秧田，柔細而嫩綠的秧生得非常整齊，好似一方綠絨。那種綠色是自然的飾彩，決不能在畫幅中尋見，真足以迷醉人的心目。

他接着說，「我們將這田裏車足了水，更犁鬆了泥土，就可以插秧。至遲到後天的下午我們必得插秧。」他說時臉上有一種欣悅的神采，更伴以簡樸真摯的微笑。

我說，「此後你們要辛苦了，添水拔草等工作你們天天要做，四無遮蓋的猛烈的太陽又專和你們爲難。你們以爲這些是苦楚不是？」

「我們的日子自然不及你們那麼舒服，但是也不見得苦楚。你們看我們以爲苦楚，其實我們是慣了。我們鄉村裏的朋友誰不會將兩腿沒在水田裏儘浸，誰不會將身體挺在太陽光中儘炙？我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，那會辨得出苦楚來？」

「你們一定愛你們田裏種的東西。」

「那自然，那是我們的性命。我們看他們很順遂地發達起來，就好比我們的性命更爲堅固且長久。前年那些可殺的小蟲來喫我們的稻：一塊田裏的稻都已開着花，忽然每棵稻的中段都折斷了，莖也枯萎了。留心看去，都是那些可殺的在那裏作惡！我們沒有法想，止對着稻田歎氣！」

他引起了以往的憤恨，語音便沈重且有停頓——這是鄉村中人普通的憤恨的徵象。

「你們爲什麼不捕捉城裏曾經派出許多人員教你們預防和捕捉的法子。」

「預防呢，我們不很相信那些叫也叫不清楚的藥料。晚上點了燈，盛了油，待牠們來投死，確是個靠得住的法子，但是大家一齊做才行——這個怎麼做得到呢？獨是一兩家這麼做，自己田裏的捉完了，別家田裏的喫到沒有得喫了，就難民一般地搬了來，還是個捉如未捉。」

「前年的災情真厲害，去年好些吧？」

「好些，」他冷笑着說，「但是總不能滅盡牠們作惡一連十幾年，那一年不和我們爲難，至多惡毒得輕些罷了。」

「田主減收你們的田租吧？」

「總算減短些，」他仍舊冷笑。

「減短多少呢？」

「這不一定。我還知道他們裏面很有幾家專會用取巧的法子：他們所有的田不一定全受蟲災，但是被災的多，便統打九折收租。他們的意思並不是要沒受災害的得些好處，實欲使受災

的更受些災害！然而他們有他們的說法，『惟有這麼才便於計算；否則怎能一塊一塊田都看到，確定出應收的成數呢？』又有幾家，他們先拋大了米價，卻挂出牌子來說田租統打七五折。大家聽了這一句，以為他們的租輕鬆些，便爭先繳租給他們。到末了他們的收數獨多，還是他們佔了便宜。」

「前年你的田租打了幾折？」

「我麼？」他搖動水車格外用力，藉此發洩他的不平，「自然是九折！先生可知我種的誰家的田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邵和之，他的家就在你們學校的東面，先生總該知道？」

我便想起常在沿街的茶館裏坐着的那個人。他每天坐在靠牆角的桌旁，瘦削的兩頰向裏低陷；短視的眼睛從眼鏡裏放出冷酷的光；額上常有皺紋，因為在那裏思慮；總之，他的面孔的全部全含着計算的意思。我不曾見他和別的茶客談話，除了和催甲或差吏計議農人積欠的田租。

的數目。——我所知於他的止有這些，但總算是知道他的，便答應那農人道：「我知道。」

「你想，我種的田就是他的，自然是九折了！」

「我不很知道他的底細，他收租很厲害麼？」

「厲害！」他停了一會，又說：「田主收租誰都厲害的，手段硬些軟些罷了。而他是慣用硬功的。」

大王」

「怎見得呢？」

「他算出來的數目就好比石頭的山，不能移動一分。任你向他訴說懇求，巴望他減短一點，他的頭總不肯點一點。欠了他的租，他就派差吏來叫了去，由他說一個日期，約定到那一天必須繳還。他那雙眼睛真可怕，望着他怎敢再求，止有答應了下來，回去想法子，借債當東西統都做到，只求不再看他那雙可怕的眼睛。」

他們倆停了手，挺一挺腰，望着四圍舒一舒氣，預備休息一會。河面忽然有一個聲音，好似誰投了一塊韞石。我無意地自語道：「什麼？」看河面時，水花慢慢地擴散開來，最大的一圈已碰着對

岸而消滅了。

那年輕的農人作豔羨的語氣說，「應是一尾好大的鯉魚。」他說時注視着河面。

「那位邵大爺，」年長的農人向我說，因為水車停了，顯出他的聲音的響亮，「他有一次真是石頭一般地定心，叫人萬萬學不到。他坐了船到東面楊家村裏去收租。一家人家同他約了那一天的期，但是竟沒法想，一個錢也沒弄到。那個男子情急了，看見船搖進村，便發癡一般地避入屋後的茅廁裏。差吏進門要人時，止見一個女人，知是避開了，略一搜尋，便從茅廁裏把他拖了出來。那男子十分慌張，嘴裏卻說，『我已有了錢，今天統可還清。』差吏聽說自然放了手。那知那男子拔腳飛跑，竟望河裏一跳！看見的人齊喊起來，一會兒村人都奔了出來。水裏的人已冒了幾冒，沈向底下去了。那時候邵大爺的舟子見將有人命的交涉，恐怕被村人打沈了他的船，急急解纜想要逃走。你知那位邵大爺怎樣？他跨上船頭喝住舟子不許解纜。他的臉上全沒着急的意思，大聲對岸上的人說，『欠租是何等重大的罪名！他便溺死了，還是要向他的女人算！』那時村人個個着急，聽邵大爺的說法又覺得不錯，那還有勁兒打他的船，止拚命將河裏的人救了起來。後來那個男

子還是賣掉了，留着自己喫的一石米，還清了租，才算了結。」

我聽了這一段敘述，心裏起一種憎恨的情緒，但並不止爲那個姓邵的。因此，我低頭望着河水——那時已不是深藍的顏色，因爲太陽升得高了，——不答說什麼，止發出個「哦」的聲音。

「種了這等人的田，客客氣氣早日還租就是便宜。」他一手撐住在水車的木樁上，以很有經驗的神情向我這麼說。

「像你，種田過活，還過得去吧？」我恐怕我對面的人或者也曾受過嚴酷的逼迫，所以急切地問他。

「多謝先生，我還算過得去。單靠這幾畝田是不濟事的。我另有幾畝爛田，一年兩熟半，貼補我的地方不少呢。」

「那就舒服了，」我如同身受那麼安慰。

水車的機關又轉動了，河水汨汨地流入田裏。我想我的工作快要開始了，怎能止看着他人工作呢？我對那農人說，「他日再同你談罷，」便向前走去。

水車的聲音裏帶一個似乎很遠的人語聲——「改日再會」——在我的背後。

一九二一，六，一一。

悲哀的重載

一艘「常熟快」給小汽船拖着，一樣也能激起河裏的波浪，發出「譁」的聲響，表示牠異常的能力。牠的容量至多可以載四十客，已使大家不能轉側了。而牠載着的人間的悲哀卻比牠的容量大，大到不知幾多倍，但是牠不致因裝載過重而沈沒。

這兩艘船是循環通行於各鄉鎮間的。節省時間的要求還沒發生於生活簡單的鄉人的心裏，沖壞些田岸卻是大家都看得見的事實，所以這兩艘無知的船很受些怨恨和詛咒。但是，有了這麼一件東西，人家也就不自解地這麼用牠了，雖然剛才還在或現時正在怨恨和詛咒。因此汽船公司的生意倒也不惡。

經過了一會喧擾的聲響和動作——小販呼賣聲，婦女小孩叫喚聲，提攜東西的邪許聲，舟子拄篙聲，汽笛聲，沿岸觀者笑語聲……急忙登船的，匆匆離船的，爭坐位的，送客丁寧的，以身抵篙的，奮力繫兩船相連的纜的……——爽利的水聲發於船底，窗外景物都向後推移，全船頓時入於沈寂。這是喧擾的反趨，也許是悲哀的表象。

艙裏坐了二十多客，差不多沒有空的地方了。我和我的朋友坐在靠左窗的一角，因為便於望窗外的景物。我那位朋友從河南走了一千多里路來看我。以前我們並沒見過面，但從心聲的符號裏先已見了彼此的心，所以現在的見面不是個開始而是個繼續。

汽機的聲響和水波的激盪使我們不欲談話，止隨意看看帶來的書。但是書又怎能够浸潤我們的心呢？一條沿岸蹲着的水牛，一個立在水田裏插秧的農婦，乃至同船的人一句不很能聽清楚的話，和一聲厭悶的歎息，都足以引起我們的注意，間斷我們的閱覽。我取一本童話集在手，看了好一會依舊在那先前的一頁，並且不很領會那一頁寫些什麼。

我常常離開書本四顧我身的周圍，我的心漸漸被坐在我左旁的一位中年婦人牽引住。她沒有特別引人注意的地方。可是一種幽默的啓示潛入我的心裏，我能感覺她一定蘊蓄着人世的悲哀。她是渾圓的面孔，皮膚呈枯黃的顏色，慈祥的神情非常濃厚，但掩不住她心底的憂愁。她的眼眶裏似乎存有淚滴準備着流呢。

她正答人家的問話，同她對話的是一位老太太，我從她們的談話裏知道她們本來是不相

識的。她的聲音很低微，幾乎給汽機的喧聲籠罩住，須要特地留心才能聽聞，每一句話都是徐緩且沈着，表示出她上流人家夫人的態度。

「……現在正在醫院裏醫治呢。」

「那自然，須給他好好兒醫治。那麼醫生怎麼說呢？」

「醫生同他用鏡子照過，說他的脊骨斷了，又說『流注』快發作了！」

那位老太太眉頭緊皺，深表同情於她。靜默了一會，才問：「他食量怎樣呢？」

「飯菜好些，可以喫兩個淺半盃，否則半盃也是勉強。」

「現在你離開了他回去，誰奉伺他呢？」

「有媳婦和女兒在那裏。我家裏還有個小女兒，留着不放心，這一趟回去把她也帶了出來，免得兩頭牽望，好一心調理他的病。」

「娶了媳婦了？」

「今年三月裏。」

「今年正月裏？」老太太聽不清楚，所以重又這麼問。

「三月裏，三月十一。那時候他的病好了許多，因而打算爽性替他把媳婦娶了來，沖一沖喜。十八歲娶親也不算早了。那時候他很好，拜跪行動一切和平常人一樣，止用兩個僕人在背後扶着，誰也看不出他有什麼病。誰知娶了親不到幾天，他的病又重起來了……加重得真快，離家時還是由我們扶着他自己跨上船，到了醫院登岸，卻是連人連榻昇上去的了。」她的眼眶更潮潤了，幾乎要滴出來。她的嘴抿着，筋肉抽搐，似欲將眼淚嚥入心的深處去。她不能述說了，只看着桌面。

老太太也是不願再聽的樣子，張開極細而紅筋滿封的老眼現出悵然的凝視。一會兒又問道，「你止有兩位小姐吧？」老太太以為把論點更換了，總可以減殺她的悲傷。

「一總四個呢，」她的聲音更低細了，我用心諦聽才能辨知。「大的是前年亡故的，頸間生了『流注』，竟醫治不來了！第二個患的病和她姊姊一模一樣，去年夏天亡故了！第三個女兒，就是現在奉伺她哥哥的，去秋也生過『流注』，給醫院裏那位醫生醫好了，現在頸間止有兩個核，並不礙

什麼事。我巴望那位醫生的手段和去秋一樣地有功效，把我兒的病也醫好了！」

船行過一個村集，有幾條載取水泥的船在前面橫着，汽筒就嗚嗚地大鳴起來。船裏沈寂的空氣擾亂了，乘客都靠近左右窗眺望，悲哀的談話也就停止了。這個嗚聲更喚來了許多農家的孩子。他們赤裸着身體跳到沿岸泊着的小船上，全身俯臥着，手指腳踢地用傳習的咒罵語罵我們的船。他們全沒有憤恨的態度，對於他們的舉動都是很起勁，罵一聲往往帶着幾聲的嘻笑或喊噪。因這已成爲他們日常的功課，遊戲的功課了。

小船離我們的船身近，水波激盪，上下顛簸得非常厲害。那些孩子全不驚怕，罵着，笑着，噪着，很快地向我們後面退去。這裏河身較狹，水聲格外響亮，鬚髯在高大的瀑布底下。船裏的人聲也喧雜起來，鬚髯在都市地方的茶館裏，有的說他們有趣，有的大聲笑着，有的替不開口的汽船出氣，也還罵他們幾句。

我望了一會，剛才的悲哀的談話深入我的心裏，使我漸漸地不注意於外象，只是往內傾注地想。但是想的什麼，我竟一毫也寫述不出——並不是過後遺忘，實因當時的情思浮蕩無着，本

沒有凝聚攏來，止覺得很有些悲哀的感覺罷了。

舟子絞了一束熱手巾出來，請每個客人揩臉。我受了他的，略一展開，便放在桌上。取着揩臉實在不願意，不取，怕舟子錯會了意思，以爲我不肯給他小帳，所以這樣做——對付無論什麼都要經心，也許是人世的至苦了。我偶然向頭輪裏看，見一個老人接了手巾，正很用力地在臉上揩擦。手巾離開他的面孔時，我才得細認他：深的皺紋滿網着他的額部，表記他一生的困苦和勞倦；嘴的部分向前突出，上下唇緊縮，掩不沒齦肉，兩排深黃焦黑的牙齒全然露出；他有個很大的鼻子，鼻孔上掀，露出濃黑的毛；我從他面目的全部看他，覺得他對於人生有淡漠或竟是厭倦的感覺——自然是我主觀的見解。他重重地揩了兩手，又拿起手巾塞入嘴裏擦他的牙齒。我不欲再看他，轉身向左，一個鄉村女子——她坐在我對面偏左，手中抱一個一歲光景的孩子——又吸住了我的視線。

她不過二十多歲的年紀，深赤的皮膚，厚的嘴唇，不很靈動且染有目疾的眼睛，都顯出她的簡單和愚苦。她的孩子更使我驚心：他睡在她的懷中，雙目緊閉，黃白的膿封着，有幾個蒼蠅在那

裏依戀不去。這不是一個小屍體的模樣麼！幸而他胸部的輕微的一起一落的鼓動證明他是活着。她接手巾在手，便揩他瘦黃的小臉，特地在眼部往復地揩抹，引得他哭了。她沒有法子，也不開口，止在他背心上亂拍。

剛才談話的那位老太太便問她，「你到那裏去？」

「我回家去，」她現出不願意同人家談話的神情，或者談話這件事她從來沒有經驗過。

「爲什麼出來？」老太太並沒留心她的態度，只是很自然且很關切地問。

「想去喫人家飯，」她說話全沒有表情，若不是特別注意她，也許要不明白這一句話是誰答的。

「那麼你出來了多時了？」

「昨天出來的。」

「什麼！」老太太覺得很奇怪，「昨天出來，今天又回去了？」

那村婦低下頭來，很勉強地說，「昨天尋到一家薦頭，他薦我到三家人家，他們都說我有這

孩子是討厭的。他嫌得麻煩了，再不肯薦我到第四家人家，我就只得回去了。」

「什麼！三個銅元，止有一把！」這個聲音宏大而沙，冒出於全船的空間，使我不禁地回顧。原來那個用手巾擦牙齒的老人在那裏發洩他的不平。

一個舟子站在他面前，手理手巾，強作笑顏答話：「我們這一條船租給他們公司裏，一月止有十二塊錢呢。請你老先生想，我們六個人喫飯，這個數目怎麼殼得上不靠客人們的小帳貼補貼補，我們粥也喫不成了。」

「誰叫你租給他們？我又不曾累你！三個銅元一把手巾，我總覺不願意。我們二三十歲的時候，趁航船的價錢是一定的，一里路一個錢。現在什麼事都變了，小帳就要三個銅元！在以前不就是這一趟的船價麼？什麼事都變了！」他說時屢屢歎息，且將頭轉了過去，不欲再看那舟子，好像那舟子就是現代的象徵，他所最厭惡的東西。舟子見他這樣，滿含着求人解諒的神情走了，嘴裏喃喃地自語，聽不出他說些什麼。

這個小小的爭論就成了衆客的論題。有的同情於老人，說舟子取小帳不應該這麼多。有的

自以爲了解舟子們的生活狀況，說船公司實在太苛了，他們全靠着小帳開銷呢。他們談話的頭緒蔓延開來，後來談到了乘火車的情形。

「坐頭等車二等車，喫些大菜，賞茶房們一塊兩塊錢，那是不算稀罕的事。」這一句話是個年青的女子說的。她的衣服雖是布的，却非常整齊，是時下流行的式樣。她不穿裙子。她梳着的髮髻十分光滑，常常向玻璃窗照着，還舉起手來輕輕地撫摩。她的面孔纖小而很加修飾，目光能爲流利的顧盼。我揣她當是富室的婢女或僕婦，但是我從沒有向不相識者隨意問詢的習慣，所以只是默默地觀察。

在舟行之中，好事的人到處可以遇到。她的話說罷，就有一人問道，「你從上海來吧？」

「上海來，」她極喜歡講話的神情，還微微地笑。「我本來不想回去，他接二連三託人寫信來催，我延了又延，到今天是頂期了，只得走這一趟。」她所謂他，我從她說的時候微羞的態度知是指她的丈夫。

「你在上海幫人家吧？」

「在家裏沒趣味，住不慣，還是出去幫人家。不過也沒有什麼好處。」

「到手的總不少吧？」一個鄉間的老太婆很豔羨的樣子笑着問。

「平常的人家我們是不高興幫的。我們要那家有摩達車的才肯留下。所以十多塊的進帳總是有。」她說時帶有漂亮高貴自傲的意態，足以使全綰的人都欲傾聽她的話。「可是費用也不小：穿着是時常要添補的，插戴是必須要置備的，同事的姊妹的一個生日，也要送一兩塊錢的分子。他以為我積下了不知幾許錢，一封一封的信來催我回去。」她略微噙惱，但與其說是噙惱，不如說是作態。

那個老太疑想了一會，似乎不很相信的樣子，但也不敢駁詰，更問道：「你的男人在家種田吧？」

她現出鄙夷的神氣，隨口答道：「是的。」停了一會，她又特地告訴那老太道：「我是就要出來的，家裏的日子實在有點過不慣。地方又氣悶，又骯髒，用的東西要一件沒一件。太陽還沒出就要起來，牠沒有回去又要睡了。這真是一口豬。我怎高興過豬的生活！我們在上海要九十點鐘才起

身。晚上太太們在家打牌或是出去看戲，我們在旁侍奉，正是最有興趣的時候，不到兩三點鐘總不想睡。

「太太們也歡喜打牌麼？」那老太實在懷疑。

「自然，體面的太太們都歡喜打牌。又時常請客呢。我們到一家人家，不單看那家有沒有摩達車，再要看那家的太太不老，厭煩不厭煩。若是那位太太老了，厭煩了，一月裏只照例請幾回客，難得打幾場牌，我們也轉身就走。現在我那位太太是天天打牌的，戲又看得我厭了。」

全艙的人聽她說那些話，似乎聽新鮮的故事，雖然和己疏遠，但能滿足好奇的心，也就覺得牠的趣味是濃厚。我的朋友才聽江南的話，說得慢的，特地注意着說的，他能明白十分之七八。現在她的話圓熟且柔細，使他全然不能明白。他就問我，「她講些什麼？」

我正在深沈地想，她這一段話也許是農村破裂的一個先兆：農家婦女能做好多的工作和男子們一樣，現在她們厭棄農作的生活，望都會裏跑了，工力缺乏之外，還減少了農村的黏合力——家庭的愛情，那不是極容易使農村破裂了麼？在現在的時代，固然，農作的生活不是好的生

活，但正當的辦法在急圖改善，決不在由厭棄而至於毀滅這一種生活。走她同一的歧路的男的女的，我看見聽見得實在不少，她不過隨同附和罷了。我們決不能說這是他們的過誤，趕他們上歧路的那種勢力多麼狠毒呵！所以她雖然對於歧路誇揚而耽好，我總覺她的身上印有全部農人的悲哀。

我這麼想，聽聞我的朋友的問話就遲緩且模糊，因問他，「你不明白她講的話麼？」

「是的，我統都不明白。」

我就將她的話告訴他，附帶述說我的感想。他聽了不說什麼，正皺着眉頭很堅苦地思想。過了二三分鐘，他忽然拉住我的手道，「我覺得江南的人都是非常平安的，無論做什麼工作，總覺他的趣味就在他的工作裏。你說她的身上印有全部農人的悲哀，這是你的思想罷了，她何嘗這麼想呢？她因為不知，所以能得平安的生活，這正足使我們生羨。我們能斷言知識不是痛苦的源泉麼？」

「誠然，我說。」但信仰是我們的一個光明，牠在無盡的路的前頭照着，我們全沒恐慌。」

「信仰我幾乎不解信仰兩字是什麼意義。我生活於北方，每天的經驗愈積愈豐富，使我覺察人間的單調的意味只有『陰險』和『防備』。我無論說一句話，做一個動作，我就想，不這麼說不這麼動作也未嘗不可，何必定要這麼呢？所以我的一切生活都有點勉強；我不辨什麼是夢，什麼是事實；也不辨什麼是我所想的，什麼是我所做的。我不明白我自己，也不知我將要怎樣，止每一個細胞裏充實着煩亂。這幾天領略了江南的景物，更體會了江南人平安的生活，才覺得有些甜蜜的醉意，使我忘了以前的煩亂。」

他的話引起我對於現實的感慨，心緒頗覺麻亂道：「一條大江怎得就將『陰險』和『防備』闌住了呢！」

船已行入一個很大的湖裏。遠處的岸細如一綫，綫的上下，天和水一樣是滯白的顏色。風雖然不大，因為湖水深廣，已湧起有力的輾浪。全船的人如在簸搖不停的篩裏；一切瑣屑繁雜的談話都被震恐的心鎮住了；有幾人覺得不很舒服，都閉着眼睛，將頭枕在窗上或自己的臂上。只有汽機喧鬧和水波激盪的聲音送入耳官。

我的朋友望着湖水，默默凝想。對面抱孩子的那個村婦，他們母子都闔着眼睛，儘讓蒼蠅在面上飛舞。頭艙裏爲着手巾而不平的那個老人已作齣聲了。左旁那個中年婦人時時發出才可聽聞的歎息。全船充滿着煩悶沈寂的空氣。

我忽然想，我們這悲哀的重載也許要沈沒吧？

一九二一，六，二六。

先驅者

今夏一天的午後，我坐在一家大書局的陳列室裏。這個陳列室在第三層的樓上，全屋共有五層呢，是寬廣精美的一大間。我先經過下面兩層，他們營業部的所在。延綿不斷的櫃檯，掩沒了牆壁隔開了全屋的書櫥畫架，幾乎全被着動人的廣告，強烈的色彩紛紛刺激我的視官。營業人莊嚴而忙迫的神態裏時常流露不屑的意思，銀元到了手裏，不肯再看一看那付銀的顧客。銀元敲擊作聲，包書的紙張發出爽脆的響，此外一切杳沈，除了窗外街上經過一二輛摩托車作怪異的吼叫。這時候我的感覺當然是異乎尋常，但是摹寫不出，粗略地說，覺得凡所接觸都不習慣。

陳列室裏卻安靜得多了：裏面有很舒適的椅子，橢圓形的几上預備着上好的兩前茶，也有寫字的桌子供人家寫錄時應用。室內先有十幾個人在那裏看書。他們都是青年，堅定的目光直射他們手中握着的書，似欲將書中的意思完全吞嚥下去；至於他們以外還有世界，這時候恐怕他們是不覺了。

室中陳列的都是那個書局所出的書。他們每月所出書的目錄總是一本很厚的小冊子。我

住在鄉僻的地方，四面都圍着水，二等郵局裏止有一名郵差，那唯一的郵差常常遞寄到那種小冊子。我就在裏邊揀選幾種，由每小時行六里的航船到近處城市的書店裏去帶來。那些書本印刷非常精美，款式裝訂都能滿人之意，這就容易聯帶地引起人對於書的內容的讚美。批評家的目光注射到他們的出品時，總是稱譽多於指摘。我也常常這麼想：他們的事業真是重要且偉大！他們給人以精神的糧食，授人以心的鎖鑰，他們不是個超乎庸衆以上的羣麼？——至少也應是先驅者。換一句說，我對於那些著作家的精神的工作很表謝忱敬意和同情。

我在室左角一隻籐椅子上坐下來，不取看陳列的書，我止欲同全部分的書談一談心。原來不論那一部書都很坦白地表白牠們自身的價值——雖然沒有聲息，卻可以入人心的曲——在大書特書的說明書上。那些表白的話由謙抑讚美不自滿和適量的自誇組合而成，使人確信爲如實稱說，決無過當或不及。

我環視全室，那許多書次第地同我談起心來：

一個架子上擱着多種的書，牠們封面上圖案畫的式樣和色澤各各不同，有幾幅是很能動

人的。牠們一齊很殷勤地向我道：「我們是最新出的雜誌，我們的足跡及於最鄉僻地方的最荒冷的一角。我們的性質是彼此不同的，但與人以惠益卻是我們共同的志願。不論攻究科學的文學的乃至一切學問的，不論經商的做工的乃至營一切事業的，不論男的女的乃至幼穉的，在我們中間總可以找到你們最有益的朋友。我們因此更欲力圖改善，永遠奔馳於進取的道路。諸位肯幫助我們麼？那是我們真誠而迫切的求禱。」

繼續與我深談的是一連十多架的教科書。這引起我特別的感情：我的腦海裏立時湧現無量數未成熟的人，他們很慌急地求索精神的糧食，希望達到超於祖先的壯健；而這裏是滿貯着他們的糧食的倉廩呵！未成熟的人，你們好好兒吸取和消化你們的糧食……牠們——教科書——不容我再往下想，牠們搶着向我說以下的話。

「我們的編輯者都是富有經驗的教育家和精通各科學的學者，所以我們能適應各級學生的需求，為現時代最合用的教科書。我們會得到全國批評家的讚美和全國教師的採用，我們卻不敢因此自滿，還欲竭盡編輯者的能力，容納贊助者的意見，隨時修正，希望達到更為完美的

地步。我們的每一種都另編有教授書和參考書，一切材料，一切方法，統統列舉無遺。教師倘各置備一編，就不至於虛費精神和時間；而獲得的效果一定非常優良。」

這些話何等真實呵！止就我所見的就可以證明。我曾經遇見的許多學生和教師，他們的書包裹和書桌上，確然都有那些書籍，有的書角已摺轉了，封面已撕破了，紙色也已沾污了。我又見風行的報紙上都有他們的廣告，書名的上面冠有「新法」「新式」「最新編」等字。從可知他們不以舊有的為滿足，刻刻在那裏產出所謂「新的。」

大而亮的金字攔住我的眼光，從許多又大又厚的册子的皮脊上，我雖沒有取牠們在手裏，卻聯帶起一種沈重的感覺，感得我的臂腕無力。牠們是字典和各科的辭典，牠們的表白別有一種尊嚴的神態。

「時代是刻刻趨新的，學問之海的容量是刻刻擴大的，要永久站在時代的前列，要探測深廣的學海，可以要求我們的幫助。我們是竭盡了數十位專門學者的心力，耗費了一二十年的時間，更經過了好幾回校訂的工夫，編纂而成的。不論那一個圖書館的書櫥裏，學問家的研究室內，

都有我們的伴侶的蹤跡。」

這是多麼鉅大和繁重的工作！

全室的書籍紛紛向我表白，我很慙愧不能盡記牠們的話語，但是牠們的誠意我已完全領受，牠們的價值我也非常堅信。我因而出神地想：我總要看一看——止要看一看——產出那些東西的著作家，他們的面貌品性乃至一言一笑，都有個理想的模式存在我的心裏，看一看就可以證明我所摹想的或是或否。爲欲滿足這個理想，我就參觀那個書局的編輯部。

高大且陰沈的廠屋在路的兩旁，喧響而單調的機器聲震盪得人心煩亂，機器油的氣味散佈於空間，充滿着勞工生活的感覺。我向前進行，環顧圍繞我身的境界，止覺得我的——也許是人類的——微小和無能。這是那個書局的印刷部。我從窗外望進去，每一架機器都在那裏運動。屈伸的槓杆髣髴我們人的臂膀，但是運動的遲速卻絕對地均勻，沒有倦怠的意思。一張白紙被鐵板翻過去，翻轉來時什麼都印上了。站在旁邊的工人似乎是全沒用處的。

我更從那一旁的窗外望進去，略帶紅暈的電燈光下，工人都伏在工桌上刻畫些什麼。偶然有幾個擡起頭來，很沈悶的樣子向窗外望望自然的天光——但是未必能望見，對面的屋這麼高。我是他們不經意的過客，也勞他們不自主地看我一眼。

行盡了印刷部，到一所廣廳，就是編輯部。一個事務員爲我導引，我止見一望不盡的寫字桌陳設着，不知總數是多少，每一桌子前坐着一個人。他們有的注目視着兩種稿本，頭頻頻搖動，有時提起朱筆來在稿本上寫一兩個字或是做一個什麼符號；有的握着一柄鉅大的剪刀，比縫工用的更大，將什麼報紙什麼雜誌裁剪開來，塗上膠水，黏貼在另一本簿子上；有的側着頭不停手地鈔寫一本書，有的正答復印刷工人的問話，微微聽得是「就是這樣罷，」隨牠罷，」有的就近旁的人談話，使我聯想到茶館裏有餘多的光陰的茶客；有的支着顴頰在那裏默想。他們的神態和動作雖是各各不同，總保持着全室的尊嚴和靜默。

偶然看到一張桌子上，堆着一疊稿子，字跡草率而模糊。我就想，這一疊稿子到人家書桌上的時候一定是非常精美了。又見一個人正在起他的稿子，目光從眼鏡下射到紙上，很隨便地儘

往下寫。我又想，他所撰的不是不論什麼人的益友，便是未成熟的人的精神的糧食，或者是追蹤時代探測學海的引導者了，看他的工作真便當呵！

我在這廣大的多人的室中，如沈入大海，又覺得我是微小。微小的我當然引不起別人的注意，所以我的參觀不致改變他們平時的空氣。然而我的想望是滿足了，我已看見了超於庸衆的羣，我已看見了先驅者。

「我所見的和理想中的著作家的模式是不是一致？」是我參觀以後思索的問題。

一九二一，七，二五。

脆弱的心

學校裏放暑假，本來喧鬧的地方覺得格外地寂靜。譬如一個深密的樹林，原是小鳥的世界，他們跳躍着，歌唱着，都在那裏。一朝小鳥去了，綠沈沈的樹林便滿被着靜寂，這個靜寂是異樣的，使人疑想：這還成個樹林麼？學校是小孩們的樹林，小孩們是學校裏的小鳥，現在彼此判離，很容易引起人同樣的疑想。

徐先生和莫先生，學校裏的兩位教師，他們坐在辦事室裏乘涼。辦事室開着南北窗，爽利的風在室內通過，吹得他們清涼無汗。然而寒暑表的水銀線已升到九十一度；猛烈的陽光籠罩着窗外一切景物，似乎各個分子都在那裏膨脹和蒸發。

莫先生打了個呵欠，隨即舉手揩着眼睛，夏令的天氣竟像催眠的藥劑，使人終日如在醉夢。「轉眼暑假一過，又要上那陳舊和枯寂的軌道了。我們究竟爲了什麼？我們的趣味在那裏？」他似自語似問詢地說。

「我們有我們的趣味，我們是有所爲而爲。」徐先生很沈靜地回答，鬚髯教士說教的態度。

「請你給我解釋，止說個『有』字不能使我明白。」

「我們的事業刻刻活動，刻刻創新，若是真努力去做，趣味將超於我們的希望呢。我們接觸無數的兒童，他們純潔且自然。他們將心赤裸裸地呈露，我們因而認識他們各異的個性，辨知他們各異的天才。這是何等的趣味！」

「那些自然是教育家應當說的話，」莫先生帶着嘲笑的神態說。「我若作論文，或者在什麼地方演講，也止有這麼說。但是想到實際，我就懷疑，我就煩悶。那一個兒童是可愛的，是馴良的！他們的形容骯髒且卑賤，他們的行動狂跳而亂叫，他們的性質愚蠢和頑皮。他們雖是不同的父母生下來的，我止覺是一個模型的產物。那裏有什麼個性？又那裏有什麼天才？」

「這不盡然。如你所說，有的確是他們的本真，我們應當拿來做根據，發展我們的事業；有的原於他們環境的不良，並非他們的過失，我們更當加意研究，希求漸次改造的。所以我們最豐富最終極的趣味乃在改造社會。社會若是一個太陽系，我們就是太陽，我們的光無微不照，我們要運轉一切使活動。這還是盲目的乾燥的事業麼？」

「那些話，莫先生還是嘲笑的神態說，」可謂習見習聞的了，那一種報紙雜誌，那一個社會改造家不是這麼說。可是我不信！我覺得一個人沒有這麼偉大的力量。我極端承認我的微小。我們當了十多年的教師，我們的成績在那裏止目送一班一班的畢業生跟着社會的步調走去！誰能說這個不是確實且普遍的事實？我們縱不甘心屈服，然而事實使我們屈服了。徐先生，還是給我個新鮮且實在的解釋罷！」

徐先生答不來，仰首沈思。窗外銀杏樹上兩蟬對鳴，一個發急迫且尖利的聲音，那一個的卻舒緩且輕揚，使人感覺四圍的空氣是不協調的。

消息傳來，大學者許博士假期旅行，經過本地，將有一個公開的演講，這個震盪了莫先生的心。許博士是哲學的名家，他的關於哲學的著作重印過幾十版。他的通俗的論文常見於有名的報紙雜誌，人家看見署着他的名字，便不自主地留心細讀。一般人的談話或論文裏，往往有「許博士怎麼說」「許博士的意思怎樣」那些話，可見他是維繫人心的一條索子。像他這樣的人更

引起人家欽敬的愛慕的相思：他是怎樣一個人，長的還是短的，清瘦的還是肥碩的，多鬚的還是沒有鬚子的，……都是刻刻縈繞的問題。現在他來了，滿懷的相思將有所着落，一切的問題將得到解答，怎不驚喜欲狂而使心異常地震盪呢。

一所廣大的會堂滿坐着聽衆，不知是多少，莫先生和徐先生就雜在聽衆之中。全堂的空气非常嚴靜，大家是好奇且虛心的樣子，準備受領那先覺者的提撕。莫先生看着黑板上大書的字——但止有「許博士」三字入他的視官——在那裏出神。他覺得這三字非常偉大，每一筆畫都含有神異的力。他又想，「隔不到一會工夫，被這三個字稱代的本體就與我一見之緣，這是先前沒有夢想過的。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？他又將發怎樣一番言論呢？」快要如願的期待心使他有一種似乎顫抖的感覺。

一陣鼓掌聲裏，許博士高高立於講臺向聽衆致禮。這一刻全堂的目光齊注於他的一身。他是瘦削而微現蒼白的面孔，目鏡裏顯出近視的眼睛，頂部的髮已稀疏，上脣有濃黑的鬚。他的身材不高不矮，穿着夏布長衫是最普通的式樣。

「他爲着學問，爲着羣衆，致這麼瘦弱；頂部的微禿更表示他的多思。這就可以欽敬了。他的目光何等地沈定！這應是哲學家獨具的目光。」莫先生這麼想，他的心境已入於被催眠狀態了。

許博士的演講大概是以下的意思：「今天在座的大多是教育界人物，大多是小學教師，所以我的講題就取個『小學教師的趣味』。小學教師的趣味最多，而且很真實，但不在按時到校，不缺課和逐課教完一本書。真的趣味在超乎那些的地方。諸位有很親密的小伴侶，他們就是趣味的泉源。他們有各不相同的個性和天才，諸位以科學家試驗的態度把那些逐一發見出來，從而想方法利導他們。那在諸位的事業上一定是長進和成功。真趣味就在這個地方！但是諸位還當擴大你們的世界，不宜限於學校的範圍。真有修養真能活動的教師，他影響社會的勢力常同影響他學校的一樣。現在的社會何等黑暗呵！教育家應自任爲社會的監督者指導者和改造者。須知我們不改造社會，社會就要改造我們。我們若是被改造了，還有什麼教育可言？所以我們不要怕一切，我們要做，使我們成爲動的原力，運轉社會使牠上改進的道路。更豐富的真趣味就在這個地方！」

許博士的演講對於莫先生有一種吸引的偉力，使他無思慮，無回憶，如聽動人的音樂，竟體陶醉，惟有合着抑揚徐疾的節奏而爲呼吸。許博士下臺了，聽衆紛散，莫先生跟着徐先生回校，他還是全心浸潤在小學教師的趣味裏。他覺得這是新鮮而又實在的意思；至於和徐先生所說的差不多，他是無從想起了。他的精神異常興奮，似乎全身的細胞都在跳動，渴望做一點事，這「做」字裏就包含着無限的希望和趣味。他向徐先生說，「他的話不錯呢，小孩子不是一個模型裏產出的！把他們當做藝術品，鑑別他們，欣賞他們，已是無窮的趣味。況且誰都有運轉社會的可能，誰都應改造黑暗的社會，一個人若是社會的中心，社會的光，又是何等具有真義的生活！」

「我們有我們的小伴侶。我們運我們的心力總可以影響到社會，譬如投小石於河，激起的波圈是無窮大。全部分的權柄，可以享受人生至樂認識人生真義的，都在我們的掌握，因爲現在我們正爲小學教師。我們能不安慰，能不快樂？」徐先生很誠摯地說。

徐先生的話提醒了莫先生，使他退出被催眠狀態，自思道，「原來我先前已爲且現在正爲小學教師！」懷疑和煩悶的細菌又侵入他身體的不論那一部分，興奮是退敗了。

六
吳

四十

一九二二, 八, 九。

飯

「現在是上課的時候了！你們的先生呢？」

兩間屋子，已經上了年紀，向前傾斜，如人佝僂的樣子。門前是通到田岸和村集的泥路。這時候正是中秋的天氣。淡藍的天空浮着鱗紋的白雲。朝陽射在幾棵柳樹上，葉色轉成嫩綠，像是春光裏所見的。平遠的田畝裏，稻穗和稻葉一棹地輕，微風過時順風偃倒，遂成波紋。更遠的村樹像一個大環，靜穆且秀美。微微聽得犬吠。這真是詩人的節令和境地呵！

可惜住在這裏的都不是詩人，屋子裏六七個孩子正抱着不可推想的恐怖呢。入秋水漲，他們的田裏盛着過量的水，和河水併了家，露出水面的稻止有三四寸長。他們的父母整天愁歎；或者說，「餓死的日子就在眼前了！」

孩子們很以為奇，有的說，「我們種田的，怎會餓死？」父母說，「你不見稻全浸在水裏，一粒穀都沒有結實麼？」有的說，「去年很多的穀若不糶去，今年就好了。」父母說，「誰歡喜糶去？你懂得什麼？」更有的說，「我們不要到學校，大家拼命踏水車，把水車了出去就得了。」父母說，「車到那裏去

呢？
「河面同田水一樣平了！」

於是孩子們相信自己的見識不及父母，餓死就在眼前是千真萬確的了。他們想，「死像睡眠一樣，模糊且黑暗。被牠蒙住的時候，飯是喫不成了，玩也玩不成了。並且不能動一動，大概被什麼東西縛着，不知幾時才得解開。」

他們想得異常害怕，因為餓死究竟是什麼滋味實在不能料定，然而牠一定要來了！他們不自覺地改掉平常的態度：似乎互相追趕並沒什麼意思，提高喉嚨大喊也覺得不大高興，反而靜默地坐在室內，低低講捉蟋蟀的經歷，聲音裏含着驚恐且煩悶的氣息。

靠左一間屋裏架着一個牀舖。赤裸的一張桌子靠着牀頭。牆角堆着鍋竈瓶罐薪柴等東西。一切埋藏在陰暗裏，不能見清楚的面目。止從不到尺方的壁洞裏射進斜方柱體的陽光，照在地上，顯出高低不平的泥土。一道板壁把兩間屋子分開。右面一間卻光亮得多，兩面都有板窗，現在正開着。板壁上一塊小黑板歪斜地挂着。十幾副桌椅一張破舊的長方桌外，屋內更沒別的東西，也擺得不十分齊整。

六七個孩子就坐在那些椅子上。他們都歪着身子，面對着面，講那捉蟋蟀的事情。起先聲息很低，講了一會，他們覺得世界上止有蟋蟀了，便起勁起來。一個孩子拍着桌子高聲說，「好一頭大蟋蟀！他在玉蜀黍的根的近旁，這麼一把就被我按住了。以前的三頭都被他咬得要死。他……」

這個當兒，從黑板旁邊的門走進一個人。孩子們瞥見，齊對他看，高聲講蟋蟀的也就自然地停了聲音。他們對於這個人有點兒知道，但是不大清楚。他們的父母這麼說，「這位先生很有點力道，他在衙門裏出進，時常同縣官講話。」又說，「他是管先生的先生，先生還怕他。」他們所知於他的止有這少許了。可是他們並不覺得他可怕，他一身耀眼的衣服倒是很好玩的。

這個人走進室內，隨意看了一眼，忽然眉頭一皺，目光四注，似是偵察而帶忿怒的樣子。隨着發出鄙夷的聲氣問學生們，就是篇首的兩句話。

吳先生一手提着方的竹絲籃，籃裏盛着雪裏紅豆腐油瓶等東西，一手提着一條長不到八寸的醃魚，從爛濕的田岸匆匆走來。他瘦削的面孔紅到頸際，失神的目光時時瞪視他的前路，呼

吸異常急促，竟成喘息。

原來他已得到了消息。一個婦人告訴他，「你須快一點走，管你的那位先生來了，我剛才看他向學堂走去，他的船就停在東柵外。」這是何等可怕的消息，使他周身起一種拘攣的感覺，腦際全沒有意念。他兩足的急急搬動，眼睛的頻頻前望，似乎並不出於他的主宰。

吳先生能得在兩間屋子裏當教師，很不是容易的事。他由一位紳士懇切地介紹，才得在學務委員處記個名。一綫的希望就在他腦子裏發起芽來，專等後繼的好消息來到。他本來處一個鄉村的館地，一節有五千錢光景的進款。家計的擔子壓在他肩上，使他覺悟決計支持不下，非得換一條路走不可。新的路已在前面了，他怎不希望着呢？

這麼希望了一年，夢裏也不會想到，學務委員竟寫了一封信來。裏面的話是叫他到他家裏去，有事面談。這分明是紳士的懇切的介紹發生影響了。他把這封信攔了又看好幾回，自信料想不錯，就得趕緊去才是，但不免懷着一腔的餒怯。

他第三回去的時候，那位學務委員居然在家了。於是他坐在客廳下首的一把椅子上，止點

着了一邊，上身前俯，保持全體的穩定。他的眼睛本是迷朦的，現在又止顧下注，或者他所處的客廳和對話的那人都沒有看得清楚。那位學務委員穿着汗衫，斜躺在籐椅子上，右手枕着頭，眼睛斜睨着他。鄙夷的思想忽然來襲學務委員的心，不知爲什麼，總覺吳先生不適用於自己的眼光。他不情願的樣子說道，「教小孩子不是容易的事呢。」

吳先生汗珠被面，全身感覺不安，心想這確是不容易的事呵，便發很輕的顫音答道，「是。」

「鄉立第二國民學校缺一個教員，我想叫你去——但是，你沒有進過師範學校吧？」

「沒有。」吳先生異常懊悔，但問句逼迫着，不由得不得回答。

「那就爲難了！該校學生都是鄉村人家的孩子，教員不懂得教授法，簡直不會有效果。」

室中靜默了一會。吳先生卻聽得自己的脈搏儘管響了。他好容易鼓着一口氣，努力地說，「講教授法總該有書籍，我可以買一本看看。還願意得先生的指教。」

「再說罷，」學務委員的話就此止了。

吳先生退出來的時候，覺得希望的芽遭損傷了，失意引他回到昏暗的路去。他恐怖非常，惟

有再去請託那位紳士。紳士替他寫了一封信。由這封信的引導他又坐在學務委員的客廳裏。

「我本想請一個師範畢業生，」學務委員嚴重的樣子說，「現在既有這封介紹信，我就任用你了。」

「沒有錯，聽得很清楚，他答應了，」吳先生這麼想。他心裏止覺浮盪，回答不出什麼。他的頭顱卻自然地向前俯得更低了。

「我們辦學的規矩，非師範畢業生月薪六元。後天你就可以到校開學去。」

吳先生答應了幾個「是」，便退出來，他的新生活從此開始了。一個月後，他遇見一樁不可解的事：他到學務委員家裏領薪，拿到了三塊錢，還有三塊須待十天以後；可是學務委員叫他寫了一張十元的收據。「何以數目不符呢？」他這麼想。自餒和滿足的心使他不敢開口便問，「我不是師範生呵！外邊師範生多着呢。六塊錢比較以前處館地優裕得多了。」他就把疑念埋藏在腦子裏，帶着三塊錢回去。

小孩們聽了學務委員的問話，三四個發嘈雜的語音回答道：「他買東西去，買豆腐，買葱，」有幾個在那裏匿笑。

「不成個樣子，這時候還不回來，」學務委員喃喃地自語。停了一會，他又問道：「他天天這樣的麼？」

「天天是這樣，他要喫飯呢，」一個拖着大辮子的孩子說。

又一個孩子說：「我的媽媽有時同他帶買點東西。」

「不要信他，不過……」

一個耳戴銀圈意氣很粗的孩子還沒有說完，吳先生已趕了進來，兩手空着，他的東西大概已在鍋竈旁邊了。他看見學務委員含怒的樣子，立在黑板之側，簡直不明白自己應當怎樣才是，身體向左右搖了幾搖，拱手俯首地招呼。

學務委員點了一點頭，冷冷地說：「上課的時間早到了，你此刻才來！」

吳先生頗欲想出幾句適宜的話回答，可是那裏想得出，他的踟躕不寧的態度引得孩子們

吱吱地笑。遮飾是無望了，止得顫抖而含糊地說老實話，「我去買東西，不料回來得遲了。」

「買東西」學務委員的語音很高，時刻到了，學生都坐在那裏了，卻等你買東西！」

「以後不買就是了，」吳先生不自主地這麼說。孩子們忽然大笑起來，指點着他互相低語道，「先生不喫東西了，先生不喫東西了。」

學務委員覺得吳先生真是個壞教員，越看越不配自己的眼光，因為他不熱心於教育，對職務沒有盡忠的觀念。但是他想到了重要的事情，爲此而來的，也就耐着。他站得累了，想得歇一歇，先在一把空椅子面上吹了幾口氣，又鄭重地攪起長袿的後幅，恐怕髒了皺了，然後慢慢地坐下來。他右手支着頭，眉頭微微皺着，卻裝做沒事的樣子說，「你這裏太不成個樣子，止有這幾個學生！日內省視學快來視察，他見學生這麼少，就可以斷定這是個不良的學校。爲你的面子計，你得去借十幾個孩子來才行，——不論那一家的孩子都好，止須教他們坐着不要動。這本不關我的事，和你關切，所以提起一聲。」他說完了，左手撫摩上唇，像老人搖鬚的樣子，目光注視着吳先生。

吳先生一身無形的繩索差不多全解除了，覺得寬鬆了好多；溫熱的銘感的心換去了恐懼，

興奮到不可說的程度。他雖然不明白怎樣去借孩子，但也想不到問了。他止拱手過胸，喃喃地說「承先生指教！承先生指教！」

他忽又想起，這不是個很好的機會麼？去了兩回沒有遇見，現在他走上門來了。」一種衝動使他隨口就說，「上月的……」他才覺得不好意思，便縮住了。

「什麼？」學務委員以勁捷的語音這麼問。

「上月的……」吳先生無可奈何，目光不敢正對學務委員，依舊沒有勇氣說下去。

「你儘管說就是了。」

吳先生知不說也是個不了，只得硬着頭皮說，「請把上月未發的半份薪金見惠。」他再也不能多說一字了。

「你有什麼用處呢？」

「喫用都等着這一筆錢呢。」

「你剛才不是買了喫的東西回來麼？怎麼還等着？」

「家裏的人——家裏還有三口，我怎能止顧自己，他們等着呢。」

「喫」字的聲浪傳到孩子們的耳官格外地清楚，他們看先生和客人談話本已忘了一切，現在卻被喚醒了。拖大辮的孩子牽着前坐的孩子的衣低語道，「聽見麼？先生家裏等着這個人給東西喫，不然，快要餓死了。」

戴銀圈的孩子不贊成這個推測，斥他道，「先生比我們發財得多，我們的骨頭爛了，他肚子還飽漲呢。你偏要亂說！」

「我們一定要餓死爛骨頭麼？」一個很小的孩子接着問，他有驚怖的眼光。

「你今天回去就沒有飯喫，明天餓死，後天爛骨頭，爛得像爛泥一樣，」戴銀圈的孩子非常得意的樣子這麼說。

很小的孩子不再問了，他已沈入了神秘恐悸的幻想。

吳先生難過極了，他希望孩子們坐着不要動，他們卻非但要動，還旁若無人地亂說；對他們看了幾眼，全然沒有效果。孩子們真頑鈍，他們竟不能感應吳先生的心，暫耐這一刻！吳先生止得

把手一揮，含怒呵斥道，「靜！」

孩子們絮絮的語聲像秋雨初收的樣子，零零碎碎地停了。大家看了吳先生一眼，略微坐正身軀。椅子不耐震搖，作咕咕格格格的呼聲。

學務委員放下右手，挺直上體，眼皮擡了一擡，表示莊嚴的樣子，說，「教員不盡職，照例有相當的懲罰，你今天應當罰俸三分之一！」他在衣袋中摸出一塊錢，隨手向桌上一擲，清亮的聲音引得孩子們同時射出異樣的眼光來。他說，「這是你應得的，拿了去罷。」

吳先生那裏料得到有這麼一回事！欲待申辯，不但話語說不出，連思路也沒有。桌子上雪白光亮的究竟是一塊大洋呢。他不期然而然地取在手裏，手心起冷和硬的感覺。

一九二一，九，二四。

義 兒

義兒最歡喜的東西就是紙和筆了：不論是練習英文的富士紙，印畫地圖的考貝紙，寫大楷的八都紙，乃至一張撕下的日曆，一葉賸餘的文格，不論是鋼筆，蠟筆，毛筆，鉛筆，乃至課室內用殘的顏色粉筆，一到他的手裏，他就如獲得世界的一切了。他的右手一把握着筆幹，左手五指張開，揪住鋪着的紙，描繪他理想中的人物屋鳥；他的頭總是側着，一會兒偏左，一會兒又偏右；舌尖露出於上下唇之間，似欲禁止呼吸的樣子。他能畫成側形的鯉魚，俯視形的菊花，從正面看的農屋。他畫成一樣東西，常常要端相好幾回，還加上幾筆，或給加上一部分。有時加得高興了，鯉魚的鱗片都給畫上短毛；菊花的花瓣儘管加多，致金花湊不成個圓形；從煙突噴出的煙越塗越多，所佔紙面比屋子還大。他看看這不像一幅畫了，就在上面打一個大×，或者撕碎了，疊起來再撕，如是屢屢，以至於粉碎。他留着的畫稿都摺得很小很小，積存在一個舊的布書包裹裏。

他當然同別的孩子一樣，歡喜奔跑，歡喜無意識地叫喊，歡喜看不經見的東西，歡喜附和着人家胡鬧。但是他不歡喜學校裏的功課。他在課室裏難得靜心，除了他覺得先生演講的態度很

好玩，先生如狂的語聲足以迷住他的思想的時候。若是被考問時，他總能夠回答，可是止有片段的，不能有完整的答案。所以他的愚笨懶惰等罪名早在他的幾位先生的心裏成立了。就是那位圖書先生，也說他不要好，止知亂塗，畫的簡直不成東西。這是的確的，他逢到畫圖的功課，隨隨便便臨了黑板上先生畫的一幅畫，繳給先生就是了，從來沒有用過一點心，希望牠好。

他的父親早死了，母親養護着他，總希望他背書像流水一般地快，更讀通一點英文，將來好成家立業。但是實際所得的止是失望和悲傷，義兒今年十二歲了，高等小學的二年級生了，讚美他的聲息一絲也聽不到，卻時時聽得些愚笨懶惰歡喜搗亂等對於他的考語。她很相信這些考語是確實的，不然，何以義兒回了家總不肯自己拿出書來讀，必待逼迫着呢？又何以總是一字一頓地讀，從不會熟誦如流水呢？他止喜歡捉蟲子，釣魚兒，塗些怕人的東西在紙上，這不是搗亂麼？而且有什麼用處呢？她想到這等情形時，就很自然很容易地引起舊有的胃病。「我的心全在你的身上，現在給你撕得粉碎了，」她老是向義兒這麼說。義兒聽了，也不辨這句話何等傷心，止覺得意味非常淡薄，值不得容留在腦子裏。所以他一切照平常做去。

有一次他將積蓄着的母親給他的錢買了兩匣紙煙匣內的畫片，有兩次他跑到河邊，蹲在露出河面的石頭上釣魚，再有幾次，他到不知什麼地方去逛，直到天黑才回家，都惹起了母親的惱怒和悲感。她知道同他說傷心的話絕對沒有效果，但是總希望得到一點效果，便換了個似乎較有把握的辦法，就是打她的細瘦慘白的手握着一枝量衣的尺，顫顫地在他身上亂抽，因為怨恨極了，用了好多的力氣。可是他一聲都不響，沈靜的面孔，時而一瞬的眼睛，都表示出忍受和委屈的意思。她呼吸很急促，斷斷續續地問：「可知道你的錯處麼？下次還敢這樣麼？」他止當沒有這回事，並且偏轉他的頭。她沒有法子了，餘怒裏偏萌生一絲智慧來，就說：「假如下次不敢，我就饒恕了你這一次。」這時候他的頭或者微微一搖，或者輕輕一點，或者止有搖或點的意思，都可認為悔過表示，她的手就此停了，她的怨恨就此嚥下去了。事情就這樣完結了。可是她的失望的心因此而凝固，她相信義兒是個難得好的孩子，想起的時候就默默流淚，怨自己的命運不好，更傷悼丈夫的早死。

母親終究是母親，雖然覺得今後的失望是注定了。義兒上學校去的時候，她總要問他穿的

衣服夠不夠，肚子喫飽了沒有；有時買了一點喫的東西，或是人家送了什麼餅餌糖果來，她總把最好的留着給他喫。他是難得好的呢，他是引起自己的失望和悲傷的呢，她卻全然不想到了。

義兒還有兩位叔叔，也是時常斥責他的。不知爲什麼，他對於那位三叔特別害怕，一看見周身就不自由起來，好像被束縛住的樣子。對於他的劣蹟，三叔發見得最少，因爲他看見他時總是很安定很規矩的。人家發見了義兒的錯處，就去告訴三叔，借他來達到訓誡他的目的——就是義兒的母親也常常如此。三叔訓誡義兒的時候，義兒的面孔就紅了，不敢現沈靜的神態了，頭也不敢徧轉了；三叔教他以後不要再這個樣子，他就很低很可憐地答應一聲「知道了」。勝利每爲三叔所操，他因而發明了處置義兒的祕訣。他向義兒的母親和旁的人這麼說，「處置義兒唯一的方法，就是永遠不要將好顏臉對他。我就這樣做，所以他還能聽我的話。」義兒的母親對於這句話非常信服，可是她熬耐不住，不能不問暖問飽，留最好的東西給他喫。

一張山水畫的明信片，上面有葱綠的叢樹，突兀的山石，藍碧的雲天，紆曲曳白的迴泉，義兒

從一個同學手裏得到了。他快活非常，如得了寶貝，心想臨繪一張。不乾不淨的顏色盒，是他每天攜帶的，他取了出來，立刻開始工作。一張桌子不過一方尺有餘的面積，實在安放不下墨水瓶，硯臺，顏色盒，明信片，畫圖紙，兩條手臂，等等東西。然而一個課室裏要布置五六十張桌子，預備五六十個學生做功課呢，怎能顯得各人過分的安適？好在義兒已經習慣了，侷促的小天地裏他自能優游如意。此刻他將墨水瓶擺在硯臺上面，明信片倚於瓶口，就髣髴帖架托着畫帖。左手拿着顏色盒，桌子上面就有地位平鋪畫紙了。他畫得非常專心，竟忘了周圍的和自己的一切，沒有思慮，沒有情緒，止有腦和手聯合的簡單的運動，就是作畫。同學的喧聲和沈重且急速的脚步，或是走過他旁邊的暫時止步而看他一看，於他止起很淡很淡的感覺，差不多春夜的夢一般，迷蒙而杳渺。功課又開始了，同學都上了他們的座位了，英文先生也進了課室了，他周圍的空氣全變，而他如無所覺，還是臨他的畫。

豎起的明信片很引人注目，況且義兒是坐着作畫的姿勢，英文先生一望便明白了。他不免有點惱怒，「他在那裏作畫，連課本都不拿出來，分明不願意上我的功課。」他這麼想，宏大而嚴正

的呵斥聲就從他喉間涌出：「沈義，你做什麼！現在是什麼時候？你的課本那裏去了？你不愛上我的功課，儘管出去，你在課室外畫一輩子的圖我不來管你，在我的課室裏卻容不得你這樣懶惰搗亂的學生！」同學們聽了，有的望着義兒，看他怎麼下場；有的故意看書，表示自己的勤勉；更有相着英文先生紅漲的怒容止是輕笑；課室內暫時靜默。

義兒被喚醒了，還有幾株小樹沒有畫上，他覺得不快，像睡眠未足的樣子。他知道不能再畫，便將明信片畫幅顏色盒放入抽屜裏，順便檢出讀本來，慢慢地翻到將要誦習的一課。他並不看先生一眼，臉容緊張，有懊喪的神態。這更增加了英文先生的怒意。「早已說過了，若是不願意，就不必勉強上我的課！你惱怒什麼？難道我錯怪了你？上課不拿出課本來，是不是懶惰？因你而妨害同學的學習，是不是搗亂？我錯怪了你麼？」

「是的，沒有錯怪，」義兒隨口地說，卻含有冷峻的意味。「現在課本已拿出來了，請教下去罷，時間去得快呢。」同學們不料義兒有這樣英雄的氣概，聽着就大表同情，齊發出勝利的笑聲來。剛才的靜默的反響就是此刻的騷動了，室內不僅是笑聲，許多的足在地板上移動的聲音，桌椅

被震搖而作的咕咕格格的声音，英文先生擲書於桌並且擊桌的聲音，混成一片。

英文先生覺得這太不可堪，非叫義兒立刻退出課室，不足以維持自己的威嚴。他就很決斷地說，「你竟敢同我鬪口！你此刻就出去，我不要你上我的課！」實在英文先生沒有仔細地想，說這句話很危險的，假若義兒不聽話，不立刻退出課室，豈不是更損了威嚴麼？果然，義兒聽了驅逐的命令，止將身體坐後一點，以為這樣就非常穩固了，——他絕對沒有出去的意思。同學們的好奇心全部涌起了，先生的失敗將怎樣挽救，義兒的抵抗將怎樣支持，都是很好看的快要表演的戲文。他們望望先生，又望望義兒，身軀頻頻轉側，還輕輕地有所議論，室內的空氣更顯得不穩定。

英文先生臉已紅了，他斜睨義兒，見他不動；又見許多學生都如帶着譏諷的顏色。這是何等的侮辱呵！他的血管漲得粗了，頭腦岑岑地響了；一種不可名的力驅策着他奔下講臺，一把抓住義兒的左臂，用力拉他站起來。義兒有桌子做保障，他兩手狠命地扳住桌面，坐着不動；他的臉色微青，堅毅的神采鬚鬚勇士拒敵的樣子。英文先生用力很猛，止將義兒的左臂震搖，桌子便移動了位置；且發出和地板磨擦的使人起牙齒酸麻之感的聲音。義兒終於支持不住，半個身體已

離開桌子了；桌子受壓不平均，忽然向左傾側。一霎的想念起於英文先生的腦際，以為桌子倒時一定發重大的聲音，這似乎不像個樣子。他就放了手，義兒的身軀重復移正，桌子便穩定了。課室內的戰事於是暫時休止。

同學們觀戰，早已忘了自己在什麼地方了；有的奮一點無所着力的力，同情於義兒的拒敵；有的止覺此事好玩，最好多延長一刻；有的覺得這是個機會，便取出心愛的玩意兒來玩弄，或是談有趣味的話。總之，在課室之內，上功課的事是沒有人想到了。直到先生放手，驚奇的目光又集中於先生之面。

英文先生的手放了，忽然覺得這個動作太沒意思，況且許多學生正看着己的顏面呢。但是，再去抓他也不好，要再抓何必放呢？窘迫的感覺包裹全身，使他不敢正眼看周圍諸人。他止喃喃地說，「你不出去也好，我總不承認你留在這裏。剛才的事退了課再同你講。現在且上功課，你不愛上，同學們要上呢。」他很不自在地走回他的講臺。

學校裏從此起風波了：英文先生將義兒的事告訴了級任先生，說以後一定不要他上他的課。級任先生口裏雖不說什麼，心裏卻異常躊躇，不要他上課就是不肯教他，那有學校裏不肯教學生之理，並且在英文課的時間叫他做什麼呢？若是還叫他上英文課，英文先生的面子又怎麼顧全？說不定英文先生因此動怒，又生出以外的枝節來。級任先生如受了過大的激刺，覺得滿心都是不爽快。他就告訴了義兒的三叔，他們倆本是天天在茶館裏會見的茶友。許多同學呢，他們將義兒的事作為新聞，一散課就告訴別級的同学，像講述踢球的勝利那麼有味——於是別級同學流動恆變的心裏又換了個新的對象了。他們以好奇的心在那裏觀望：課已退了，英文先生將怎樣辦理這一件事呢？義兒仍舊取出抽屜裏的東西，完成他的畫幅，可是心裏總覺不安定，有點驚怯，以後將有什麼事到臨，模糊而不能預料。一塊小石的投擲可以激動全世界的水，雖然我們不盡能看見波紋，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了。

三叔聽了級任先生的訴說，當然痛恨義兒的頑劣；一方面想法解決這件事。他說，「由我訓誡他，已經不知幾回了！當着面他總是很能領受的態度，自稱情願悔改，可是一背面第二個過失

就來了。他母親打他罵他，差不多是每天的常課，更沒有什麼用處，當時他就不肯說一個改字。我們須得換一個方法才行。」

「是呀，須得換一個方法，」級任先生連連點頭說。他在課室內這樣擣亂，非但同學們和授課的先生受他的累，連我也覺得難以措置。總要使他知所畏懼，以後不敢再這樣，才得大家安靜呢。」

「英文先生方面，由我去陪罪；爲他的話的威信起見，不妨令義兒暫時不上英文課；到那一天，說『你確能改過，英文先生恕你了，』然後再叫他上課。」

「你這辦法，解除了我的爲難了！」級任先生露出得意的笑容，壓在他肩上的無形的重負似乎輕了好多。「就這麼辦罷。可是怎能使你家義兒確能改過呢？」

三叔輕輕擊桌一下，端起茶盃呷了一口茶，然後說，「就是你所說的那句話，要他知所畏懼。我想他這麼浮動的心情，都由每天回家，常同外面接觸而來的。若是叫他住在學校裏，和外間一切隔離，過嚴苦的生活，他一方面浮動的心情漸漸定了，一方面嘗到嚴苦的生活的滋味而覺得

怕了，或者不再有什麼壞的行爲做出來吧。」

「這確是一個辦法。就叫他住在我的房間裏好了。但是，你先要給他一個暗示，重重地訓斥他一頓，使他沒有搬進學校就覺得懷然。」

「我知道，我有法子。」

一切的計畫都照着三叔進行，義兒搬進學校裏住了。他本來很羨慕住校的同學。他常常想晚上的學校裏不知怎麼情形，課室裏點了燈，許多同學坐在一起，不是很好玩麼？可是他並不會向母親要求過，要在校內寄宿，因為他不能設想這事的可能。現在母親忽然端整了被褥一切，叫他住在校裏，實在是夢想不到的。這就是他往日的學校呀，但在他覺得新鮮。晚飯的鈴聲，課室裏上了火的煤油燈，住校同學的隨意談笑，夜色的操場上的賽跑，都是他從來不曾經歷的。他聽着，看着，談着，玩着，恍恍惚惚如在夢裏，悠久而又變換。他在睡眠之前很匆促地摹印一張洛川神女之圖，到末了畫那條衣帶，墨色沸了開來，就把全幅撕了；但是他很覺舒適。母親的嘮叨現在是

非常之遠，好似在她懷抱裏的時候的事；畫完一幅畫，居然沒有聽見「又在那裏塗怕人的東西了」的責罵。更可希望的，一個同學約他明天一早去捉棲宿未醒的麻雀。他在牀上想到那裏去取竹竿，怎麼塗上了膏，預備着怎樣一個籠子，怎麼伸手……漸漸地模糊，不能想了。

兩三天內，級任先生暗裏窺察，希望看見義兒愁苦怯懼的面容。可是事實竟相反，義兒還是往日的義兒，更高興了一點。

當級任先生到茶館時，三叔就問他，義兒可又鬧了什麼事？

「暫時沒有，」級任先生微露失望的神態，語音帶冷然的調子。

「他住在校內覺得怕麼？」

「怕？」級任先生斜睨着三叔，「那有這回事！他還是往日的模樣，並且更爲高興。」
「他竟不怕麼？」三叔悵然愕視。

一九二一，一〇，二九。

雲翳

「『一體』這兩個字最能說明我們的關係了。五官，四肢，臟腑，筋骨，種種配合而後成一個身體，不能分割。有了頭部，缺得了足麼？有了臟腑，缺得了筋骨麼？我們最好不要題出什麼五官四肢等等名詞來，也不要說這是身體的一部，那是身體的又一部，止是這麼想，這配合完全的是一個身體。你若說，她是我的妻，我是她的夫，那就錯了，因為同我們題出名詞，把我們分割開來了。我們原是一體呀。若是打我一下，兩個都感到痛楚；看她一眼，兩個都覺得光輝；有思想，就是兩個混合構成的；有行動，就是兩個共同表出的；——實在沒有適當的言詞可用，說『兩個』『混合』『共同』已經不切於實際了。人家往往說人與人的隔膜，或者朋友兄弟父子之間是有的，我們倆絕對沒有。她就是我，我就是她，便是強要同我們分割，有什麼效果呢？」

「最可憐的，有許多人自己把一體分割開來。從極細微的事件裏，就可以看出至愚極蠢的自殘的計較。他們硬要講自由，規定兩個的自由權，這一個得到的信，那一個不給代拆。信裏有秘密麼？便有秘密，自己還要瞞自己麼？他們全不思想，就這麼做了。於是一體分割了。他們反而說，『

誰的心裏都埋着不可告人的祕密，『兩個之間，至少有百分之一的不滿意，必待容忍才行，』這是自然律，無可逃避。』誰知造成這自然律的，就是他們自己！他們止消對於這個所謂自然律全不信仰，認定什麼是一體的意義，他們就有福了。如不信，請看我們。」

小說家孟青同他的夫人異常愛好，他相信夫妻不是兩個獨立的人，夫妻相合才是社會中間一個單位。以上一番議論是他常常向朋友講的。當朋友問他「你們的愛情究竟到什麼程度？」或是有人談夫妻隔膜的事件的時候，他就開始宣傳他的教義了。他莊重的臉紅漲着，訥訥地說，聲音沉重，欲使每字都注入人的心坎。人家很隨意地嘲笑他，說他是空想之論，天然是一個人，怎麼能併為一個？縱使理論上說得非常圓滿，實際還是兩體。他就堅毅地答辯，說「這個境界確是有的，止須你們真能體會，便信我言不謬。現在你們駁詰我；你們不是我，不能知道我所體會的，所以我無法取信於你們。可是我所說的確是我所體會的。」人家總對他露不信任的笑容，或是故意提起別的話語，以免再事論辯。

孟青作小說很多，大半成於他的寓樓。秋季的一天，窗外的天純作深藍色，大氣融煖，使人起

暮春的感覺。瓶裏的羊腸菊和鷄冠花露出芳春的顏色。羊腸菊的鮮黃的花粉落在桌上，舖成薄薄的一層，引起孟青浮盪無着的冥想。忽然靈機一轉，他早先搜集的材料，預備作小說的，結構完成了。他就展開稿紙，舉筆寫成以下一篇小說。

無論先生學生，差不多是一個樣子，放了假再做功課覺得太對不起自己了，似乎平日做功課純是爲別人的。於是平日一切慣行的事全變更了，周身的細胞都不安定了，結果止獲得一個「無聊」。早上醒來，便想起來吧？更想早起也沒有事，便躺着看帳頂。看了好久好久，以爲時間去得很多了，懶懶地坐起來，看看小鐘或是手錶，還不到平日起身的時刻。起身之後，刷一回牙齒延了二十分鐘，洗一回臉延了三十分鐘。對着早餐，似乎並不飢餓，喫牠實是多事；但也可以延這麼一二十分鐘，就隨便喫了。回到房間裏，坐上久與爲伴的椅子，覺得有點奇怪，有一種說不出來的不適。姑且拿一本書看看罷。看了半行，沒有興味，便翻過幾頁。那知更糟了，第一第二個字便非常可厭，止得將書閣在一旁，順手提起筆來。寫什麼字呢？隨便從報紙的殘幅或枯黃色的日課表上

看到一字便照寫一字。寫不到幾個，又想這算什麼呢？於是紙和筆被捐棄了。這時候沒有希望，沒有愉悅，也沒有哀苦，止覺一個廣大無邊的「無聊」包圍於上下四方，如沒入水裏，有掙扎说不出的不快之感。

雙十節那一天，學校照例放假。這是個特別的假日，許多學生先生們發狂似地高興，一早起來便升旗，歡呼，布置會場，聯謀聚餐。別的假日總是來侵侮他們的，今天被卻退了。但並不完全失敗，牠努力地單攻符先生一人，竟得比往日格外勝利，符先生的周圍和內心被牠完全佔領了。

符先生早上起來，同別的假日一樣，溫習了一切無聊的舉動；坐在書桌前，覺得更沒有法子可以消耗這連綿悠久的時間。從窗間望出去，走過廊下的人都帶着興奮的笑容。心想他們有什麼可樂呢？無端地規定了一個日子，大家便對於這日子發生快感，強烈且真摯，這也可說是瘋狂的一類。瘋狂是何等可憐；但是他們怎能覺悟呢？粗豪雜糅的歌聲作了，接着拍掌歡笑的聲浪起了。符先生聽着，無聊到極點，還是不要聽吧？然而種種聲音偏要刺入他的耳官，一回震盪，使如周身加一重裹紮。自知此刻若有事可做，當得舒服一點；但是刷牙齒，洗臉，看書，寫字，都做過了，都沒

有效果，不願意再做。還有什麼事可做呢？

他實在有事可做呢。他每天寫一封信寄他的夫人，成爲慣例，此刻他正可以做這一個工作。他想起了便取出信箋來，一壁磨墨，一壁凝想。窗外廊下經過的人時時牽引他的視線，使他思想不能集中。他就將窗簾下了。他希望將全部的情思傾注於夫人的心底，從這封信裏。他開始寫：

「今天光明的陽光，青蒼的雲天，同昨天一樣。但是有許多動作和聲音與我接觸，使我起不可名言的岑寂之感。他們都慶祝佳節呢。他們的容笑得變了模樣，喉嚨喊得幾乎啞，四肢軀體都浮漲，走路時呈異樣的態度。人家說起來，這何等熱鬧呀！在我聽着看着，止覺得格外地孤寂。他們和我不相愛，不相了解，他們越熱鬧，當然我的孤寂越顯著了。惟有同着你在—起，我就像有了全世界，一切的喜悅和驕傲。」

他寫到這裏，心想假若此刻真同她在一起，就可以卻退那個敵寇——「無聊」——麼？他就回溯以往的經驗，小小的書室裏，和她默對無言時，也曾感覺強烈的無端的煩悶。信裏的話豈不是不盡真實了麼？以下又怎麼寫呢？現在腦子裏似模糊又似空洞，竟想不出再可以寫些什麼。他

這麼想着，覺得這封信沒有寫的必要了。或者換過一張信箋，不要這麼說吧？停一會兒再寫吧？但是他立刻認定所想的都不對。每天必寫的信，怎麼可以忽然間斷沒有寫的必要當然是不通的話。不這麼說，又怎麼說呢？總覺得對她這麼說是最應當的。停一會兒寫，此刻做什麼呢？況且寄遲了她不能在今天晚上接到，豈不累她等待而失望？於是決意續寫下去。並想到她昨天來信說起身子有點不爽快，此刻應當問她一聲，並且好好地安慰她。他就續寫：

「你說有點兒不爽快，使我急切地想念。這幾天天氣雖好，早晚總有些涼意。你起得早中了寒麼？沒有注意風來的方向，隨意開了窗麼？最使我難受的，就是不知此刻你已佳健了沒有。四百里的相隔，本來算不得什麼，搭乘了火車當晚就可以相見。可是明天一早我就有課呀。」

「若是你還是昨天這樣不爽快——是我萬分不願意寫的幾個字，——千萬不要容忍，趕快請蘇醫生診治。這不是我的話語，不是我的文字，乃是我的心音。你是愛聽我的心音的，一定能照我所說的做。若是你早已舒適如常——我所祝禱的就是這樣，——千萬不要

努力學畫，一刻也不肯休息。園裏枇杷樹下，若是天氣晴好的時候，可以多坐一會。在那裏看看畫帖，或者諷誦幾首小詩，於你的精神很有益的。想來菊花開得盛了，我很想立刻回家，同你一起玩賞呢。」

他寫到這裏就停了筆，計算歸期應在何日。後天星期五沒有課，星期六止一課，可以託人代授，自然是後天了。這時候會場裏合唱國歌的聲音起了，一頓再折，愈折愈高，轉入低徐而畢。他聽着歌聲，一壁想起行旅的不便：三點鐘光景的乘車差不多有三天的悠久，車座的擁擠，上下的勞頓，都是非常可怕的。但是他又想，她有不適，不應當回去看看且安慰她麼？旅程雖然可怕，止得耐着。況且她何等地盼望着他。若是止說一句空話，他立刻刻回家，豈不使她將疑爲敷衍之詞？他就很堅決地寫下去：

「你是知道的，後天星期五是我可以歸家的日子，我一準乘頭趟車到家。你看到這一句怎樣歡喜，我是全能揣知的，你的心一定笑了，縱使不很爽快，也減去大半了。後天你或者同上一次一樣，到火車站等我吧？這個我是說不出地歡喜，但是記着，身體有萬分之一的不

爽快，就不要走出來，雖然從家裏到火車站是很近。」

他擱筆了。從頭至尾讀了一遍，覺得今天的信太短，止寫了兩張半信箋。往日總寫到四五張呢。這非再寫一點不可。忽然提起筆來，衝動地寫：

「算我現在已到了家，正同你聯坐閒談，豈不有趣？你有趣味濃厚的故事講給我麼？不，我先來告訴你一個有趣味的夢。」

他的筆忽然頓住了，髻髯有什麼力在那裏按捺的樣子。他須得考慮一下，那個夢要不要寫上去。於是他將昨夜的夢細密地溫理一回：月色濃厚的花園裏，齊蹀的花草栽成圖案畫的花紋，中間一大堆菊科的花，他也不知其名，但覺美麗得醉心。他坐在花旁涼椅上，全身浴在月光裏。旁邊坐着一個女子，顏容靜美，難以描寫。潔白而鏤花的上衣，露出嫩紅的膚色；且能辨胸部的漲縮。她同他談話了，談的是美麗的詩歌，名家的繪畫；每一個聲音使他陶醉，每一句話語使他傾倒。他覺得無論同什麼人談話，沒有這回的有意味；人間伴侶的真情愫，惟有這回才真實地交流呢。他愉悅極了，一切時間空間的觀念都滅，止覺和她融而爲一，便是個其大無外的實體，莫窮始終的。

悠久。夢忽然醒了，他未免起一種懊惜之情。一轉念間，便又自慰，這雖是個夢，然究竟有了這樣一個夢了。

他將那個夢溫理完畢，覺得不能夠寫上信去。他以為自己雖沒有別的心思，夢是自然來的，但給她知道，了或者要引起疑猜。兩人之間本來明澈如青天，何苦無端加上一些雲翳呢？他就想把第三張換過重寫。可是他取出一張空白的信箋時，隨即放下，仍舊在已寫大半的那一張上續寫下去：

「花園裏全被着月色，一切卉木花樹都顯出幽靜淨美的姿態。一個涼椅，在花叢之旁，差不多神仙的座位。我同你並肩坐着，這是何等的樂事呵！你唱新月之歌，又唱那支小鳥，你的聲音柔美極了。我講起組織新村，講起糾集同志，同你我一樣的已有了數十家。你說你能為新村布置點綴，使牠有美術的意味。談了不知多少話，忽聽夜鳥飛鳴，你我才住了口。後來不知怎麼，模模糊糊地記不起了。你昨晚也作這個夢麼？你還記得以後我們怎樣麼？」

第四張已有五行了。他重看才寫的一節，自思這個不誠意無關緊要；況且惟有這麼寫才使

她歡喜。決定是這樣了，他不復加以思索。又動筆寫完第四張的餘幅：

「今夜有提燈會，到處都有。他們這種狂熱的感情的舉動，你一定不高興看的。你自有你愛看的東西。他們瘋狂大作的時候，我這封信到你的手裏了。我願你當讀我這封信的時候，得到無上的心底的愉快！」

你的瑜。」

符先生摺疊四張信箋，插入信封，寫了地址，封固了，立刻命僕人投入郵筒。他呆呆地坐着，聽禮堂裏有浮散的多人的語聲，腦子漸漸起麻木的感覺。那個敵寇——「無聊」——又猛烈地進攻了。

孟青寫完了這篇小說，細密地密讀一過，想付小說雜誌發表。他忽然想，「篇中」兩人之間本來明澈如青天，何苦無端加上一些雲翳呢？「這句話，正可以供此刻的考慮。不要自己卻違背了這一句。若把這篇發表，她是愛讀小說——尤其是我的小說——的，立刻可以讀到。篇中寫符

先生的心理，原從觀察他人而得。但是太細密了，她或者要疑到我自寫心象吧？那就糟了，我並沒有這回事，卻因一篇小說給她個引起疑猜的暗示——我對她不盡出於真誠。我們是一體呀，有一點兒疑猜，便分割了。她到底要疑猜麼？要，易地以處，我也要……」

他變得非常可怕，似乎這篇一發表，一切幸福都犧牲了。於是決定不發表。又想原稿留在行篋裏，將來總有到她眼前的一天，這仍是個危險，不如把牠毀滅了乾淨。「擦」的一聲，他手裏的燐寸發火，燒着稿紙。這篇小說終於埋在灰裏和他的心裏。

樂園

小學校裏的情形惟有學務委員知道得最真切而詳密了。

當什麼人批評小學校露出不滿的臉色的時候，學務委員就說以下的話：

「你們過於苛求了。瘠瘦露骨的黃牛，怎能耕出豐收的田畝呢？一塊豆腐還喫不滿的水鳥，怎能啣起小孩大的魚兒呢？小學教員的情形就是這樣了。」

「他們和一切人一樣，需要必需的口糧——或者，需要一家人的口糧。可知道他們能夠得到多少換取口糧的費？在我們的祖父會祖父聽起來，確是個不小的數目——六塊大洋！」

「這還是很好呢，在我們豐裕的省分，才有這個數目。我聽見北京有一位先生，到黃河沿岸調查教育。走到一處學校，坐着兩三個學生，沒有先生。等了好久，轆轤的聲音自遠而近，到門前停了；驟車裏走出一位先生。調查教育的先生問他辦學校何以這樣辦。他的回答很妙，他說：『我的薪水是六塊大洋一年呢！若要我專任教員，前五年就餓死了！』他教了一課書，坐不到一點鐘，又自駕着驟車去了。」

「我們這裏的教員比起那位自駕驟車的先生來，當然好得多了。據我所知，以教員爲副業的還不至於有。可是，飽的日子他們也決不會有。人縱沒有別的奢望，總希望得個飽。所以他們的身體雖在教室裏頭，他們的心卻在『機會之流』的旁邊切迫地等待。適宜於他們的機會到了，他們就跑出教室了。」

「一般等不到機會，沒有資格拜訪機會的，就是現任教員的了。他們怎樣過活，我都知道。他們的學校裏總有一個小竈，自己煮飯喫。除了授課的鐘點，來扇館（一）是他們的常駐所，因爲鄉民都在那裏喝茶，有時被囑託，代寫些香疏經牌，可以得三五斤菜，十來個雞子的報酬。他們也戀着家庭，隔不到十多天，便要跑回去看看，雖然離開有十里二十里的遠近。明天從家裏出來，常常誤了上課的時刻。」

（一）鄉村裏的小茶館，爐火不常燃，客來時，扇起爐火，煮水泡茶。

「我呢，從來不苛責他們。我去視察的時候，往往學生們在學校裏鬧得翻了，先生還在來扇館裏捧着茶壺有情趣地呷。我把先生喚了來，說了幾句——我是好意呢，我說，『上課時候不

在校內，未免不好意思。給我撞見，固然毫不緊要，我都能原諒。倘若給縣視學省視學撞見了，於你可有點不方便！』事情就過去了。看他們紅着面孔，現出恐懼的舉措，從知他們愛重他們的地位，對於我的話能够信服，我也很滿意了。

「還有幾處，學生實在很少，我去的時候，卻總是『銀鑲邊』。什麼叫做『銀鑲邊』呢？原來是我們幾個同行題出來的名目。狹小的課室裏，坐不滿三十個學生，已經連先生教桌的前面和兩旁都是學生了。這髣髴器具的金銀鑲嵌，便流行了這個名目。我的眼光豈是瞞得過的，兩三回就看出來了。有幾許學生竟是跟住我走的，我視察到那一校，他們就坐在那一校的課室裏。這叫做『借兵』。我雖然看破了，也不說穿，也不怎麼辦。他們要『借兵』總是熬好，愛重地位，對於我知道怕懼，我何必與他們爲難呢？止須他們運氣好，縣視學省視學來的時候平安沒事，總可以從我的手裏領到六塊大洋。

「況且縣視學省視學未必不與我一樣心思呢。」

邁兒今年四歲了。他能唱「棉花白似霜」「啞啞啞踏水車」的歌。他知道清晨的鳥鳴是鳥兒睡醒的歌，晚上來叩門的綠衣人是郵差。他還能編造以下的故事：「一個孩子走到花園裏。花園裏一個池塘。捉起一條魚。又捉起一隻蝦。又捉起一隻蟹。又捉起一個蚌。又捉起一隻螯蜞。螯蜞鉗了孩子的手，哭了三日三夜沒完結。」

這是一件很費計慮的事，邁兒的父母刻刻想起的，就是邁兒入學的年齡快到了。他們爲鄭重起見，參觀過附近的幾處學校，更觀察過正在學校裏的學童。

第一次走進一個學校，最觸目的就是那位教師。包裹着緊張的皮的枯瘦的面孔反射青光；他坐在教桌後面寫什麼東西，只覺森森的有冷氣。十來個學生坐在他的面前，大概感染了他的氣質，也變爲滯鈍且冷寞。邁兒的父親想，「邁兒是熱烈的，活動的，這裏不是他適宜的學校了。」

又走進一個學校，除了課室，只有不到課室一半大的一個天井。昏暗瀰漫課室，髣髴傍晚的時光。幾個學生在桌椅間亂跑，幾個在天井裏牆角下坐着不響。問學生，你們的先生呢？學生說，不知道。邁兒的父親想，「邁兒要見光明呢，這裏不是他適宜的學校了。」

附近只有三處學校，邁兒的父親去訪問第三個學校了。這裏學生最多，他們在空場上奔旋得熱石上的螞蟻一般。當時走過一位先生，啣着紙煙，吸得很重。他絕不看一看學生，似乎旁邊沒有他們。邁兒的父親想，邁兒總要有一位親密的教師，不幸這裏又不適宜於他了！

邁兒的父母聽街上孩子罵人，那種意思和態度，決非孩子本來就有的；又聽鄰兒說話，一連三句定有閒歇，每一閒歇就改換了所講的主點，而且講不明白；又想遇見的孩子都粗野而愚陋，沒有清明壯健的氣概；都引起了沒有學校可以送邁兒進去的憂慮。他們想，「不要送他進學校罷？但是自己還有業務，那有這麼整段的時間來教育他？而且他需要小伴呢。孩子有了小伴，鬍鬚烏兒入了羣，飛着，叫着，更見快樂。不入學校，他終於成爲失羣的小鳥了。這個損失太大！」

他們又想到搬家。但是經驗告訴他們，別處地方像你們這樣的父母也想搬家呢，你們相互交換了住所，還是個不滿足！

他們問學務委員道，「有可以送孩子進去的學校麼？」

「你們還不知道？附近就有三處學校，都收納學生。」

「不是這麼說，我們指好一點的。」

「將就得過就是好，世間本沒有絕對的好。我所說的三處，都還將就得過。」

邁兒倚在母親的膝上，明澈的雙瞳含有期望的神情，看着母親的臉，嬌語道，「你說學校是樂園，不是麼？我要到樂園裏去。明天你給我做書包。我要有一條皮帶的。你給我買幾本有人的書，有花的書。你送我去。你領我回家。母親！」

母親只得答應他，免得使他不起勁，心裏却引起深烈的傷感，因為邁兒的樂園還不知在那裏呢！

地 動

「再講一個罷，爹爹。」明兒憑着父親的膝，兩臂略略推動，父親的身軀也輕輕地搖了。他那紅柔豐滿的兩頤，卻有淺淺的渦兒，在燈光裏越顯得鮮美；覆額而剪齊的髮又含有可愛的潛力，使坐在旁邊的母親和祖母只是看着他微笑。假若父親母親祖母的心力可以把三根輻來比喻，那麼他就是中心的軸了。

「再講什麼呢？」

父親摩着明兒的頭髮，更托着他的後腦使更近一點；他的面孔就貼在父親的膝上了。他的明淨的眼睛從眼角裏注視着父親的嘴，好似那邊將有個可喜的世界要涌現呢。他說，「就講地動罷。」

他還牢記着昨晚的事：那時一家人同今夜一樣，什麼魚兒蝦兒是父親嘴裏的故事，溫和的甜美的是祖母和母親臉上的笑，寧靜的忘了世界的是明兒聽講故事的心。最先是母親覺察，怎麼身子有點搖動，桌上的花瓶也擺動了！隨後便聽得窗外有嘩~~~~~的聲響，房屋的骨骼也咕咕

格格地響起來了。她才想到這是地震，悄悄而顫抖地說，「地動了！」於是父親的演講中止了；明兒的睛珠突出而不轉，雖然他不知道地動含有怎樣的恐怖。室內全然靜默，只聽狂風似的聲響在窗外的遠處經過；又覺身體動盪，鬚髯在單櫓急搖的船裏。「我們跑下樓去罷，走到場上去罷，危險呀！」父親輕輕地說，但是他坐着不動。祖母乾枯的臉上露了青色，似乎要說話的樣子，上下唇動了幾回，可是沒有說出來。大概有四十多秒的時間，地動才停止了。「什麼呀？」明兒的一聲打碎了室內的沈默。大家才談起地動的事情來。恐怕牠再要動，不免起一種對於不可測量的災患的強烈的憂慮。不過也沒有法子，只得用獨斷互相安慰，以為決不會再動了。祖母就講她早年的經歷：那一年地動，引起了「長毛」；那一年地動，入秋大雨四十天，田中顆粒無收。這時候明兒在暫時被遺忘的地位，靜靜地聽着，也滿足了嗜好故事的欲望；並且學得了「地動」這個名詞，體會了什麼是「地動」了。

「我就講地動。」父親執着明兒的小手，柔滑肥美的小手。明兒的眼睛注視得更緊，放出希望的光，似乎欲將父親所欲講的，立刻整個兒攝引出來。父親開始講了：「那天地動，動得很厲

害，比昨天還厲害。一處地方有個塔，是很高的，幾乎矗入雲中。」

「比我們這裏的方塔，誰高？」明兒曾經給父親抱上方塔最高層。父親指着地面的行人叫他看時，他只是看不見；後來說看見幾個蒼蠅在那裏慢慢地走。他因此認識了方塔。

「高得多呢，四個方塔這樣高，四個地面動個不了，這個塔便向四圍亂幌，像個將要滾倒的陀螺。後來牠實在站不住了，一倒倒下來，斷做六段。牠就此壞了。來了一個匠人，看見牠斷了很可惜，願意修好牠，便去取了一桶漿糊來，塗在每一段的斷處；一段段黏合起來。他做了半天的工，這個塔復原了，同先前一樣的一個塔橫在地上。當太陽將要回去的時候，他已將這個塔豎在原地方了。」

祖母同母親都笑了。明兒聽得出了神，身體一動也不動；至此方嘔着上下脣，咀嚼好喫的東西的樣子，問道，「還有麼？」

「完了，沒有了，塔已經豎在原地方了。」

「那麼再換一個講罷，爹爹。」明兒說着，將上體豎起；小手從父親手裏褪出，拉着父親的衣

襟，表示懇求的意思。母親順着他的懇求笑道：「再講一個罷，講地動時候的一個小孩子罷。」

這是他們的慣例，隨便想幾句話成一個故事，只就明兒能夠了解或曾經經歷的。明兒從去年秋間，他產生了三十多月的時候，就嘗到了這種嗜好的滋味，到今已是一年了。

明兒得了母親的幫助，自然起必能如願的感覺，拉衣襟的手就放了下來；他走到母親前，背心貼住她的雙膝，緊密而微搖，鬢髮給她的一種報酬。

室內充滿了妙美的靜默。父親的故事講話又開始了：「那一天也是地動，也比昨天還厲害。桌子上的花瓶，水盂，牆腳邊的痰盂，樹上的鳥卵，寶寶的皮球，統在地面滾個不停，好像活起來了。有一個孩子，他本來站在場上。地動了，他似乎腳下一滑，就跌倒了。不好了！他身體不能自己作主，只是一仰一俯地滾。滾過了崑山，滾過了上海，再滾過去是海面了。海面又平又滑，他滾得格外快，只覺得面孔刻刻親着水面又刻刻朝天。」

明兒的眼睛張得比平時大了，似乎還儘管在那裏放大。他冷然說：「怎樣呢？」

「他滾過了海面，還在外國的地面只是滾。好了，有一垛高牆在那裏！他給牆腳擋住，才停了，

不滾了。」

明兒的頭點了幾點；小嘴裏呼出一口深長的氣，他的寬鬆的白絨衣的前胸略微沈下了一些；同時他的背心貼得更緊，差不多全身的重量全支在母親的兩膝。

「他躺在牆下，也不起來，像睡在牀上一樣。那邊有碧綠的樹，樹下種些青菜，他看了只以為躺在自家的場上。一個人來了，來了。走得近時，看見一個孩子躺在那裏，就把他拾了起來。那個人有個袋，很大的袋？在他的衣服上，他把孩子放入袋裏，像拾得一個蘋果一樣。他照常走過去了。」

「那個人到了家裏，喫了晚飯，看他的報紙。」

「還要寫信呢，看書呢。」明兒提示他的父親，語氣很真切。

「他看完了報，是的，寫他的信。寫完了信，再看他的書。時候不早了，月亮快回去了，他解開衣服想睡。忽然袋裏的孩子喊起來。」

明兒如被扶入恐怖的窟穴，顏臉突然緊張，仰起來看一看母親的臉。

「那個人才想起袋裏有個拾得的孩子，便取了出來，問道，『你爲什麼要喊？』我沒有喫晚

飯。我要我的母親。」

明兒的小嘴抿着，下脣儘管突出；眼眶裏潮潤了。可是父親沒有留意到他，還是往下講：「那個人說，『你要家去是不能的，你的家離得遠呢！晚飯我給你喫。母親呢，隔幾天再看見罷。』」

呀的一聲，打斷了父親的講說，明兒哭了。他的身軀只往後退縮，似欲逃出這最初的悲哀的包圍以外。母親便抱他起來，貼在懷裏，更親他的面孔。柔語道：「你的母親在這裏呢，你的母親在這裏呢。」

祖母也是唱催睡歌一般地安慰他道：「你的母親在這裏呢，你的母親在這裏呢。」

可是沒有用，他哭得至於嗚咽了。父親急續講道：「小孩說，『多謝你，今夜送我回去罷！』」那個人說：『可以的，你先唱一支歌謝我。』小孩便唱了一支種田牛，唱得真好聽。那個人聽完了，取一個郵花，貼在小孩額上，帶往郵政局裏一寄。郵差當夜把他送到家裏。他的母親正等着呢。她抱起他，說：『你來了，抱抱罷！』娘兒兩個都快活得要酥了。」

「好了，他在娘的懷裏了。」母親催他止哭，輕輕拍他的背心，這麼說。祖母順着說：「明兒，他已

「經快活得要酥了，你還哭什麼？」

明兒的哭聲停頓了；隔一會，又哭一聲。眼淚滴在母親的手上，又滴在她的襟上，濕了一大攤。他的身軀還在抽搐，呼吸粗且急，好似這最初的悲哀也就是永久的，已深深鏤入他的回憶裏了。

一九二一，一二，九。

旅路的伴侶

坐過了火車的人，才懂得航船進行的遲慢的真意味。坐航船的慣家卻這麼說，「橫豎總是一個到，何必急急？坐了火車，一霎就趕到了，又幹什麼呢？」或者說，「一包花生米，三個銅子白酒，取得一點醉意。橫下來呼呼一覺，待船家喊醒時，就跨上埠頭。豈不爽快而有趣？」

他們說的當然是經驗之談。可是我總不大歡迎航船，雖然我的性情算不得十分躁急，而且也能喝一點酒。幸而我與航船沒有必須會合之緣，到別處去，有他種東西將我運載。但他遇見從鄉間坐航船來的朋友，他們說，「今天順風，只行了四點鐘」或者「今天大逆風，在船中坐了八點鐘；」那時我就代他們感到寂寞的煩悶，以為這是一種可怕的遭遇。

三年以前，我為職業的關係，搬到鄉間住了。那個地方三面給江抱住，一面是一個大湖，非舟船不能和別處相通。好在我沒有必須到別處去的事，郵船又每晚載着郵件到來，所以還不覺得什麼。

前幾天朋友處來了一封信，約我去會見他。於是我必須坐航船了。當沒有跨上船頭的時候，

已經異常擔心，全身微微起拘攣的感覺。沒有人相與談話的孤寂，久盼目的地不到的焦思，船艙內濁氣充塞的悶鬱，左一側右一側的震動，都足以阻擋我的脚步，使沒有高高舉起的勇氣。但是答應赴約的信已經去了，不得不強自振作，走向埠頭，跨上航船，鑽入高與腰齊的艙裏。艙中已有男的女的四五個人，因為驟入昏暗，很不容易辨認他們的面貌；更兼悵惘充滿了我的心，四圍的一切都如浮幻的，即竭力辨認恐怕也不得清楚。艙裏鋪着一條一條的板，備乘客坐的，摸上去指尖有觸着粒粒細屑的感覺，知是灰塵了。我就將靠左舷的一條板略一拂拭，頹喪地坐下。

在這等時候，時計髣髴是無用的廢物。經過了很長的時間——雖然時計告訴我只半點鐘，——又來了兩個老婦和一個女孩子；舟子們早飯喫罷了；備全船的人取飲的紅泥大茶壺裏的茶也泡來了，才見船面前兩旁的岸嬾嬾地向後移去，船身也按着韻律側盪了。

沈寂和疲倦是這時候的最高威權，誰都給牠們支配。呵欠差不多成爲傳染病，這一人剛打過，那一人就接應着。有的人靠在艙板上，臉貼着板，就閉了眼。有的人橫躺下來，因爲估板太短，身體蜷成蝦的樣子，不一會也發餉聲了。便是我，只覺頭腦昏濁而眼皮沈重，雖然起身的時刻和平

日一樣，並沒有欠了睡債。

我怎樣的孤寂呵！統計全船的人，大約在十五以上，可是我覺得一個也沒有，止有孤單的一個我。所謂孤與不孤，或者不是從形象說而是從內心說的吧？若是我對面有一個人，止有一個人，彼此的內心相互交流，我就驕傲了，鬚髯全世界是我的了。不然，心和心之間築起了無形的堅壁，厚實而緻密，決不容搖撼或窺探，那就令在千人萬眾之中，又怎能不引起孤寂之感呢？

我勉力支撐，不欲也沈沈地睡，便從艙板的縫裏窺岸上的景物。田裏的稻都刈去了；田岸還是沒在汪汪的水裏。偶然有幾株小樹，綴着鮮豔的紅葉，閃在幾叢落葉將半的樹後，頗使我起茫漠的美感。遠處村樹鬚髯，一道短籬，籬外便是無際的天；都似籠着一層輕霧，模糊而微微地顫動。一株很高的銀杏樹，葉已落盡了，枝幹不自然地盤曲，立在平野中間。我想這差不多一個鬼魅的樣子；心有所注，情思漸漸地單純了，木然了。

呀，爲什麼這株銀杏樹老是在這個地方，不見牠移向後方呢？更看靠近船身的岸，憔悴而將枯的蓼花無力地擺動，寬而緩的波紋推到牠們時，才較用力地點幾點頭；也不見岸退得很快。於

是「無聊」又來侵襲了。孤島之上吧。世界之外吧，都可以比擬，都十分相像。怎能知內心和我交流的人此刻正做什麼呢？正怎樣地想念我呢？我和他們暫時隔離了！

「快到吧！」女孩的聲音破了全艙的沈寂。她就是跟着兩個老婦一起來的，坐在右舷的前方，兩個老婦的中間。便是一句話的聲音也略足安慰呢；我不能自己分析，似乎有感激她的意思，隨即舉首看她。她下頷尖瘦；皮膚潔白，但帶着淡青色；眼珠略微突出，流轉敏活，有少年的明淨的特徵；身上穿着布襖，結束整齊，且又清潔。我想，這兩個老婦中定有一個是她的祖母了。

「到船剛才開呢。你耐性坐着，到了總帶你上岸，不會留你一個人在船上的。」女孩左旁的老婦這麼回答。她最使人注意的就是一雙眼睛；眼皮翻了轉來，眼球上網滿了紅絡，雖然只張開一綫，望去兩攤潮潤的紅肉，引起人難堪的感覺。她時時舉起青布的手巾揩眼淚。看她說話時嘴唇和舌端很快地運動，和點頭指手的神態，便知她是健談的婦人。

我又看女孩右旁的老婦。她是普通婦人的型式，微微地笑，靜定的目光，新製而不入時的衣服，都顯出她的謹愿和質樸。她接着向女孩道：「你的父親知道麼，我帶你去？」

「沒有知道，他喝茶去了。我向母親說的，她許我。」

紅眼的老婦搶着說，一邊揩眼淚道，「你放心，又不是帶她去賣了；人家想念她，正用得到她，你帶了去，有什麼要緊？」

「不是這麼說。他回家時不見了她，知道由我帶走，便要吵到我的家裏去。當家的就要責怪我了，無事無端去游上海，還惹出些是非來。」她現出悽然的神情，似乎已經被責怪了。又推着女孩的臂，懊惱地說，「我不該帶你出來！我不該帶你出來！」

「他不會的。況且已經向母親說了，她許我。」女孩的回答，顯出很不以父親爲意的樣子，又含有對於前途的熱望。紅眼睛老婦隨即批駁道，「這倒不大對；你說母親許了，你父親就聽從她，也許你麼？你的母親太軟了，那裏可以做他的主，只有怕他服他就是了！不然，照她現在的年紀，正可以出去這麼五年十年，掙下一點錢歸來，好好兒做一家人家；而且她自己也喫得好一點，豈不是好？」

「這也不能怪他，她一出去，一家就此散了。他常常說，無論怎樣窮苦，總不願把一家散了。就

是珠兒，若是有好好的人家要，本來可以把她給了，免得她跟着喫苦。但是他那裏肯呢？」珠兒右旁的老婦說了以上的話，似動了憐憫的心，聲音裏含有哀愁的意味。

「這倒要讚還他的，他對於兒女沒有一個不歡喜。就是他叫珠兒做什麼事，珠兒不立刻答應去做時，他恨極了，手顫顫地舉了起來；可是碰也沒有碰到她的身體，又放下了。他贏了錢，帶回些橘子花生米，往往醉迷迷地說，『珠兒，拿一個去。巧兒，桂兒，大家拿一個去。花生米你們去分了。』只有珠兒的娘從來沒有分的。」

在右舷的後方靠角坐着一個客人，他本來在那裏瞌睡，我只注意他龐大的身軀。現在他的頭仰了起來，開口了：「她的父親幹什麼的聽你們說，大約是一個無賴的人。」

在航船裏這又是個通例，除了沈寂，便是打聽人家的事，隨意評論，以為消遣。這身軀龐大的人睡醒了，幸遇機會，便攙問一聲，好開無窮的話之源。他的面孔也特別大，與他的身軀相稱。臉皮深赤，粗糙如橘子皮。看他微淡的眉毛，如綫的眼睛，不很鮮紅的嘴唇，覺得他缺少神采，鬚髯全身染着灰色。

紅睛眼老婦回答了：「她的父親麼？也有過房屋，也有過航船。現在呢？什麼都沒有，一家六口，租了我家一小間屋子住着。他不過抽了一筒煙，什麼事都不幹了。他能夠寫信。又能繫小兒的玩意兒，什麼風箏，小籃，各種的燈，都做得很精緻。」

「倒是個細心的人，那麼爲什麼不去尋一點事做呢？」身軀龐大的人眯着眼睛這麼問。珠兒右旁的老婦接着說，「他那裏肯做事呢？他的妻是我的甥女。我的舅舅家他們很發財呢，棉花莊布莊都開着。他們同他雖然是遠親，聽見了他的境况很可憐，寫信來說若能把煙戒了，便用得他在莊裏做一點事。他連念頭都不轉一轉，只當一陣風吹過罷了！」

紅眼睛老婦得意的樣子，笑道，「要吸煙的人戒，比要他死都難。今年夏天我們在街上乘涼，我同他說着玩，『珠兒的爺，你若能把煙戒了，我就養你一世，你每頓到我家來喫。』他說，『真的麼？我明天就戒。』我說，『自然真的。』他明天又想了法子，溜入阿二家裏去了……那一天的錢拿回了四百，後來怎樣？」她忽然想起了別一事，回首問珠兒。

「起先母親向他討了四百；他晚上回家，又拿出三百給我，我就給了母親。」

「那是全數取還了，究竟你母親知道他的脾氣。」

這一問答動了龐大的人的好奇心，他又打聽了。紅眼睛老婦很有講說不倦的樣子，極懇切如同熟人說話地說，「珠兒的娘最苦惱了；他們一家六口，都靠在她十個指頭。她一早起來，就在那裏急急忙忙地做鍼綫；晚上兩更三更的時候，我們一覺醒來，望他們屋子裏還有昏黯的火光。還要出去買東西，洗衣服，在家煮粥，抱最小的孩子，給幾個孩子糾纏。我常常對珠兒的爺說，『橫豎你不做事，在家煮粥，洗洗衣服，空來抱了小的孩子攬了大的孩子出去走走，好讓珠兒的娘一心一意做鍼綫，也得多掙幾個錢，免得大家喫粥都不飽。』他那裏肯，一起身就提着茶壺出去了。」

「她很要爭一點面子，沒有給人家做成衣裳，從不肯向人要錢。可是今天的過活，單靠着昨天收入的工錢。所以她產生第四個孩子那時候，單薄而少喫油水的身軀實在支不住了，躺了四五天，就勉強撐起來；索索抖的手，拿着一件沒有完工的小衫，在那裏縫了。我看見她，便說，『珠兒的娘，你再等一兩天罷。』她說『不要緊』，但是她吁吁地喘了。看她青白的臉色，薄皮包着骨頭，竟

有六七分不像生人。

「剛才說的是前幾天的事。那一天珠兒的爺躺在牀上不起來，大約他實在沒有法想，不能出去了。小孩們在娘跟前纏擾，使她引鍼的右手時被妨礙。她向小孩們說，『我這衣服快縫好了，送了去，取了錢，煮粥你們喫。』這句話給他聽見了，鬚髯替他開了一條路，就一跳起身，出去了。他趕到楊二嫂家裏，口稱要先取縫衣的工資五角大洋。他們知道他家裏的情形，又知珠兒的娘的脾氣，起先不給他。他又說，『因爲有急用，我的妻叫我來取的。』他們自然不疑了，就給了他。

「朝市將散的時候，珠兒的娘手裏的衣服完工了，急忙送去。方知道工資給他取去了。她不再說什麼，歸來含着淚悄悄地對我說，『今天不得過去了，楊二嫂家的衣服白做的！』她都告訴了我，我也沒法想。她又說，『最好他午間回來，或者可以向他取回一點。』那天傍晚，她笑着告我，『他午間回來，我同他商量，借一點錢來買米買柴，取了楊二嫂家的工錢便還你。他居然摸出四百錢來，說，你借了去罷。這不是一半已經取回了麼？真是運氣！想來他後來將三百錢去作賭本，贏了，便假作給與珠兒，將原數還了珠兒的娘。』

「究竟他也有良心，這麼刻苦的一個妻子，若還要窘迫她，真太難了。這一次大概他真到無可奈何，才做出來的。」身軀龐大的人似乎發見了新奇真確的見解，點頭閉眼地說，呈一種難看的樣子。

「這還是珠兒的娘摸得到他的脾氣之故，假使同他說破了，他就存了個橫豎我取了的心，不一定肯再拿出來了。」紅眼睛老婦接着申說，表明身軀龐大的人所說的話不見全對。另外一個人的聲音從後艙發出，他是輪到休息的舟子，他道：「他們夫妻很好的；不然，怎麼孩子倒生了四個？」

紅眼睛老婦一笑，露出已有缺落的兩排黃的牙齒道：「說他們壞呢，實在也不見得。可是她哭泣的日子一個月內總佔七八分。我常常向她說：『你們有了四個小孩子也夠了。』她現在又懷了孕五個月了！他們一家最喫苦的就是她，要贖下來的粥才輪得到她，頭髮沒工夫梳，衣裳沒工夫補。但是你們看，今天珠兒走出來，看得出她是粥也靠不住的人家的孩子麼……珠兒，你須記着，總要孝順你的娘，知道她怎樣地苦……珠兒這孩子真奇怪，別的人差喚她，總是笑嘻嘻答應

着去了；獨有對她娘常常要鬪口。我對她的娘說，『你真是苦命，連珠兒也不孝順你！』你們知道她怎樣說她說，『死了就完了！』

她左右顧盼地述說，語氣似憐憫又似嘲弄，全艙的空間差不多給她的聲音獨佔了。珠兒被她推了幾推，又受她的數說，活動明淨的睛珠轉了幾轉，仍回頭望船頭的前路。那個身軀龐大的人歎息道，『這樣一個女人真是少有的！遇到這樣一個男子，大概她前生作了什麼孽了。不過她爲什麼不走出去幫人家，很正經的事，男人也說不得什麼。』

紅眼睛老婦立即回答，『男人固然不願她出去，她自己也不願出去；她要撫養四個孩子呢。她從沒巴望過出去，寧可斷了腰，脫了手，瞎了眼，還是只靠十指過活；寧可時時哭泣。我可憐她，有時略微幫助，多煮了一點粥，或是多下了幾條麵，『珠兒的娘，你也盛一點去罷。』我不歡喜自己熱騰騰地在那裏喫，讓人家冷冰冰地在旁邊看。我們還是有得喫飽的人呢。』

她說到這裏，露出滿足的笑容，同時揩她不絕流注的眼淚。身軀龐大的人聽了，對於珠兒的父親總覺得不服氣，憤然道，『幫助她確是好心腸，老太。可是他有了這樣一個好妻子，不曉得頌

憐一點她，太豈有此理！」

「顧憐，他顧憐自己還來不及真到沒法想，便到家裏來捱着。不過他這種時候還少。幸而他生的少爺的脾氣，他若是贏了，身邊有錢，看見人家過不去，『某人，你過不去，要多少？』他過不去的時候，自然也有人問他了。他更有一種好處，他向那一個借了錢，他的妻悄悄替他還了，就決不向那個人借第二回。若是他借了自己還的，到過不去的時候，『某人，又要對不起了。』這是他的好脾氣，他的好脾氣。」紅眼睛老婦忽又異常地稱讚，大概她對於他這一點深感同情。身軀龐大的那人也改換掉不平的聲氣，點頭道：「他倒有外面的知心的小弟兄。家裏不管，外面去卻很慷慨。這也是一個道理。」從這句話揣想他的心理，珠兒的爺的罪惡至少減輕一半了。

無力的櫓聲聽得見了，因為幾個人的談話暫告結束。紅眼睛老婦要看看已到了什麼地方，回頭向頭艙，恰與一個村間婦人對面。面對面往往是不相識者互相問答的引誘，況且她本來就想開口了。她問道：「你們帶了這個小娘，到上海去做什麼？」

珠兒右旁的老婦搶着說，但語音很輕緩，「就到我的舅母家去。舅母今年七十八了，正用得

到人攙扶攙扶，點個火，裝幾袋水煙，倒倒茶。他們丫頭也有好幾個呢。聽見珠兒家窮苦，寫信來說，『把珠兒領了來，做點事罷。我們不把她當丫頭看待；她又免得有一頓，沒一頓。將來給她配人家，你們爺娘說好的，就算數。』

「再好沒有了，發財人氣量大。」村婦聽得有味，不由得漏了歆羨的心聲。

「你們沒有知道珠兒的爺怎樣說呢！」紅眼睛老婦以鄙夷的面容和不平的聲氣插入這麼一句話。珠兒右旁的老婦不慌不忙地續說，「他說，『我的女兒，由我自己作主配人家，不用別人代勞！』他們原叫他作主，誰定要同他代勞呢！後來不見送去，他們也不再提起了。」

「今天她到上海去，我說同你一起去，望望舅母，順便遊遊上海。珠兒送我們到船埠，我無意中說，『帶你上海去罷。』她就奔回去告訴了娘，跟了來了。現在想想，很覺得懊悔。」

她的眉縐了，定睛凝想，不復往下說。珠兒向她看了一眼，笑道，「不要緊的。」

「小娘喜歡到上海呢。上海街道最難走。你要留心着。不要到馬路上去。倘若是沿街樓，在窗臺上望望，馬車，汽車，電車，真好玩呢。」村婦熱心勸告，鬢髮對她自己的女孩。身軀龐大的那人卻

聳着肩說，「她到了上海，喫得好，看得好，包你不想回家呢。而且喫了些油水，面孔比現在要好看得多；現在已不差，將來怕不是個美小姐麼？」

後面休息的舟子接着，玩笑地說道，「上海的小後生也俊俏。她看慣了，將來定要同爺娘吵鬧，不是上海小後生不嫁呢。」

全艙的人笑了，連不曾開過口只在那裏默聽的人也露笑顏。身軀龐大的那人笑得咳嗽起來，唾沫飛濺，身體前後搖動。紅眼睛老婦只是拭淚，青布手巾放不下來。

我從艙板縫裏窺去，認得遠遠的一個村落，有幾塚白牆外向的，是陶村。水程行不到三分之一呢！可是珠兒家的故事，引起了我的感情，又暫時卻退了我的無聊。我不得不感激紅眼睛老婦他們——我的旅路的伴侶。

一九二一，一二，一九。

風 潮

這是十四年前的事。

學校裏新請了一位歷史教員，他沒有到校的時候，那一天授課的布告已揭示了，便引起許多學生揣測探聽的心緒。他什麼學校出身，他的脾氣怎樣，他的容貌怎樣，都是他們所欲知道的。有的說知道他的底細，諸人便圍了攏來要他講，講的人描摹得十分盡力了，聽的還是大半模糊，認識不清一位將要見面的新的歷史教員來。實則見面時總得認識，何必先事揣探？可是學校裏每逢新教員未來時總是這樣，這是平常的情形。

這一課輪到上歷史了，學生們滿懷着好奇的心思，坐在課室裏期待。新教員來了！他跨上講臺，很矜持的樣子，匆匆地鞠躬，和別的教員都差不多。可是他的全身成了許多眼光的集注點，絕不同別的教員一樣，不含着新鮮可觀的分子。他的臉色近於深紫，額角突出，兩條烏黑的濃眉以下特低陷，深藏的眼珠有閃閃的光，顴頰高起，口腔圍着不到三分的短鬚。他的聲音很洪亮；但略微口吃，每句話的不用停頓的地方往往頓住了；因為要催迫下面的話快說出來，右手在空間一

掌一掌地助勢。他就這樣地開始教授歷史課。

一個學生想，「這一定是個不大好纏的教員；不然，何以他的面貌看在眼裏這樣不舒服？」他這麼想，自然而然，也是很矜持的樣子聽講了。這正是同樣的情形，在其餘許多學生的心裏和外貌上。新教員的第一課安穩地過去了。

大約是第四五次上歷史課的時候吧？教員說課本上第三行的一句不大通順，應得修改。他說着，便轉身向黑板，將他擬改的句子寫出。後排一個較小的學生，他莫明其妙地信任課本，衝動地說了出來，「何必改呢？」聲音不很高亮。可是教員聽見了；回頭相着這較小的學生的面，濃眉蹙着，目光凝定，顯然是怒了。靜默了一分鐘光景，冷然說，「你叫什麼？」這個學生很窘，頭不敢擡了，只略微點起腳，算是起立，顫顫地將自己的姓名說了。

影響來了，晚間課畢的時候，校長召這個學生到辦公室去；翻開歷史課本今天所講的地方，指着第三行的一句，叫他依原文講。他訥訥地講了，爲欲迴護課室裏說的那句話，添了些句子裏沒有的意思。校長掩轉課本相着他的臉問道，「書可以這樣講的麼？」他紅着臉，眼睛只看着課本。

的封面，答不出話來。

校長見他不答，叫他取近來的作文本來。他去取了來。校長翻閱他最近作的一文，一壁看，一壁只是縐眉和搖頭。「這一篇必須重作！這一篇必須重作！原來你的文理這麼不通！」校長自言自語地說。看完後，重重地訓誡他一番，叫他自己承認國文的不通和上課時的不守規則。他都承認了，才退出辦公室。

許多學生都在辦公室的近旁，等候他退出來，好早知道這件事的經過。他的臉還是紅着；說話次序錯亂，敘述得累贅而不明白，顯見他正惶媿呢。經諸人一再詰問，一切經過才全部地滲入諸人的心裏。

不到一月，歷史課要舉行考試了。這位新教員說，「我不知道你們聽了我的講授，究竟怎樣。非得考試一回不可。」學生不料他有這一個警告；要想同他開口，又沒有人有這一種勇氣。時間不肯回轉頭來等一等；已聽見了上課的鐘聲了，這一課這就是歷史的考試。

全級學生站在廊下，本來是排齊了，一個個連貫着步入課室；現在有的靠在牆上，有的抱着

柱子，密一段，疏一段，很不像個排齊立着的橫隊。有幾個以牢騷的語氣隨口說：「該死呢，考不出。」

「管他，隨便寫一些就是了，」一個挾着書本，神情瀟灑的這麼說。

「他來不到一個月，」一個聲音宏大，滿面鮮紅，表示他是多血質的說：「就要考我們，我們大家繳一本白卷給他！大家贊成麼？」

「贊成！贊成！」許多人口裏發出各自斂抑不使高揚的語聲；同時大家的手舉過了頭，招了一招，重又放下。「走罷，走罷，鐘打了一歇了。」大家轉身，懶懶地向課室走去。

這位新教員進了課室，在黑板上寫了題目，便分散考卷。許多學生將第一個題目鈔上卷子，大家回頭看着旁座的人的面；微微牽動眼皮和嘴，彼此示意。可是大家只坐着不動。有的想，「這太快了，總得捱到差不多光景的時候，才把桌子上這本卷子繳上去。」有的想，「不成了，何以沒有人先繳呢？」又有的想，「這五個題目裏，有兩個卻容易回答，就答了這兩個罷。」然而還是執着筆不寫下去，眼珠如風輪般旋轉，看全室的同學的舉動。

滿面鮮紅的那人坐在最後一排；他看衆人靜定不動，勉強咳嗽，借以警告大家。嗽聲異常，大

家回頭看他；他才向教臺努嘴。大眾的心差不多凝成一氣了；有幾人手裏拿着卷子，身體作起立之勢。大家都注視着這幾個人，只等他們起立，便也照樣地做。但是這幾個人試了幾試，終於沒有立起來。

大凡考試的時候，課室內最開適的就是教員了，既不必提高了喉嚨講授，又不必留意學生的秩序，他們自能很馴順地在那裏做功課。這時候這位新教員徘徊室中，摸着鬚子，相一會寒暑表，更憑着窗臺望一會遠景，又細細地剔十個指甲。

忽然一個被稱爲瓦老爺的立起來，將卷子擺在教桌上，轉身走出教室。許多人便跟着，做同樣的舉動；步調很急遽，臉上露出勝利的笑。教員急跨上教臺，接收卷子；許多卷子歪斜散亂地堆在他的兩手裏。他翻閱了幾本，裏面都只賸了第一個題目！他顏色立變，皮肉似乎緊張了起來；目光裏含有悵惘的意思，眼角且有水光了。他的脣皮翕張了幾回，終於沒說出什麼。最後出去的人的卷子已在他的手裏了；他只得整理了沒有作答的許多卷子，頹廢地退出教室。

這是何等重大的一件事！不一會，揭示處貼有新的布告，這個被稱爲瓦老爺的學生給斥退了。全

班同學覺得很對不起這個勇敢的英雄，舉出代表來向校長請願，希望收回成命。許多人擠住了辦公室的門口，做代表的後盾。不穩定的空氣立時充滿了空間：監學先生特裝出十分莊嚴的態度，在室內踱來踱去。

代表多方陳說，校長只是不答應。門口的人怒了，各湊在人背後發些短語：

「不應當斥退！」

「要斥退一起走！」

「專制的辦法！」

他們因為並不露面，說到末梢沈重而曳長，含有示威的意味。監學先生目睛突出，向衆人不專注地四望；但是沒有效果，這些憤語繼續從人叢裏發出來。

校長表示決不收回成命的意思，代表只得退出。不知從誰的口裏喊出「我們一起走呀！」大家潮水似地涌到自修室裏。

「全班告退，要走一起走！」

「簽名，大家簽名！」

「這是公共的意思，沒有發起人，沒有贊成人，應當將大家的名字寫成個圈兒！」

擺在階前的盆花，窗上的玻璃，四方的柱子，頓時全化為可厭可恨的東西。一個人一脚，將一個花盆踢碎；大家齊拍手。一個人接着一腳，又碎了一個。另一個人取起一支銅尺，將玻璃擊碎。清脆的玻璃碎裂的聲音裏，迸出更繁喧的掌聲；接着一陣歡呼。好幾個人踢着那些柱子，發出沈濁的房屋激動聲。這時候監學先生的影子也不見了，不要說突出的目睛。

大家果真都簽了名，寫成一個圈兒。

「要不要說一說我們告退的理由？」末一個簽名的人擲去手中的筆，這麼問。

「這倒要的，滿面鮮紅的那人，不思慮地喊着，但是怎樣說呢？」

「歷史教員沒有本領，教法不好！」

「他的脾氣又壞，無端責罰學生！」

「他教得不好，我們當然考不出，當然只得繳白卷！」

「第一個繳卷的人不應當退斥！」

「要講專制，一定要斥退，我們不願看這種專制手段，所以情願走！」

所說的意思都有用，由一個被推爲國文好手的貫穿起來，潦潦草草地寫在簽名的那張紙上；大家似命令似推舉地叫剛才的代表拿到校長那裏。同時一闕出校，奔馳的步調裏，感情的怒罵裏，興奮的面貌上，都似含有浮動欲漲的分子。

路上遇見相識的人，問他們做什麼時，他們以誇耀的聲氣回答道，「我們起風潮了！」

一九二一，一二，二一。

被忘卻的

天上有下雪的意思，似灰的雲飄浮而過，向西南方馳去。晚上還沒有到，可是昏黯的天容，早使飛鳥錯認，以為應得棲宿了，便一齊歇上了枯枝。四圍沈寂極了，只聽墮地的桐樹的乾葉，經風吹動，發出低微的乾脆的寂寞的聲響。

小學生的喉嚨平常是喧鬧的泉源；這種喧鬧是清婉的，愉悅的，比較市上的囂聲，羣衆的雜語，裏邊含有混亂的煩悶的意味的，當然性質互異。但是，現在竟沈而不揚，泉源暫時壅塞了；即仔細諦聽，依然沈寂異常，似乎並不是一個容有三百光景學生的學校。

功課已經完畢的學生，他們都匆匆地回去了。男的背着書包，手裏還拿些刀尺墨水瓶三角板等東西，頭頸縮短了好些，走着緊急而並不輕鬆的步子。女的大半披着大圍巾，頸部的形象幾乎泯滅了，遠望着似乎許多各色的墨水瓶；她們的手和手裏的東西，給圍巾蒙着，不可見了。此外不披圍巾的，因為衣袖的短，衣領的低，不免現出索瑟的態度。

他們從兩行冬青樹中間的沙路走去；出了校門，向左小折，經過小橋，過了橋直去和向左向

右，都是通路。他們就分散了，各向通到自己家裏的路走去。他們家裏雖不一定生着火爐，也不一定有什麼甘甜可口的餅餌糖果貯留着，可是慈母的期待便抵得過火爐的溫熱，糖餌的甘美，不使他們鐵鍼就磁石般趕回去——何況外間又是這般陰寒枯寂。

鄔先生夫婦兩個功課也完畢了，便同行回家。他的帽子戴得很低，齊着眉毛，右手挾一包書籍一類的東西。他的夫人披着紫醬的圍巾，濃厚而蓬鬆的髮差不多一個帽子。他們並着肩走，隨意談些關於剛才功課的話。當將要出校門的時候，他立定了，仰望天空。隨說道，「快要下雪了，我們還得趕緊一點走。」說着，左手攔着夫人的背，表示催促的意思。他們的步調於是加緊了，就走出校門。

這真是平常不過的事情，鄔先生夫婦每晚總是同行回家的。但是，此刻卻惱了田女士的心緒：她的臥室在樓上向南的一間，下望正見出校門的那條沙路。她本來對着昏黯的天容在那裏沈思，想的什麼，她自己也不明白，只覺滿身滿腔感着莫可名的不快；她兩手托着兩頤，而兩臂支在沿窗的桌子上。及到鄔先生夫婦的背形投入她的視圈，一切別的景物髮髻都隱滅了，她只見

這緊密地相並幾乎要融和爲一的兩個人。看他們這麼走去，或者寒冷於他們要無力吧？因爲他們的心情這麼溫熱。但她立刻感覺他們兩人有故示驕傲的意思，便轉變揣想而爲憤怒。看他們走得這麼慢，不是要使她看見得長久麼？他們這麼絲絲密密地談話，不是要襯托出她的孤零麼？更厲害了，不可堪了，他竟從後面抱她的腰了！

她的心不願意再看；願意所看見的僅僅是個幻象，或者立時退出她的視圈以外，更退出她的記憶世界以外。可是不從命的眼睛偏偏被吸住似的，只注在他們兩個行着的背形上，絕對沒有自由脫離開來的勇氣。看他們步調加緊了；兩人中間，全沒一絲兒隙縫。他們出了校門走上小橋的時候，從側面看去，兩人的側形重疊了，只見混合的一個；下了橋，轉入向左的路，於是乎不見了。

她的心充滿了憤怒，雖然平時與鄔先生夫婦並沒惡感，而此時此地的鄔先生夫婦，她以爲太與她以難堪了。他們這麼走一趟，在她的眼光裏邊走一趟，含有多少的驕傲嘲笑鄙視等等的意思。他們又有那種強大的權力，足以壓服她，使她不敢不看，這又多少刻毒呵！她於是咒詛他們，

以爲他們將有不滿意的事到臨；將不復能夠對於她顯露驕傲等等；而並肩回去，這將爲末次。這一個，當然是她懸蕩無着的嫉妒；在鄔先生夫婦是夢想不到的，他們偶然侵入她的思念，就給她呪詛的箭射住了。

她不自覺地放下手來，旁顧室內，感到異樣的孤寂。這一間屋子何其寬大，似乎特意要形容出她的微小。一切的陳設又似乎沒有安置得妥當，件件都不穩定。兩個牀舖鬚髮旅館裏的式樣；雖然說不出緣故，總覺與全室不相調和。書桌只覺得不適於伏倚；椅子也不能使她得安適的憩坐。洗臉的裝飾桌立在牆角，多寂寞冷落呵！壁上的小畫幅並排挂着，又何等地沒意思！微小的她在這許多不穩定的東西中間，覺得牠們都放出一種濃密的空氣，壓迫着她，排擠着她，使她不能安定地坐在那裏。實則就是被擠出了，外面又何嘗沒有這一種空氣？空氣的濃密不濃密，原來由於她主觀的感覺而定的。

寒冷的侵襲更增加她的煩悶。她不能坐了，便立起來，癩癩地躺在自己的牀上；頭抵在牆上，腰部給摺疊的被褥墊着，兩手掩住了眼睛。兩行冬青樹中間的沙路上，兩個緊貼着前去的背形，

又在她的眼前了。她更能看見他們背她的面容，兩人全露着驕傲的嘲笑的鄙視的笑容，而且是特地向她的。

這真沒有辦法，眼睛已經闔閉了，還是有所見，將怎樣呢？她爲欲逃避這兩個內觀所見的可怕的笑容，特地想起其他的事情來，希望用以抵禦他們。但是，入她的回憶裏邊的事情豈能減少她的煩悶呢？連綿不絕的煩悶，正就給回憶引起的。於是她的心緒紛亂至於淡漠，感傷至於木麻，想的什麼，她自己也不明白，依然只覺滿身滿腔感着莫可名的不快了。

她在這個學校裏當教師，已經兩年了。有個六歲的女兒，正及入學年齡，就帶來編入幼稚班裏；起居穿喫，早晚可以自己照顧。其實留在家裏有什麼人照顧呢？小孩在心愛的人的面前，自然是增加悅樂，可愛的小寶貝；在對於他們淡漠的人的面前，便往往是引起煩惱的資料；至於厭惡他們的人，那更不用說了。而厭惡的原因，又往往不純在小孩的本身，小孩四圍的人物境遇，每屬比較的重要。她的女兒，就在這個條件之下，一定要由她帶在身邊，住在學校裏了。

她早先是個師範學生；當沒有畢業的時候，就嫁了丈夫。嫁後還繼續讀書；可是不可避免的

礁石隨即觸着了。學業的預備和爲母的預備同時兼作，兩方損失到若何的程度雖然難以計算，而終究是互受損失。畢業的時候，女兒也產出了。以後她就在本地方小學校裏邊當教師，當然一方面盡那母親應盡的職務。這樣地過了四年，不知爲什麼，她被辭退了。

她的丈夫在別處地方做事，大約是公司的職員衙門的科員之類，不大清楚了。這年年初，他從別處地方回家，就託人介紹她到現在這學校裏。這邊離開她的本地一百多里呢。她於是攜了女兒同作一百里外的異鄉的旅客了。丈夫呢，照舊到別處地方去做他的事了。

書信的往來，同以前一樣，大約一個月總有兩三次。兩三個月之後，忽然他把應復的書信擱住了。她也並不再寫一信去問詢，還是郵局遺失了一次信呢，或者他有別的事故不能即復。似乎她很深知他不復的緣故——她當然深知，不過旁人不能明白罷了。從此之後，他們兩個就沒有通過信。這髮髻兩人對話，說到尷尬的時候，彼此懷着要說的許多話，但是因爲深知說出來於雙方都有不便，大家忍住着不說，終於成爲長久的靜默。他們沈入這靜默裏邊了。

暑假和寒假，她同別的教師一樣，回到本地去。他卻絕不回家，更改了以前幾個月回家一趟

的成例。假期滿了之後，她自然還是作她一百里外的異鄉的旅客；沒有什麼可以使人注意，以為有異於尋常的地方。但是，有些同事不免起了極輕淡的好奇心，何以不見她的丈夫寄她一封信，也不見她寄信到丈夫那邊去呢？探聽她丈夫的情況，回答又很模糊。於是種種的揣疑，成為同事中談話的一部分的材料了。

完了功課的時候，她常常對着不論什麼東西沈思；階下的小草，窗外的白牆，遊戲的兒童散了的秋千，孤零地啄食的麻雀，都使她瞪視好久好久——雖然是不是看那些東西是說不定的。她不大留心她的女兒，任她同小雞一般，搖搖地各處去游耍。自有學生們喜歡牽着她的小手去；同事先生們也時常抱着她。她游耍倦了，想起母親了，才搖搖地回到她處。那時候，她自然想起一切母親所能做的事情，想起愛她的女兒了。

有時候她躺着看什麼小說，想要把全心傾注着，不再起別種感覺。可是小說非但不能如她的願，還使她心裏增加了些什麼東西。她又回溯當學生的時代，六七年以前，設想現在就是當時。固然，起居喫喝，和當時並無二致，她還是個她；可是她心裏卻又覺缺少了些什麼東西。密網似的

煩悶將她緊緊地裹住了。今天陰寒欲雪的天氣，兩個緊貼的背形，當然將這網織得更密一點。不過在最近的兩三個月內，她的心裏更增加了些什麼東西了。這個雖然不能解開裹住她的密網，但可以使她暫時忘卻，以爲本來沒有裹什麼網。她是枯草之原一樣的心呵，現在中間透有一絲的嫩芽；風起時，枯草發索瑟的音響，但也展開葱綠的葉兒來。這是什麼一種情味，或者她自己也不容易說定呢。

她躺在牀上，經過了茫漠的浮想，莫可名的不快，忽然坐了起來，髻髻給一種勢力指揮着的。擡頭看窗外，有極稀疏而細小的雪花飄颺了。她就站起，將玻璃窗關上，從牀的橫頭移個白泥小爐子，生起火來。又從桌子上一個玻璃瓶裏取出已經剝光的栗子，盛入一個泥罐，閣在爐子上煮着。於是她坐下了，面對着爐子。

室內的溫暖，像薄霧一般，漸漸地濃密，將她籠着。她的面孔本來是枯悴的，獨有頰頰的地方露着深紅的顏色；現在給火光照着，全蕩現鮮明的活潑的紅彩。她眼睛注視着嬰兒的小手似的火燄，含着趣味的神態；又時時回顧室門，分明是一種期待的經心；和剛才的煩悶悵惘是全異了。

門外有緊急的腳步聲了；接着室門開了，童女士帶着略微疲倦的神情走進來。她挾着講義夾書本，表簿一類東西，隨手掉在書桌上。當困憊地坐下的時候，她說：「冷極了。他們做功課偏這樣慢，直弄到這個時候！」

田女士注視着她，現出心田甜蜜的笑容，柔語道：「我知道你寒冷，早爲你生起火爐呢。」她說着，走向門首，將未闔的門掩上了。回身到童女士座旁，執着她的手，緊緊地只是把捏。更將下頷貼在她的髮際，頭略傾側，眉目作微倦欲眠的神態；說道：「你愛喫甜栗子，我煮給你喫。」童女士擡起眼光來看田女士；兩人相視而笑，超於快樂的笑。室內是柔和的靜默。

窗外雪花默默地落下，一切沒有聲息。這就髮髻一室之外更沒有世界了。泥罐裏的水慢慢地沸起來，發出一種輕微的催夢的聲音，就覺室內多一種新鮮的趣味。童女士夢醒似地問道：「怎麼珍媛還不進來？她的功課早就完了。」田女士披掠童女士的額髮，隨意說道：「她自有同她玩耍的人，我們不要去管她。她不來，我們在這裏，豈不舒服？」她說着，隨卽吻着童女士的額角。

這位童女士來了還不到一學期。由學校裏事務員的支配，和田女士住在一個房間裏。她有

小孩一般的性情，天真而又活潑，人世的憂患尙不會叩過她的心門。散了課的時候，常是攜着幾個小孩子的手，同他們做一樣的性格和神態的伴侶。運動場內，或者種植花木的校園內，時時有她的清亮的笑語聲流散開來，使人家起一種高興的感覺。

這是很平常的事情，女朋友初見，彼此餽贈些化妝品，一同買些喫的東西喫，其外談論入時的裝束和所聞的有味的事，敘述家庭的情況，並一身的經歷，也是最容易隨時觸發的。田女士和童女士初見的時候，也就是這樣地締結他們的交誼。

可是不到一個月，她們的關係進步了，長足地進步了。雖然是新近認識，卻已彼此全部地領解，差不多可以融爲一個。便是絕不開口，大家默着，也須得兩個人在一起，才覺得舒適；否則便似乎欠缺了生命大部分一般。緊緊地握握手，靜靜地閒話，中間包含着無量的歡愉和安慰。她們是超於朋友了。

童女士和小孩子們漸漸地疏遠了，不常攜着他們的手遊戲於運動場和校園裏了。田女士對於珍媛的經心也更爲淡薄了一點，任她在許多小伴侶中間過她幼稚的生活；這是當然的，凡

母親所能有的感情是不會淡薄的。

田女士從此得了新的生活，好似美麗空幻的柔網將她兜住了，一切心底的深哀盡給拒卻。她陶醉於甜蜜而濃郁的愛裏，稚嫩而滋長的愛裏，不記憶有已往，也不期望有將來。可是總有些時候她一個人在一處；或者童女士上課去了，或者她自己先回室內。此時被拒卻的深哀就潛竊地從柔網的隙縫侵入，喚醒她的記憶，也就籠罩她以原有的煩悶的密網。她髮髻在孤島之上而從前卻曾流連於歡樂之都的。每起一番回想，總催着好些酸淚嚙向心頭。雖然屢屢設想，欲不承認所記憶的，但是終於敗失了。

今天她剛才的情緒就是這樣。但是從生火的時候起，纏綿的戀愛的感覺重復萌生於她的心頭。她髮髻期待她的情人，爲情人預備喫的東西，預備火爐，這多麼有味呵！及到童女士入室，兩人手接觸着手，眼端相着眼，她就有了全世界了。好像凡人間的歡愉，都比不上她獨有的驕傲。

泥罐裏還是發出催夢的聲音。爐火融融，在將近晚上的室內，四圍有模糊的光暈。窗外昏黯，依舊非常寂靜，大約雪下得正起勁呢。

她們兩個靜默地依貼着。

一九二二，三，二〇。

被忘卻的

一百二十一

醉 後

我醒來時，紙窗上已耀眼地明亮了。遙遠而飄浮的兵士操練的呼聲，清婉的喇叭的音響，淅厲而延長的小販的喚賣，同時侵入我的聽官。我便起一種不可名狀不可剖析的感覺，似是很微淡的，但又似很濃烈的。這大約近於煩悶這一類。然而又不願意牠離我而去，姑且在裏邊浸潤着，竟是異常地甜美。因此，在被窩裏翻了一個身，更蜷縮得緊一點。

聯牀睡着的季亮也醒了。他因鼻管微塞，呼氣的聲音響且促，使人不快，接着欬了兩聲嗽。他昨夜什麼時候回來的，我不知道了。只知他給幾個朋友邀去喝酒；到了十二點鐘，還不見他回來，因想或者他喝醉了，就睡在朋友那裏。我息了燈，頭貼着枕，便朦朧了。

我就問他，「季亮，喝多了酒麼？爲什麼歸來得這樣晚？」

「喝多了，」他無力地回答，中間又含着我不平時感覺慣了的他的煩悶的氣息。酒醉的情況，我是最熟知的。腦際的昏暈，舌本的淡漠，臟腑運動的異乎常時，看天容只覺灰黃如死，踐地土只覺柔輦如棉，都足以引起無邊無際的煩悶，尤其是神思漸復而酒力未消的時候。季亮此時，大約

正在這種狀態之中了。

院子裏的陽光愈多了，反照窗上，乃如光壁。女傭走動的步聲，爐上水壺中發出的水沸聲，和平日早晨一樣，告訴我們應得起身了。我就披衣離牀；剛才的不可名狀不可剖析的感覺，消散無餘。對着窗外滿屋而滿庭院的陽光，胸次異常空曠，但又似充實着什麼新鮮的希望。季亮也悄悄地起來了。

漱洗早餐等事完畢以後，我做平常的課功，執着筆只是寫。季亮翻開一本書，但是看不下去，便推在一邊。又從抽屜中取出沒有完了的文稿，預備接續下去。但是癡想了一會，提起筆來寫了幾個字，又統圈去了。他放了筆，目睛向紙窗瞪視着；隨後輕輕地歎了口氣。

我知他有離索之感，更兼昨夜的酒醉，很不適宜於作文。因勸他道，「這有什麼要緊，今天不要作罷！離感固然不可堪，但也得善爲排遣，不宜自損懷抱。」

「並不是離感，也不是宿醉。我自己也不明白爲了什麼，此刻有欲哭出來的感覺。」他這麼說，眉目間大有頹廢的神情，語音更含有悽愴的意思了。

飯後我們游公園，遇見了好幾個朋友，一同散步。和暖的輕風吹拂於高樹的蔭裏，笑語聲流溢於遠處的路旁和溪上，衣裳的彩色舞蹈於日光中，便覺睡眠着的公園夢醒了。我們隨意談笑；有時大家默然，凝視着引起注意的人或景物，只聽見輕徐的脚步着地的音響。

季亮獨低着头走，更爲徐慢，所以離開了我們的羣了。當我們走入柏樹林中，停足聚談時，他也止住了脚步。我回頭看他，見他悽異的孤影；與多株柏樹對比，顯出他的微小和單獨。

我同季亮歸寓的時候，踐着鬆軟而揚起的沙路，印出幾行歪斜的新的履跡。道旁的屋子，經過的車輛，似乎是浮幻的，於我的腦際都不生什麼印象。祇覺兩人無言地並肩走去，比獨行更爲寂寞，不免引起悵惘之感。

到了寓裏，彼此不作事。傍晚的陽光給白雲遮了，風又轉得緊一點，揚起塵沙，滿天呈滯黃的顏色。室內已漸昏暗，書架旁的盆花等物不甚明顯了。我們默默坐着，各自辨認那沈寂的微妙的滋味。

忽然我不自覺地說，「我們去聽落子（一）罷！」我們曾聽了好幾回落子，也不覺有什麼意味。

我此刻這麼說，不過激喉發聲罷了。

(一)落子館裏歌唱的都是女子。所唱爲時調小曲，梨花大鼓，蕩調，淮調，靠山調，西皮，二簧，椰子腔，等等。

季亮輕悄地答道：「不去。」停了少頃，又說：「以後不到這等地方去了！」他的語音微微顫抖，顯然中心蘊蓄着什麼憂悵。

「爲什麼？」好奇心驅使我這麼問。

「徒然取得些慘痛的印象罷了，我覺得不可堪。」他的語音漸就沉着，續說道：「當她們引吭高歌的時候，曳聲很長，抑揚起落，有如浪紋，聽衆以爲這是好處，便拍手歡呼，表示欣賞的滿足和快樂。但是我看她們屢屢挺胸，勉強逼出高度的聲音；又乘歌詞落頓處，急急地大張口腔，聳肩換氣，希望掩飾力竭的痕跡，竟使我沒有拍手和歡呼的勇氣。音樂奏得愈繁促，她們的上下唇翕張得愈急速，臉上頓時泛紅了。這不是可愛的顏色，只使我的頭腦感覺到同時她們所感覺的岑岑的痛。」

我不作聲響。他的簡單的話將我的心意佔領了。他忽又慷慨地說，「索性對你說了罷！」

「什麼？」我坐近他一點，右手支着顴頰，眼睛注視着他給昏暗籠罩着的糊模的臉。

他就開始講他昨晚的故事：

「昨晚喝罷了酒，他們的興致濃烈極了。這也是當然的，誰醉了酒不起一種變態的心理？經過了幾條街巷，大家的軀體似乎很飄忽的，到了一家他們所認識的女子們的家裏。雪亮的電燈光裏，男的女的顫顫地舞動，好似電影中人物狂歡的笑聲，尖銳的語聲，將空氣攪得太錯雜了，致耳根聽不清笑的講的是什麼。我有點倦意了，只坐在室隅的一張椅子上，聽頭部的血管突突地跳動。

「時間默默地過去，不知牠去了多少；只覺同伴們的興奮期過了，笑聲既不高揚，說話也是斷斷續續了。一個女子忽然在門口探首進來，正對着我。我看她有些秀美的意象，不自覺地說，『這個女子還可以。』說了以後，方悟這句話不是一定要說的，我又不想告訴那一個。然而已經這樣說了。」

「影響來了，接着就是一陣拍手和狂笑，室內恢復了剛才的情況。兩位朋友更拉着我站起，又牽着門首探視的那個女子，一同送到別一間屋子裏。他們說，『你們談談心罷，』語音裏含有玩弄的氣息。正說着時，便回身而去；接着聽見他倆哈哈的笑聲。其外幾個朋友和女子應和着，也發出浮揚的謔笑。

「那女子微笑着，請我就綠絨榻坐了；她自己挨着我的身旁坐下。她問我的姓氏和里居，我都告訴了她。當她聽了我說出里居的時候，顯出親密的神態，拉住我的手說，『那麼先生是我的同鄉呢。東城鵝兒巷口，不是有一口青石闌的井麼？我的家就在那口井的旁邊。』」

「我的懷鄉的情感給她喚起了。深曲的鵝兒巷，常有亂頭粗服的女子在那裏汲水的青石闌的井，立時涌現於我的腦際。不知爲什麼，只覺我的故鄉是個可愛的故鄉。什麼時候才得和牠重見呢！眼前的她就從故鄉來的，似乎與我有故舊的感情，我便捏住她的手更緊一點。

「我的眼光不似先前般模糊了。看她不很豐滿的面孔，微蹙的雙眉，都含着天真而浮盪的悲哀，雖然她正作笑容呢。她的手也不很柔澤，在我的手心裏，我只覺細小而可憐。

「我就問她，你來了幾時了？」

「她說，去年才來的。來了之後，才開始作現在這生活呢。」

「想回南去麼？」

「怎麼不想！她的笑容斂了，眼睛呈悽然的情態，童稚的別離的悲感襲她的心了。她看着我的臉少頃，又極輕而無力地說，『誰同我回南去呢？』

「我不敢注視她，可是又不欲我們的談話就此中止，因看着旁邊的一架盆花問道，『那麼此間有你的親人麼？』

「只有一個，就是我的阿姨（二）。」

（二）阿姨，姨母的俗稱。

「親的麼？」

「自然親的，」她似乎不願意回答這一句，說了以後便默默了。

「我從這默默之中明白了她的內心，頗悔發這前面的問。因輕輕拉着她的手說，『在南方

有你的什麼人？」

「『我的父親和母親，他們在上海呢。父親抽幾口大煙，到今還沒有戒去，所以將我送到此地來了。』」

「『他們在上海做什麼呢？』我又問。

「『我們不要講那些罷，』她臉上很悽窘的樣子。接着又說，『我也不知道他們。』隨後重復默了。

「這真是個不可堪的沈寂；我身有所倚，足有所履，可是，總覺周身給強烈的不安刺激着。我欲避免這種痛楚，於是又問了。『現在你作這生活覺得怎樣別的和？』且不说牠。』我對她的經心勝於切己的事了——其實我已忘記了自己。你可知她怎麼回答？」

「她懊喪地說，『這種生活真一言難盡！有幾個來慣了的，後來他們家裏有了人，便不上這裏來了。幾個照常來的，像我們這樣年青，不免孩子氣，得罪了他們。難得遇見個憐我的人，親密了一點，又惹得姊妹們的嘲笑和妒忌。』」

「我的不安更濃烈了，由全身集中於腦部，鬍鬚我就是淪沒在地獄底的最慘苦的一個。我怎麼安慰她呢？可以對她說些什麼呢？我面部的肌肉抽搐，很有欲哭的感覺，可是眼眶裏沒有眼淚流出來。」

「我想坐在那裏有什麼意思，愈是潛隱的悲哀愈是難受。這是耐人尋想的，一尋想，就火一般地燃了。酒後的輕寒又一陣陣襲我的軀體，因而便欲歸來。她再四留住，請多坐一會，態度又天真，又哀婉，差不多小孩子不放母親走的樣子。」

「可是我終於走了。當時是不是還沒有醒醉，是怎麼走得成的，我都不很清楚。我只記得走出她的室門時，她卻回面向室隅，不對着我。」

「都對你說了。」

季亮的顫抖的語音至此截止，室內更見沈寂，而且空虛。光綫愈益微弱了，我辨不清他的容貌作何表象。可是我已辨認了他的心，被引起延綿的惆悵，直到現在沒有休歇。

祖母的心

杜明輝夫婦醫室的門前，忽然停着一乘藍呢的小轎，白銅的蝴蝶紋的轎飾，一齊的烏絲的排鬚，後面插着緋紅的名片，印着引人注意的三個大字「戈白萍」。這戈白萍是著名的儒醫。這時候已經是傍晚了，倦癩了的陽光照在人家牆上的上半截和屋面上，已經沒有使人昏昏的權力；穿了單衣的行人們反覺得有些兒涼意。著名的醫生們總在這個時候，乘着轎，因為轎夫有精健的腿力，飛奔似地趕到病家。戈白萍現在到了杜家了。歡喜留心閒事的行人就這麼告訴他的同伴：「你看，他們男的做醫生，女的做醫生，人家都相信他們。現在他們自己打招牌了。他們家裏人生了病，卻請的有名的老法醫生。不知人家以後還要相信他們不要！」同伴看着戈醫生的小轎，點點頭，鄙夷地笑了笑，表示完全同情於所聽到的議論。

生病的是杜明輝的七歲的孩子定兒。當戈白萍沒有來到之前，明輝夫婦倆先已診察過，知是劇烈的熱病。照治療的方法，一面服藥，一面須用冰囊舖陳體旁，卻退熱勢。這「冰囊」兩字便驚動了明輝的母親，立刻含怒地阻止道，「胡說！你們要他的命麼！」明輝說明，「這是妥善的方法，我

們學醫的時候，這麼試驗過好多次，現在給人家治病，也時時用這個方法，都十分穩當。那有敢用冒險的方法亂治的？」

老太太固執地拒絕道，「我總不相信你們的方法！你們給人家治病，我只爲你們擔心，怕你們損傷了人家。從來沒有聽見過，一個孩子這麼發熱，好用冰囊醫治的！」

明輝的感情有點激昂；看着躺在牀上的定兒，面孔乾燥而火紅，無力的目光茫然直視，時時發一聲短促的歎嗽，更起了憐惜的心思。因而懇切地答說，「他是我們的孩子。我們爲孩子治病，肯有一點兒不當心麼？母親，你放心，讓我們醫治就是了！」

「他是我的孫兒，唯一的孫兒呢！」老太太也動了感情，灰白的疏髮，悽然的目光，似乎表示她的暮年的黃金的希望將要喪失了。「因爲你們說出這等奇怪的方法來，無論如何，不要你們醫治。我自會請醫生給他醫的。任你們去胡亂地做，倘若有點兒錯失，不是要我的老命麼？」

明輝沒有話說，胸次有悶鬱的感覺。他的夫人眼眶裏有點兒潮潤，但經忍耐的力量，沒有滴下什麼來。老太太自任爲看護婦，根據着她的經驗，給定兒蓋得緊緊地；門窗早已關上了，還怕窗

縫裏門隙裏有片片的厲害的風吹進來，這最容易傷及病人，因將窗簾門簾都下了。病兒的短促的欬嗽，道是欬噎沒有通暢，於是然燒起櫻桃和棗子的核來。病榻前濃烈地刺激的煙繚亂地涌塞着，一切都如隱入幻境之中。果然，病兒的欬噎頻數且延長了。老太太和伺候的傭婦也彼此響應，欬幾聲乾燥的嗽。

明輝夫人覺得熬不住了，特地向老太太申說道：「他的欬嗽是氣管裏有毛病。現在只有想方法讓他的氣管滋潤一點兒。然燒的果核的煙最是刺激氣管的東西，恐怕不大相宜吧。」

焦慮往往連帶地引起憤慨，老太太回答說：「我們幼小的時候就知道這個方法，最有效驗；你看，他的欬噎通暢得多了。你儘管放心，一切由我作主。我是歡喜他的，決不會損害了他。」櫻桃和棗子的核續續增添入火盆裏，濃煙沒有消散的道路，只覺室內的一切愈益微淡模糊了。定兒的欬噎愈益通暢，幾乎沒有間歇，中間雜着力竭的哽咽。

戈白萍來過之後，老太太因為他對於用冰囊卻熱的方法的反對，和對於然燒果核的方法的贊同，更堅固了她的自信心。她深幸自己具有見地，沒有任憑兒子媳婦去醫治。

明輝夫婦倆既沒有給助力的機會，只得離開了定兒的病室。隔了一會，又進去看看，僅是看看罷了。所見的病象，引起心裏診斷的思念；但是不能給他進一點藥水或粉末，也不能給他一個可以舒服一些的處理法。驚恐和憐憫激刺心情，感到異樣的不安，只恨自己曾習過醫理。又因獨有他們兩個閒着，更全心傾注於病兒，只是失了寶貝似地悽惘着。

戈白萍每天傍晚來診脈開方。老太太微皺着眉心，蓬鬆着疏髮，坐在病榻旁邊。她的乾枯的眼睛注視着孫兒，看他的每一回急促的呼吸，聽他的每一聲力竭的歎噓。藥煎好了，她親自喂他喝，微微顫動的手很表示她的衰老和惶急。病兒一呻吟，便悄然問道：「覺得怎樣？舒服些麼？」病兒不答，眼皮慢慢地合攏來；不一會，她又這樣問了。到了黃昏時候，伺候的傭婦和明輝夫婦輪流去睡覺，獨有她就蜷臥在定兒的牀邊。但是那裏能得合眼呢？她的潛伏的精神使她經歷孫兒這回疾病的全部經過，早已將睡夢驅逐得遠遠了。

這樣經過了八晝夜，定兒居然退了熱了。最歡慰的自然然是老太太，既喜自己看護得周到，又喜請戈白萍來診治，究竟眼光不差，更喜當初拒絕了兒子媳婦的意見。倘若不是這麼辦，現在的

情形怎樣，正未可知呢。明輝夫婦當然也非常歡慰，眼看一件寶貝掉在水裏，自己不得動手去撈，幸而原物未被沖去，現在又捧在手中了。至於技術被輕視的憤憤，隨即消釋無存；這原是幹本以外的枝葉，自不足數。

以後的事情便是給定兒充分的調養。老太太用了昏花的眼光，洗剔燕窩，煮給他喫。又每天給他喫兩枚鴿子卵。這些都是珍貴的補品，多病的有錢人常常服食的。明輝夫婦閒時談起這一層，明輝夫人說，「鴿子卵確是很滋養的東西，倒也罷了。燕窩這東西何等膩胃，也在這病後胃力薄弱的當兒給他喫！」明輝搖頭道，「不要說了。老太太相信牠是滋補的東西，病後該滋補，當然喫得。什麼膩胃不膩胃，消化不良，我們若向她陳說，她又認是一派胡言了。現在只有讓他喫去。」

滋補品很多地容納下肚，定兒只是沒有旺健的氣色。皮膚的底層似乎襯托着一層黃顏色。額頰的地方現出幾條極細的紫色的脈絡。上層眼皮有點異樣，顯出眼珠的深陷且失神。他不大高興開口，奔馳和嬉笑更爲難得。不論立在誰的身旁，就不着力地靠着，悄悄地延過了好久的時間。病後食量增旺，是衆人的通例，他卻沒有遇到，每餐只喫一小盃的煮粥。

老太太絕不灰心，承認這是滋補未足之故，更忙着洗剔燕窩，烹煮鴿卵，秤量丸藥等事。八晝夜一眼不闔的看護，對於身體究竟是過度的使用，更兼她已是衰老了。給孫兒病後的調理，又都是瑣屑煩心的事。因此，她很覺得腰背疼痛；每天到下午，便精神不佳。當她躺在牀上將息的時候，因生理上的不適，便引起心理上的憤感；喃喃自語道，「止有我，當心定兒的事。他病了，我給他日夜看護；他病好了，我弄滋補品給他喫。這等勞苦比老媽子還要加幾倍。要是我沒了，不知誰還管他的帳！」可是，她剛才這麼說着，到豎起身來，又全心傾注地幹那調理定兒的事了。

這一天是初秋，早晨的時候，屋內充滿一種涼爽之氣。沿窗一排湘簾都捲起。正中一張桌子，定兒和他的姨表弟靜兒靠着讀書。老太太坐在一旁，督促他們做功課。這時候，定兒的容貌壯健得多了。他的兩頤頗豐滿，皮膚潔白而有活色，烏黑的眼珠放射晶瑩的光；比照着靜兒的滯鈍的面目，細小的手足，更顯得明鮮可愛。

兩個孩子相差一歲，一律讀的國文教科書第三冊。老太太這麼說：「現在的學堂裏，擡轎子

的，做小賣買的，乃至什麼人家的小孩子都有。香花掉在茅廁裏，得不到什麼好處，只有滿身染了污臭的氣味。所以我的定兒決不給他進學堂。」去年的春間，就請了一位先生來家教讀。靜兒家順便把靜兒附了進來。這位先生有晏起的習慣，每天十一點鐘時候才來。老太太覺得早上的時間可惜，便督促着他們溫理舊書。直到僕人傳說「先生來了」才令傭婦送他們進書房，將督促的責任交卸與先生。這已是習常的慣例了。

國文教科書不比兒歌，沒有流轉和諧的聲調，唱着只聽一個個字音艱澀而滯重地流散開來。兩個孩子因為這個不容易唱，不免常常住了口；指畫書上的圖畫，摺轉書葉的下角，或者注視着屋內的不論什麼東西，就忘了正在做的功課。老太太用手指輕點桌面，警告他們；更以嚴正而引誘的態度說道：「你們再讀二十遍，就得去玩耍，待先生來了。乖的寶寶，只讀二十遍。」

靜兒聽說，開口先讀了。他用自己的小手指計數，讀完一遍，便屈轉一個，恐怕不自覺地伸了起來，錯了數目，因將另一手撇住了屈轉的手指。他的身軀向前後搖動；唱書的聲調止是不勻和的一輕一重的聲音輪流發出。

定兒起初也跟着誦讀，讀不到兩遍，他的注意力給不知什麼東西吸引了，便住了嘴，向前方呆看着。兩人混雜的歌唱中，突然一人的聲音中止了，這是很容易聽辨出來的。老太太重申警告，「讀呀，讀滿二十遍就完事了！看你靜弟，他只不住嘴，要先你讀完了。」定兒被喚醒的樣子，端相書面，重又發出寂寞的聲音。

這樣的好幾回，定兒還讀不到十遍。這使老太太有點惱了；她的上下唇時時抵緊，可知裏面已有脫落的兩排牙齒正在咬着；微皺的臉皮也有點緊張。她沈重地說，「你又不是耕田的頑牛，爲什麼也要加一鞭才肯走一步！」正在這當兒，靜兒的手指告訴他二十遍書讀完了；他就含着成功的驕傲告訴了老太太。定兒屢屢經了催促，對於祖母的惱怒的口吻也只漠然；他還是慢慢地看到書面，不就發聲。

「他讀完了！」老太太不復可耐，舉手在定兒執着書角的小手上打了一下，同時愛惜的心主宰着她顫抖的手，使這一下似乎聲勢厲害，而實則並不沈重。「你比他大，反而這麼不愛讀書，一句一催，髮髻讀了我有益處的樣子！她更引起了以外的感憤了；她說，「好的東西給你喫，好的

玩意兒給你玩，我何等喜歡你！惟有讀書，不容你放鬆。這也是喜歡你呵！現在你不肯認真讀，到大時自會懊悔，自會明白我是真個喜歡你。但是到了那時，你懊悔，你明白，已經來不及了！除了我，還有誰來管你的讀書！照他們的意思，不要這麼迫着你，你將來還成個什麼人！她氣極了，面孔轉爲蒼白的顏色，頭顱微微搖動。

定兒難得遇到祖母的責打，手上並不見得痛，可是幼稚的失戀的悲哀使他呀地哭了。對於祖母的憤憤的話語，他沒有聽得——或者聽得而不能理會。這時候靜兒走開了，自去找看護他的傭婦。室內止有孤寂的哭聲，延續不已。陽光已照在庭中西牆的上半截了。

明輝夫人在自己室內，聽見了老太太的憤語和定兒的哭聲便走了來。一邊爲定兒拭去額上的汗，一邊催他止住哭聲，趕快讀書。她心裏真有點恨，恨他不將二十遍書一氣讀完了；但也覺得他可憐，好似一頭被獵人窘迫的小山羊。經了一會的催勸，定兒才一個字一個字不連續地讀出來，中間夾着逆了氣的抽咽。明輝夫人的指頭指着他所讀的每一個字，完了一遍，重又指到課文的開端，這樣才使他不致有間歇。老太太默不作聲，嚴肅的面容，從辨聽孫兒斷續的讀書聲裏，

似乎得到了對於剛才的感憤的慰安。

這一天午飯過後，明輝夫婦坐在休息室裏；上半年診察了二十幾個登門就診的病人，兩人都有點疲倦了。明輝坐的是寬而矮的籐椅；他手裏搖着摺扇。明輝夫人坐的是合式而樸素的籐榻，地位在明輝的側邊。几上供着茂葉繁花的兩盆建蘭。窗紗和細簾將香氣籠住了，鼻官時時感覺一陣的甜蜜。中午的暑氣則給窗紗細簾拒卻在一室之外。

定兒掀簾進來了。他追趕一頭剛長成的白貓，貓奔進室內，所以他追了進來。那貓很敏捷地避入籐榻之下，靠近牆壁伏着，便很閒適的樣子，徐徐開闔他的眼睛。定兒抓他不到，頓着腳，揚着手，還口裏喊着，「出來！出來！」那貓只是不動，微作呼呼的聲音。

明輝夫人拉定兒到膝前，撫摩他的頭髮，溫和地說，「不要追他罷。我給你說，給你說一句話，以後早上必須依着祖母的話認真讀書。我將更喜歡你，倘若你聽了我的話。」

定兒奮興的容顏頓時收斂了，低頭弄自己的手指。停一會，嬌語道，「我要貓出來。」這分明故意要轉移母親的論點。這時候那貓輕輕地從籐榻下走出來，一溜煙奔到室外。定兒瞥見，便掙脫

了母親的摟抱隨即追了出去。

明輝夫人向明輝說，「我們雖然不願意這樣囑咐他，卻又希望他十二分依從我們的囑咐。今天早上，看他勉強唱着不懂意義的辭句，聲音竟同哀蟲，真覺可憐得很。偏偏靜兒這孩子脾氣好，叫他讀二十遍便是二十遍。他又比定兒年幼。相形之下，更見定兒不認真了。我總是這麼夢想着：有一天他得解放了，送進學校裏去，這才使我心舒服呢。」

明輝失望的樣子回答說，「這一點，我的意思總與你不同。現在將他禁錮在書房裏，連早上也要迫着他唱那不懂意義的辭句，固然給他多量的損害。但是，學校就不給損害麼？學校的見解，就和老太太的差不多，『凡是滋補的東西，給他喫總沒有錯的。』他們又何嘗反省過，只是同老太太一樣的口吻，『無論如何，總是要他好。』若是送了他進去，他被擁在羣兒之中，只佔到兩三尺見方的地位，不是一樣的禁錮麼？一課算數，三四五六地唱一陣；一課練身，舉手伸足地做一回，不是一樣的逼迫麼？」

「世間本沒有最好的事情；我不過說，送他進學校，總比現在好一點。照你這麼盡情批斥，怎

樣的路才是我們現在應當走的呢？」

「我的意思，不承認學校比我們的書房好一點，兩個正是等量地壞。較好的教育方法，世間或者已有人懂得，但不是我們。我們現在應當走的路，就在抱定不給損害的宗旨，消極地不教育。我們的教育止是給損害的教育呵！讓他自己去發展，自己去搜索，或者會有一點好處。可是，這個地步也不能做到，這是我不可消釋的苦悶！我們對於他的抱歉，我想就在這一點了。」明輝說罷，凝眸深思。他的夫人默然，腦際正體會他的語意。

定兒又奔了進來，手執一朵蓮花，臉上十分高興；他嚷道，「吳媽給我這個蓮花。你看，中心有小小的蓮房，有許多的鬚。告訴我，爲什麼有許多的鬚？」

明輝夫人見他還沒進書房去，催促道，「你乖的，趕緊進書房練習書法去。蓮花給吳媽藏着，待放了學再玩。」她非心願地說這兩句話，很露出做作的神態。

定兒的高興被掩沒了，轉身，倒提着蓮花，慢慢地掀簾出去。這時候明輝望着他寂寞的小的背形，悽然想道，「你若得早晚和貓兒蓮花做伴侶，便是你的幸福了！」

一九二二，五，一五。

小蜆的回家

廚刀剖開魚肚的事情，孩子看得慣了。他看清楚刀鋒到處，白的肚皮便破裂開來，臟腑隨即溢出；又看清楚向上一面那隻茫然瞪視的眼睛，一動不動；也看清楚尾巴的努力撥動，拍着砧板，表示最後的無力的抵抗。

他也嘗試了，蝦兒替代了魚，小錢是廚刀的代用品。要對分地剖開蝦的肚皮，本不是容易的事，更兼小錢沒有廚刀那麼鋒利。他於是改換方法，將蝦兒切成了幾段。這是勉強割斷的，斷處沒有刀切的那樣平準；只見幾小粒半透明的肉微微地顫動着。他慶幸成功似地說，「我也殺魚，我把他打了段了！」

我說，「你這樣，牠的母親在家裏哭了。叫牠怎能再回去見母親呢？」

「蝦兒也有母親麼？」孩子張大着烏黑有光的眼睛，好奇地問。

「你有母親，牠當然也有母親。什麼東西都有母親：蝦兒有，魚兒有，螃蟹有，螻蛄有，楊梅有，桃子有，荸薺有，甘蔗有。牠們的母親同你的母親一樣，非常喜歡牠們呢。」

孩子鬚髯被催眠了，沈靜籠罩着他，使他默不作聲。

「你想，蝦兒偶然出來游耍，是牠的母親叫牠出來的。她說，『你在水中玩得厭了，今天到陸上去走走罷。但是，要早點兒歸來，不要累我等待，使我焦心。』牠於是到了陸上；到了我們的籃子裏；到了你的手裏。現在，牠不能回去了。牠的母親等待牠不見到家，將要怎樣地難過？她要懊悔，叫牠出去游耍，反把牠丟了。她再沒有『好孩子，好寶貝』這麼叫，再沒有心愛的孩子抱在懷裏，一定會哭出許多眼淚來。你看，明天河裏的水要漲到齊岸了。」

孩子很不高興，頭向左略側，同情的憂愁的眼光看着我。

「你又想，牠被你切斷的時候將怎樣地難過？牠想念家裏的母親，從此不得再見，牠的心先破碎了。牠希望母親來救了牠，希望你放了牠，但是都不得成功！牠只得默默地遠遠地告訴牠的母親說，『母親呀，你叫我出來游耍，如今不得歸家了。我遇見了個凶狠的小孩子，他把我，你的好寶貝，殺死了！』你……」

孩子慄慄地流淚了，但不放聲哭，隨即側首，枕在我的臂上，面孔緊貼着我的身體。

隔了幾天，我攜着他的手從田岸上走去，將要到眠羊涇旁看小魚。他手裏玩弄着一個小蜆，剛才來的一個漁婦給他的。

兩旁田裏的油菜盡已刈去。泥土經農人翻轉，預備作稻田了。初出的粉蝶還很力弱，只在田岸旁的小紫花附近飛飛歇歇，引得孩子的脚步徐緩了。四望村樹雲物，都沈在清明靜穆的空翠裏。我想，「近，遠，這邊，那邊，都不像正有紛紜的人事在那裏爐水一般沸騰起來。這外象何等安恬呵！」

我們到了眠羊涇旁，孩子首先注意對岸的兩條小黃牛。這一條的還沒透角的額角，湊近那一條的，輕輕地互相摩擦。他們很舒服的樣子，徐徐闔眼，又徐徐張開來；面孔似乎作笑意。孩子說，「他們做什麼？」

我正代兩條小牛感受到肉體上的不可說的舒適，隨口答道，「他們相好呢。」

孩子忽然問，「要不要讓小蜆回去，看牠的母親？」他低頭看河水潛隱地流動，面上現出趣味

的笑容。他的小心裏不知正作什麼幼稚的玄想呢。

「很好，讓牠去看母親。」

河面發出一個輕悄的聲音「東」小蜆回家去了。

嗚聲

睡眠不得寧貼的，再沒過於懷中擁有嬰孩的母親了。獨對冷月的思婦，含淚闔眼的鏗夫，都要比她睡來寧貼得多。惟有她，髮髻滅沒了自己，竟不當睡眠作一回事。眼睛雖或闔着，有時也發出疲倦的齶聲，然而她的心神是永永清醒的。這清醒的心神凝一不雜，只守護着熟睡的嬰孩，嬰孩的一伸手，一轉側，沒有不感應似的立時覺察出來。不但如此，便是嬰孩的一切感覺，沒有什麼動作或其他報告於外的，她也自能覺察，如受了神秘的啓示。當嬰孩沒有放出飢餓的嗚聲時，她就給乳；當嬰孩將要張開疲倦的小眼時，她就擁抱得更緊貼一點。這樣，她的睡眠不成其爲睡眠了。

妻跌坐着，抱着新生的女嬰給乳了。昏黃的燈光透過蚊帳，她們倆就佔據在這渾熱的昏黃的方的空閒裏。這不知是什麼時候，細碎的鐘擺聲不能告訴我們時刻。約略聽得窗外有零零屑屑的雨點聲，但也不一定，細聽去卻沒有了。

女嬰吸了一會乳，忽然哭了，雖然有極短の間歇，聲音卻很激越。妻輕輕地拍着她的小身軀，

隨發柔美的睡夢似的嗚聲。但是沒有效果，女嬰的嗚聲依然不止，而且有點沙啞無力了。

我想：今夜妻已坐起了好幾回。她的心神固然永永清醒着，她的身軀總該得一點睡眠；不然，更使心神沒有安適的住宅了。現在女嬰的嗚哭不會一時便歇，要她熟眠當然更長久一點，妻的身軀的睡眠不將無望了麼？

我想着，便起來將女嬰接了過來。同時叮囑妻躺下去睡，全沒經心地睡；我自會抱她，嗚她，待她止了哭，熟睡了，更會擁着她。有幾夜我們也曾這麼做，不是第一次了。所以妻就側身躺下，散亂的頭髮蓋着她尚未恢復的蒼白的左頰，入睡了。

到了我的牀上，我靠着枕頭，半躺地坐着。女嬰的嗚聲弛緩而輕微了。她的不甚張開的眼睛，有點不成滴的淚痕，似乎瞪視着我。豐肉的兩頰，掣起的可愛的小嘴唇，雖然二十多天內看得慣了，只覺得滿蘊蓄着新鮮而有希望的意思；便在暈黯的燈光裏，我的倦眼仍不厭地看着她。我也同妻的樣子輕輕地拍着她的小身軀，還發出粗劣而不中節的倦怠的嗚聲。這樣的不知經了多少時間，她的嗚聲不聽見了。

女嬰向我開口了，這是這樣的：她不僅是她，也就是人間無量數的子女學童們。我聽了她的說話，同時也聽到人間無量數的子女學童們的說話。我不僅是我，也就是人間無量數的父母教師們。我在聽着，人間無量數的父母教師們也在聽着。她和我都變化了，一個就是衆多，衆多就是一個。但是我絕不覺得這事有點奇怪，只覺情形本來如此，所以當時並沒有想什麼。

她沒有開口之前，舉起小拳頭向我作打擊的形勢，眼睛張得很大，放射出憤怒的光。語聲從她的小嘴裏發出，很有威嚴的，使我懷然。她說：「你這麼拍我，嗚我，在你以爲是愛我；如其不作深思，我也可以承認你是愛我。但是，你終究是我的唯一的仇敵！」

「這多麼足以驚怪，突然指我們是他們的唯一的仇敵！既然愛了，爲什麼又是仇敵呢？」這時候我覺得「我」和「我們」竟是意義相同，可以隨便應用的兩個代名詞了；而「她」和「他們」「你」和「你們」也是一樣。我心裏雖然驚怪，卻並不開口質問，爲的什麼，我自己也不明白。

「你們試想，你們所謂愛我們的，有多少意思？不如確切一點說，這是你們自己的遊戲和消遣。先問你們：你們曾爲我們的身體着想而尋求過適宜的保育方法麼？你們曾爲我們的智慧着

想而給與過有味的恩物玩具麼？你們曾爲我們特設過一種好的境界麼？你們曾爲我們講誦過一些好的話語麼？你們曾應着我們所需要而授付過麼？你們曾檢着我們的危害而防遏過麼？總之，你們曾真個爲我們盡過一點心麼？」

我只是不開口。她的——也可以說他們的——臉上顯露鄙夷和嘲諷的神情，接着說，「爲什麼不開口？答不出來麼？想起了的確沒有過，不好意思開口麼？看着你們的羞慚的眼光，知道後面一句給我們說中了。真個沒有過，卻還自以爲愛我們！這等膚殼的愛值得什麼呢？」

「你們只是遊戲和消遣罷了！不管是什麼東西，你們高興的時候，便是黏韌難化，也同玩弄貓狗一般地給我們喫了。我們所需要的養料，或者反不給，因爲你們覺得沒意思。不管是什麼衣物，你們以爲可以裝飾你們的小玩物的，便是笨重累贅，也給我們穿戴了。我們所需的輕暖的服飾，或者反不給，因爲你們不歡喜。你們窮苦的，給喫則有一頓沒一頓，給穿則掩了下身不蓋上體。黑暗的滿積灰塵的屋角裏，我們被掉棄一般在那裏蜷着。臭蟲蚤蝨繁殖着的草鋪上，我們被施捨一般在那裏躺着。這就是你們的保育方法了。」

「你們中間，有些同牛馬一般，肩背上負着不堪的工作，要我們幫一點忙，便將笨重可怕的工具，授與我們嫩弱無力的小手，叫我們也照樣地工作起來。有些讀慣了你們的書本，看慣了你們的畫幅，要我們也嘗一點你們的趣味，便將那些書本畫幅授與我們，叫我們也照樣地讀看起來。你們歡喜賭博，當贏了錢非常樂意的時候，就給與一副紙牌，叫我們也這麼玩去。你們歡喜參拜神佛，當參拜罷畢，信心堅絕的時候，就給與一個蒲團，叫我們也多多地拜幾拜。這就是你們所給與的恩物玩具了！」

「空曠的原野，你們以爲是野蠻人居處的地方。葱綠的樹林裏，你們說藏着老虎。小刀小斧小錐小鑿是下流的木匠的傢伙；顏色鉛粉也用不到，又不要當什麼畫小照的窮畫工；你們是常常這麼說的。你們要將你們的小玩物弄成個斯文和高貴的東西，所以把我們藏在方正而簡單的廳室庭院裏。你們的院子和校庭，乾淨到一無所有。你們的屋室和課堂裏，方方的桌子，方方的椅子，不小心就會撞破了頭，使我們不敢奔跑。你們窮苦的，又何嘗不希望有這等方正簡單的廳室庭院，將我們畜養在裏邊；不過是做不到！可是，你們的家又太過隘窄雜亂了，粥鍋，便器，草席，桌

機，等等東西只將我們擠，將我們擠到了門外。於是我們只有在泥塗的水浸的風揚的沙飛的街上打滾。這就是你們給與我們的境界！

「你們又何嘗同我們談過話！你們堅信小玩物不是你們的談話的伴侶，你們自有你們的高尚而有意義的思想，不是我們所能懂得的。你們勞作的，自己當機器還來不及，自然也不同我們談話。只是當你們快活的時候，『小寶貝』『小心肝』地叫一陣；不爽快的時候，『可厭的東西！』『我要打了！』快給我滾開！』地罵一回。這使我們不能想一個清楚的念頭，說一句完全的話，因為這些都要談話做一個鎖鑰的，而你們對我們僅有的談話，只有歡叫和怒罵！

「感謝你們，特標出極重大的題目，像煞有介事地，教育我們了。你們保存着古昔傳下的記憶，相信這完全是好的，因為合着你們的脾胃；就將全部分授付與我們，還希望我們也照樣地授付下去。我們會否向你們需要這個，會否感激你們的授付，你們卻全不問詢。你們自有你們的模型，我們是爛泥，要製造供玩耍的泥人兒，只將爛泥往模型裏撒就是了。你們是這樣地教育！

「你們自身患了不可拔的惡病，卻不經意地把我們生了下來，於是我們被冤屈着，也患着

惡病了。外間疫病流行的時候，你們卻如無其事，帶着我們向病菌飛舞的場中亂走，於是我們被傳染着，性命危險了。我們的學齡到屆了，你們卻隨隨便便，送進不論怎樣的一個學校。我們的稟習萌芽了，你們卻從旁讚揚，說你們的小玩物乖覺。你們是怎樣地不當心！

「總之，你們起勁起來，便想起我們，照着自己的意思，取出來作弄一番，正像貓兒弄垂死的老鼠當遊戲，老太太用骨牌打五關做消遣。你們若是不起勁，沒工夫，就同沒有我們一樣，我們被擱在一旁，不能在你們的心意中佔到百分之一的地位。」

「你們究竟真個爲我們盡過一點心麼？一點，只要有一點，我們就承認你們有真愛我們的根苗了。但是，這一點在那裏！」

她的——他們的——面容轉而爲慘厲，聲音帶着悽楚了。我只是醉迷迷地聽，不想開口。

「我們是要不停地進行，向將來走去的。這將來雖然尚在前方，但我們可以豫測，那邊全是慘酷的遭遇了。我們固然要奮發自己的能力，和那些慘酷的遭遇鬪爭。不過我們已經做了你們的玩物，你們的消遣品；我們已經被損害了。鬪爭的效果怎樣，正難說定呢！」

「你們聽着：我們的身體將脆弱而多病！我們的情感將淡漠而無所屬！我們的思想將拘繫而不得自由！我們將無所有，無所能！我們將微小如沙粒，卑弱如蚯蚓！這都是你們的賞賜！你們究竟會愛我們麼？」

「我們不曾請求你們做父母做教師呵！你們既然不自謙地做了，愛我們就是你們的責任。你們卻不能愛！不能愛也罷了，退一步說，總當不給我們損害。你們偏又隨時隨處給我們損害！我們不是我們的仇敵麼？」

「我們不願有虛幻的奢侈的希望——希求你們的愛，只欲拒絕你們的將我們作遊戲和消遣，就是你們自以為愛我們的。至於我們，也決不能愛你們，因為我們沒有受到你們一點的好處，你們是我們的不與幫助而反加損害的唯一的仇敵！」她說着，哀哀憤憤地哭了，我聽見他們哀哀憤憤地哭了。

妻的不眠的心神感應着女嬰的哭聲，半身爬起來，揭開了蚊帳喊我。我於是醒了，聽得疏的兩點敲着白鐵水落的寂寞的聲響。女嬰在我的臂彎裏，愁苦的臉唬着，小臂膊用力舞動，手握着

小拳頭。

妻迷蜜地溫語道，「我的心肝，到你媽媽的懷裏來罷！」

我起身抱女嬰給她，心中迷惘地想，「不要媽媽爸爸，且求免得做她的仇敵罷！」

一九二二，五，二三。

火 災

女孩的誕生到今足有七個月了。她已能極清楚地發出「媽」這聲音，當她感到什麼不滿的時候，她又能夠獨自坐着，不用扶護或依倚。她能笑得很熱烈，能用小手抓眼前的東西，能注視活動或有色彩的品物。

可是她最難感到被抱的舒適。或是她的母親，她的祖母，或是女傭，或是我，有時抱到手裏，她便輕輕舞動四肢，瑣碎而低微地噓着。我們自以為十分當心了，因她的噓哭更換個抱法，但不能够便收效驗。我們都以抱她為最難的功課。

關於抱她的故事，不能不想起我友言信君。他到我的鄉間的第二次，先一日從上海寄信來，豫告那切盼的再見快逢到了。我同他第一次來時一樣，明晚便趕到船埠去等候。嗚嗚的汽笛聲聽見了，小汽船的煙囪望見了，我的心裏只覺有點熱鬧。汽船後面拖着一艘「常熟快」船頭上擠地站着十幾個人。有一個穿白衣褲的，舉起了白帽子只是招。這人的面目雖然還認不大清楚，我的手不禁也舉了起來只是招了。

船泊了岸，言信君最先離船，緊緊握着我的手。我覺得他的手很冷。他上下唇的鬚子長到三四分，臉色乾枯而黝黑，大有蒼老之氣。他的褲子沾了好些的泥，皺紋也不少。

到了家裏，我的妻去豫備茶水，就將女孩給我抱着。言信君深玄的目光注視着她，粗大的手撫摩她柔髮稀疏的頭頂，道：「這就是我們的小姑娘，我們的寶貝！」他認識他想望中的小女孩了。

女孩在我的抱持中不大安定，身體時時翻動，似欲脫離而去的樣子；又發出一兩聲急促的嗚聲。言信君便把她接了去，圍轉左臂使她周身貼服地躺在上面，上膊恰枕着她的頭；右手輕輕地拍她的肩膀。他柔蜜地說：「我們抱持她，要使她全身都感到甜美。尤其要將整個的心傾注於她，使她的小心靈十分安慰，鬚髮包在一個快樂的網裏。我們對她的心如其少傾注一分，她立刻能夠覺察。於是她因求慰而嗚哭了。」

我起一種奇異的想念：言信君這麼說話，這麼側着頭將自己的面孔緊貼女孩的面孔，都含着女性的美，假若單看他這樣一個人，很難信他會有那樣的舉措。

女孩果真很安靜了。言信君目光低垂，注定她微倦的雙眼。他只是不語，在室中踱着，發出寂

寞的足音。

女孩在樓上跟她母親睡了。醒來索乳，不免有些嗚嗚的聲音。言信君端着燈火，側首枕在桌上，說，「我們的小姑娘睡醒了。」

我說，「你也睡罷，行路勞頓，須得早點休息。」

「這算什麼勞頓！我現在不想休息。」他說着，豎起頭來，兩手按住散亂的頭髮。停了一會，他又說，「我現在很興奮，你不知道我的生活全在這興奮之中。不僅是我，我們那裏的人差不多全是這樣。因為要求興奮，所以歡迎激刺。譬如將飲食來比，我們不想喫飯喫麵喝甜湯，卻歡迎辣椒，臭蒜，燒酒和鴉片。陳舊了的力量漸漸薄弱，難以引起強度的興奮，故而我們更願意不絕地感受新的激刺。你要了解我們，須首先明白這一點。」

「哦！我細細玩味他所說的，覺得出乎意料。隨着又說，「你們那裏的人全是這樣麼？」

「怎麼不是！我們那裏是土匪的產地。人家以為土匪的唯一的欲望是錢財，是糧食。誰知那

些只能居於副貳的地位，主要的還在獵取一種劇烈的刺激。他們肩着鎗在路上走，看見農人在田裏種麥，忽然高興，便一鎗把農人打死。他們走過一個寨集，忽然高興，便放起火來。他們不一定要劫財物，奪衣服，這麼做了，揚長自去；因為他們已滿足了受刺激的欲望了。」

我聽了只覺詫異，這似乎神話裏的事實，竟會發現在言信君的家鄉。這種情景不可設想，杳渺而浮散，凝結不成一個想像；正如許多未曾經歷的事實團結不成一個夢。

「農民呢，也覺得種田的事太平淡了，當着鋤頭便有點懶倦。他們很高興守寨；因為逢到守寨，總是與土匪對敵，於是他們可以放鎗了。即如我的弟弟，此刻定在家裏擦鎗管呢。」

「你回去之後怎樣？」

「我也歡喜放鎗，不爲別的，只爲放鎗能引起強度的興奮。我告訴你，生活在興奮之中的人實在與瘋子無異。前年我住在省城裏，就得了這個綽號。在我的家鄉裏，共認爲瘋子的與老人孺子一樣地衆多。我的姑母就是個瘋子。還有我的一個同學，他眼看父母弟妻被土匪殺了，自己肩上了三刀卻沒有死；從醫院裏醫好了刀創出來，早已成爲一個瘋子。就是我，省城裏人贈以瘋

子的綽號，也非常確當。我可以作一個譬喻：一個人受了猛烈的火烙，在身體上留下個可怕的斑痕；以後只消撫摩到或者看到這個斑痕，當時一切被烙的慘狀就完全涌現於心目中。這怎能叫人不要成爲瘋子！怎能叫人不要只求在興奮之中生活！

「何以轉變到這樣呢？」我聽得有點呆了，心裏這麼想，嘴裏便說了出來。

「這真如一場大火災，人的心就是引火的材料！起火之期遠在不知多少年前，現在蔓延得周遍了，什麼窮鄉僻壤的男女老幼的心裏都然燒起來了！」言信君的右臂平舉，手掌徐徐移過，表示周遍的意思。他的眼睛放出可怕的光；語音悽悄，含有神祕的意味。我髣髴坐在一位古怪的豫言家的面前，當此夜深人靜，頗有點懷然的感覺。

我忽想起這意思，便說：「這樣的大火災，很值得教人家知道。外間知道的很少呢——就是我，怎知道你那裏有這麼猛烈的人心的大火災。你把牠寫出來罷，便是一煙一燄，都有相當的價值。」

言信君合掌，手指交互，雙目下視，似乎祈禱的樣子，說：「火災，火災，是我回去之後唯一的工

作了！外間人不管，我總逐篇寄給你看。」他因我幾句話的新激刺，引起了強度的興奮了。

言信君住了兩天，他要走了，他渴念他的母親以及家鄉的一切。這早晨下着急雨，我們留他待雨止了再走。他說，「雨的河上也新鮮，不如走罷。我們再見很容易，說不定下半年就來。現在我們分別罷。」他辭了我的一家人，悄然便走，一手插在褲袋裏，一手拿着白帽子。我沒什麼可說，跟在背後送他。

這一天沒有開出的小汽船，他只能乘航船走。我們到航船埠，衣裳給雨沾溼了，——很奇怪。我和我的一家人都不曾想起帶雨繖這回事。他催我馬上回去，一壁鑽入那低矮而黑暗的艙裏。我從篷側方孔中望進去，約略看見白衣服的背形在那裏移動，知他正在選定坐位。舟子的篙舉起了，在岸旁一點，船便離了岸。我向那一方白衣服的背形說，「再會！」可是被雨聲蓋住了，一點沒有影響。搖不到二三十櫓，那船已穿過橋洞，又轉彎去了。橋洞外一白迷濛，再不見別的，我於是冒着雨踱回去。

六七天後，他的信來了，是從開封發的；因為民匪相持，道路阻梗，他只能淹留在開封。信裏說：「我畢竟不能回家。我不明白自己的心象，天天在麻醉之中。」又說：「道路傳言，家鄉附近的縣城被燒後，在一道街中拖出死屍二千餘條。『票子』拉走二千餘，少數得歸，大半死卻。」

言信君的豫言現在應驗了，由人心的火災引來了一場真實的大火災。像我生長在江南的人，聽到這等消息只有驚怕。望着來信，似乎正在那裏噴煙吐燄，也不大敢重行細看。

以後他繼續來信。在途中當然不能有桌子，有硯臺，只用鉛筆模糊地寫着，我仔細辨認才能讀下，有幾個字終於揣詳不出。因此，知道他與兩個人結伴同行。他們全不曉得前途的情形，田間沒有一個農夫，寨都閉着門，不能進去，有時看見大隊馬步在遠處衝過，便是土匪。忽然背後的寨裏放起礮來了，前面不知什麼地方也發出連續的鎗聲。他們只得坐在坑中，聽一夜的鎗礮聲；鬚守歲。明天再走，只遇見了一個帶着兩個小孩子的女乞丐，她將要逃進附近的寨中去。他們繞着村外的高梁田走，礮聲隆隆地響着，彼此的面都發白了。言信君說他時時想着不該回家，但是他實在要回家了。

走到離家十數里地的時候，遇見許多隊伍從前面來，說向西一步也不能走了。他們也看見山上有許多肩鎗的人散處着。但是他們不管，用小衫蒙着頭，運動着兩腿只向前奔……萬幸竟到家了！

百里之中只有他們一個寨尚在守着。寨內的人滿滿的，幾乎連走步的地方都沒有，大家防着敵人的來攻。

言信君說，他的父親很強健，同他一樣，過那歡迎激刺的生活，整天整夜在寨上，同人興奮地談話。他的弟弟天天擦鎗，他的母親和小孩子都好，都有勁地講着寨上防禦的事。獨有他的夫人不受外象的搖動，很冷靜地整理她的家務。

他遇見的人都將他們所經歷的悲哀的故事告訴他，——隨着人家的習慣，用這悲哀兩字，實在那些故事不是這兩字所能形容了。但是他沒心去聽。

他那裏好久不雨，秋禾快壞，天天刮着黃灰。活着的人都起了迷信，傳謠開來。不知由何而來的金鐘罩，說不怕洋鎗，洋鎗的子彈不能進肉。於是那裏的人十之八九都吞起朱砂符來。言信君

說，這火災方興未艾，或者就有個更痛快的然燒在後頭。

我從多封信中知道了這些可怕的事實；但懸懸的心總算得了個着落，言信君已到家裏了。遙想他當在開始他的工作，將那大火災的一煙一燄保留下來。我天天盼望總題爲火災的文篇從郵差的手中送到。

火災只是不來，連信也沒有。從報紙上打聽消息，常看見言信君那裏匪亂熾盛的記載。這不免引起我的疑懼；又時時自爲駁斥，疑既無謂，懼復何必。郵差每天走進門，有幾天並且要來兩三回，但總是送到別人的信，不是言信君的。

差不多兩個月後，出乎意料之外，竟收到一封言信君的信。這信在路上着了潮，框線的紅色滲了開來，而且轉爲淡淡的。歪斜而乾枯的字跡，不待細認下首寄書人的姓名，我已知道是誰寫的了。

他信中說患了一場惡性的瘧疾。病劇的時候，神志昏迷不醒，全不曉得。病勢略退，便念着我

和我的家。但是苦不成像。他只想到我家客室那個小門內外；想出門外，又想入門裏，他的昏亂的腦袋中這樣反三復四地變轉着。至於我，我的母親，我的妻，我的大兒和女孩，以及我家的女傭，諸人的面孔和情緒，他一點不能想到。

他又說他的病仍然不好，形神已損害得不堪了。大概也不能出外作事。

他又說最近土匪只在夜間攻擊了一回。守寨的人也老練得很。未經收藏的麥子落在地上，此刻下了雨，遍地都是麥苗。至於田裏，早先因乾旱不能種，到今時節已過，雨又連綿不止。來年的麥收，已在失望之中。

他末後說他再不想寫什麼了，這一場病使他一點心思也沒有。

我悵然沈思：這於他是何等的轉變！前此他生活在興奮之中，今後將生活在那裏！火災的不遽出世，又豈僅是我的失望！

妻抱着女孩走近我，急切地說：「言信君怎麼了？」她隨手接了信去自看。

大兒聽着他的母親說言信君，引起有味的回憶。他嬌婉地說：「言信君第一次來時，帶着一

籃的枇杷，香蕉，桃子，罐頭裝着的牛乳和罐頭裝着的葡萄呢。」

女孩忽然號哭起來，兩手和頭顱動搖着，表示她的不快。這使我立刻想起言信君的話。她的母親正在看信，不將整個的心傾注於她；於是她馬上覺察，因求慰而號哭了。

一九二二，一二，二。

小銅匠

陸根元跟着六七個同學被先生帶進高等小學裏，覺得與平日有點兩樣，周身不大舒服，但是形容不出。高等小學裏的學生圍着相看，都放出好奇的目光。根元只想什麼地方有個洞，自己隱藏在那裏，不給他們這麼看着。然而那裏有個洞呢？只有惘然站在那裏，無聊地四顧。繼而微微覺得那些目光裏更含有高贵的意思，再也不將他容納進去，他於是深切地感到失望與孤寂了。

他看那高等小學裏的運動場也十分可怪，廣漠到難以言說。他站在廊下望對面的圍牆，低矮且渺茫，他想總有兩三里的距離吧。許多學生在場中踢毬，足尖着毬身，那毬突然升騰空際。空洞的音響散布開來，似乎一切都有點震動。他覺得自己的微小，飄飄然幾乎沒有重量，差不多不能穩定地站着。

幸而他的先生便來招他，一同見那高等小學的先生去。

他的先生平時穿着藍布的大褂，今天卻換了一件新的深藍紡綢的，還加上一件玄紗的馬褂；兩衣上縱橫的褶紋十分清楚，可知被擱在箱子裏的時候多了。先生舉步時，頭向前微俯；臉部

的肌肉很寬弛，上脣皮很短，露出深黃的牙齒，髻髮不絕地在那裏微笑。不論是誰，總說他是個謙恭不過的人。今天他特意表出他的謙恭，當然立刻使人家覺察了。他帶了自己的幾個學生走進高等小學的辦事室，與室中人相見後，便被讓坐在靠窗的椅子上。他只坐着椅子的一角，上體向前；用兩手支在膝上，才坐穩了。他和婉且謹慎地說道：「敝校只有這幾個畢業生。論他們的程度，十分慚愧，大概够不上升入貴校。但是叫他們就此習業，未免太早計了。留在家裏，又恐怕蕩散了身體。我這麼想着，便親自到各家去勸說，讓他們的孩子升學。希望諸位先生鑒諒這一點意思，收容了他們罷！但是，太勞費諸位的精神了。」說罷，他的頭俯得更低，上體前屈，算是鞠躬。

一位頭髮梳得很光，戴着玳瑁邊圓眼鏡的先生隨意答說：「他們在本校念書就是了。但是，停一會有個試驗，請關照他們等着。」

「是，是，」根元的先生連忙答應，髻髮屬僚受了上司的命令。

那一天根元的先生到根元家裏，根元的母親正在劈竹作洗帚。這是她每天的功課；一息不停地劈着，可賺三百錢光景。買一點米，買幾塊豆腐，一家人勉強得以過去。那個鎮上，靠這種手工

藝爲生的不下五十家呢。至於根元的父親，他從不問米鹽的事，只在賭場裏看着骨牌和銀錢；若逢飯時在家，當然也要吞下兩三盃飯。

先生坐定在小竹椅上，便陳述他的來意。憤慨照例是中年人的事，況兼根元的母親的生活不是優良的，她便回答道，「不要見怪，先生，讀書不是我們的事。你看我們的飯米要這麼一刀一刀劈出來，還升什麼學！不比他們大戶，飯米有佃戶送來，銀錢有管帳先生送來，一切都不用擔心。孩子們空着沒事，才去讀書，將來做官。」她說着，手中屢屢換取竹片來劈，不肯荒廢一點工夫。

先生覺得有點無聊，但愛好學生的心鼓起他再說的勇氣。「根元現在所學這一點，實在不夠用。升了學，再畢了業，他能耐加增了，定可以幫助你不少。越是境況苦，越是要升學，前途才有把握呢。——難道已找到一種職業豫備叫他去學習麼？」他自喜遊說的技術這麼高妙，說罷，堆着笑臉，候她的回答。

她由憤慨而憂愁了；才停了刀，悄然說道，「還沒有呢！託過隔壁張先生，不論什麼業，只要給飯喫，學得到一點本領，我們便願意。張先生熟識的人多，面子又大，總能夠照顧我們這一點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不妨先升了學，免得在家裏等待，蕩散了身體。」張先生那邊有了消息，再離開學校，並不嫌晚。至於學費，可以同以前一樣，辦個全免。」

她才覺得無可無不可，重又工作着，說道：「那麼隨先生的意罷。」根元因此得與幾個同學同進高等小學的門。

此刻根元相着那位頭髮梳得很光，戴着玳瑁邊圓眼鏡的先生，見他受先生的十分的敬禮，只覺得害怕。更看其他不認識的先生們，個個有種異樣的威嚴，他非常不好過，鬚鬚周身在那裏壓迫攏來。

根元有三四天不到學校了。級任先生點名時偶然問起，有幾個他的鄰居的學生答說：「他的母親死了。」級任先生隨起種浮盪無着的傷感。雖然根元進校還不到一個月，他的母親平時怎樣對他，不得而知，但是兒子與母親的死別總是可悲的。

第二課正開始，根元推開了室門走進來。他穿着一件寬大的白布長衫，上邊很有些油污的

痕跡；白帶束着，束處成難看的皺褶；然而依舊嫌長，下緣只是在地上掃。他掩上了門，雙手下垂，便隱藏在長而寬的衣袖裏。當他向先生行了禮，走向他的坐席時，中空的衣袖口輕輕拂動，正像街上走過的道士。這使全堂的同學覺得有趣而低笑了。那笑聲普遍而驟止，髣髴初秋的晴天突然灑一陣從雲中吹來的細雨。

根元的無表情的臉面與往日一樣；只瞪視着前方，口略張開，顴頰微泛紅暈，這就是他被笑的羞媿了。全堂的同學端相着他的臉面和白衣。他覺得四圍全是眼光，於是更爲惘然了。

「你的母親死了？」級任先生憂愁地問。

「死了，」根元很平淡地回答，似乎講起的是不知誰何的母親。

「患的什麼病？」

「不知道，」根元愚蠢地搖着頭。他覺得這差不多被考問功課，怯懦的心使他的頭低着；慢又輕續說道：「只聽她說不好過，在牀上躺了兩天，便死了。」

「葬了麼？」

「葬在周家場的墳堆中。」

「家中什麼人守着？」

「鎖着。」他的手在衣襟那邊按了一按，又說：「父親出去了，鎖鑰在我的袋裏。」

級任先生無可再問，望着根元只是出神。他想：根元這麼蠢然無知，唯一的母親離他而去了，他還是絕不傷心，這正是種更深切的悲哀。牠織成個緻密的網把他網住了，雖然他不自覺察，但已終身不能掙脫。倘若有一天，他忽然覺察自身早給悲哀的網網住了，又將怎樣地心碎呢！

全堂的同學聽着兩人的問答，不知道裏邊含着什麼悲哀，單覺鎖着門到學校，袋裏藏着鎖鑰，是件有味而可念的事。先生不問了，根元也不答了，他們便繼續做他們的功課。

此後根元照常到學校。他的功課做得很不好，叫他講書，不要說了解意義，連一句完全的短句也說不出來；作文簿上只見死蒼蠅似的一行行模糊的字跡，難得有一兩句被先生保留着。全校的教師都說他是低能兒，難以教導。尤其是教算術的田先生，因他練習演算沒有一回算得準，頗有點憤憤。他曾指着根元的額角說：「你這麼笨，今生學不會算術了！到學校裏來也無謂，希望

「你不要來罷！」

幸而過了重陽以後，根元不到學校了。他那個坐席從此空着，明年春季，一個插班生把牠佔了。

這一天學校裏整理房屋，豫備暑假後的開學。有幾處門窗的旋手和窗鉤已經損壞了，須喚個銅匠來重行裝過。被喚來的銅匠便是根元。他穿着破舊的青夏布衫，褲管卷到膝上，赤足拖着草鞋，正和平常的小工匠一模一樣。他的臉很髒，全蒙着銅污；手裏拿着鐵椎鏗子等工具。

他見了學校裏的諸位先生，都叫一聲，與其他工人招呼他們的僱主一樣，漠然而少有情意。羞媿和怯懦現在與他遠離了，他不復瞪視着前方，口略張開，顴頰微泛紅暈，也不復低着頭。他單簡的臉上似乎微笑着，不等先生們答應，便走了過去。

他工作了兩三點鐘工夫，應行修理的門窗都弄好了。他用髒黑的手拭了臉上的汗，帶着工具自去。

這真是件細微的事情，但感動了田先生的心。晚上他同幾個同事在運動場中乘涼，忽然拍着葵扇說道：「我們不如那個銅匠，不如那個銅匠！」

一個同事正在記認天上的星座，聽他突然說這沒來由的話，問道：「什麼？」

「陸根元這孩子，我們都說他是個低能兒。我們用盡了方法，總不能鑿開他的渾沌的竅。誰知他學銅匠倒有點近情！今天到這里來作工，幾扇門窗上就留着他的手澤了。」

根元的級任先生坐得較遠，在一帶短籬旁邊，籬上蔓延着蔦蘿，在星光中現出朦朧的影。他聽田先生說着，便表示自己的意見：「用盡了方法麼？這還不能說。像根元這一類的孩子，我們不能使他們受一點影響，不如說因為我們不會知道關於他們的一切。我們與他們，差不多站在兩個國度裏，中間阻隔着一座高且厚的牆。彼此絕不相通，叫我們怎能教得他們好呢！」

田先生不免起了一些譏諷的意思，緊接着說：「你先生何不把這座牆打破了？」說罷，大家默然。他覺得無聊，便又說：「我以爲我們與他們的中間並沒有什麼牆，只是我們所用的教法太柔弱無力了。根元的師父銅匠王三，鎮上人都叫他爛醉鬼；但是他教徒弟偏不爛醉。他不問怎樣，不

聽他的說話就是打！這才使徒弟有個懼怕，不敢不用一點心。我們命令學生有他命令徒弟那樣有效麼？我們也能照他那樣做就好了，可惜是不能！

「這就根本懷疑了！」級任先生失望地說。

田先生不回答。但是他心中想着：「誠然，對於教育早就根本懷疑了。學生如能同藝徒一樣，因懼怕先生的責打而絕對服從先生的命令，那多少好呢。當那樣的先生才覺得有效而多趣；像現在，算什麼呢！」

他望着運動場中夏夜的幽景，又想：「如其自己就是銅匠王三，此刻不在窄隘的小鋪子裏，湊着昏暈的煤油燈工作，便在酒氣薰人的酒店裏靠着牆壁醉倒了。總之，決不會在這夜景清鮮的運動場中乘涼。」想到這裏，他又覺得當學校教師究竟還有些意思。

一九二二，一二，一〇。

兩樣

若樟若榆兩個孩子被送到外祖母那裏去了；才生了一周歲的若楓飽吸了一頓乳，由傭婦抱着，到鄰家去玩。家裏便覺靜寂，而且有點空虛。南而來的陽光平鋪地上，默默然似乎永不再動的樣子；庭中一棵石榴剛開着兩三朵花，葉子微微搖曳，但不覺得有什麼風。

偉如從椅子上起立，催促他的夫人道：「我們走罷。」他的態度不大自然，只是整理着衣襟。

「真的去麼？」他的夫人遲疑地問，但顯出希望的笑容。她的臉面有點憔悴，蒼白且被着很細的皺紋；眼睛深深的，似乎很乾枯，少有流轉靈妙的姿致。

「當然真的去，」偉如柔蜜地說。「況且孩子們都去了。這不是我們特意要造成這機會麼？」
「我這裙子太難看了，不要去罷，」她覺得憂愁了。

「這有什麼要緊！」偉如緊接着說。「我們一同出遊，原要得一點新鮮的深濃的趣味。人家的衣式怎樣，我們的是否與他們的相同，都可以不管；我們只要得到趣味就滿足了。」

她聽了這鼓勵的話還是憂愁着，說：「話雖這麼說，衣式違時，總覺得不大好。」

「我們雙雙出遊，正是絕大的驕傲，比時式的衣裙榮耀得多呢。我心裏這麼想着，你未必不這麼想吧？」

她才不再說別的，匆遽地走到偉如面前，說：「那麼，我們走罷。」

偉如戴上一頂轉成黃色的硬草帽。她提着個白緞的錢袋，却是很新的，上面紅綫繡着折枝的桃花。這就是出遊的準備了。不期然而然，彼此並肩站着，四目對視，只不動身。約有半分鐘的工夫，偉如覺得沒有意思，先舉足向外邊走。她也就跟在後頭。

他們倆結婚已歷八九年了。兩人的性情雖不盡相同，但能夠互相了解，所以很是愛着。最初的一年差不多一個甜美的夢，只覺軟軟的，溫溫的，此外很難形容出來。過後回想，也只覺牠是很可戀念的，別的便說不大出了。

第二年上，若樟便出生了。隔了四年，生了若榆。去年的這個時令，又來了若楓。她繼續不斷地盡母親的心，慈愛且周密，撫摩着孩子只是迷迷地笑。她常向偉如這麼說：「他們是寶貝，他們是我們的寶貝。」但是，有些時候她想起不能自由做一點事，什麼總被孩子們牽絆住，或者照見面

容的憔悴，或者感覺精力的疲勞，便也傷感起來，歎道：「差不多全付與他們了！這個我，早已毀滅了！」

偉如當然也愛着孩子們。但是矛盾的心情時萌生，又覺得他們於他不利。他們固然不致故意做他的仇敵，而實際上卻使他的夫人離開他一點。他也明白，心情是決不會離開的，所謂離開，只是形迹罷了。不過形迹的離開也就擔當不住。有時他同夫人談話，正是兩心融合，忽然孩子們「母親母親」地鬧着，談話便中止了；或者從外面歸家，懷着很多的意思要向夫人傾訴，而她正忙着大兒的衣著，二兒的喫食，末了陪着若楓先睡了，他所要說的話終於埋藏在肚裏過了夜。那些時他便感到一種無形而強烈的壓迫，只有對着孩子們默默歎道：「你們是侵掠者，可憐我的被侵掠呵！」

他在那裏默歎，面貌就沈鬱起來。他的夫人偶然覺察了，切心地問道：「你有什麼不快意的事了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，」他掩飾地回答；但臉上還是沈鬱着，沒有掩飾得來。

「你要告訴我，切不要隱藏着獨自愁悶！你試想，你應該將真的心情向我瞞着麼？」

他的良心告訴他這實在不應該，便頹喪地說，「我告訴你。我覺得我們變了，我們有點兒離開！」

他立刻覺得這話太不明瞭，恐怕引起她的誤會，使她傷心起來，便急自辯正道，「這不是說我們的心情，你要曉得。我們的心情是永永融合，決不變更的。我只說我們的形迹有點兒離開罷了。」

「全然沒有這回事，」她以為他這話出乎意料。「你從什麼地方見到這個呢？」

「沒有麼？」他沈思着說。「也許沒有。不過我的幻覺，總覺以前那樣兩體而一體的，現在已離開而竟成兩體了。」

她有點悽然，聲音輕微且顫着，說，「爲了什麼呢？難道我有不意的過誤麼？」

「不，決不！」他又着急了。「我自己剖析起來，大概爲着孩子們將你佔有了之故。」

這使她笑起來了，隨即以慈母的溫顏慰他道，「這算什麼，也值得快快麼！你與孩子們爭這

一點，真同他們一般見識了。我們自有我們的情愛，豈是他們所能侵佔的？」

他凝視着她的臉，髮髻有種奇妙的溫氣將他包裹得緊緊，心裏酸酸的，淚便滴了下來。即捧着她的臉說，「我深信他們不能侵佔的。剛才所說，只是失當的疑慮罷了。」說着，他自己的臉便貼了上去。

但是，過了不多久，他重又感覺那個並不是失當的疑慮，卻是真切的實際。於是重又默歎起來，臉上重又沈鬱着。

外邊有什麼有趣的集會，如音樂會運動會美術會之類，或當山林園場有什麼應時的佳景，他總向她說，「我們一同去玩賞一回罷。」

她的回答總是那句話：「我想不去了，那個也沒有什麼趣味。」

「你總是一點興致也沒有。還沒有去，怎麼知道沒有什麼趣味呢？」

她受了輕輕的責備，引起了潛在的傷感，悽然說，「我也知道那個有趣味，但是大的小的繩牽着我的身體，怎能自由地玩賞去呢！」

他聽了這話，周身如突然通着電流，有種酸麻的感覺，只是說不出話來。當然出去玩賞的事是作罷了。

也有些時候，那種消息傳來，她先高興着，說：「我們去看看罷！」

「好好，我們一同去！」他就異常興奮起來。

於是叫大孩子留在家裏，對他說回來帶糖給他喫。他不希罕什麼糖，一定要跟着走。兩人無法擺脫，決意讓他跟着。二孩子看着哥哥爭命運，頗想效法，走來牽住母親的衣。脚下不當心，跌倒在地上，便放聲大哭。兩人止住他的哭，又費了好許多工夫。最後想給三孩子吸一頓充量的乳，免得餓了號哭。誰知他偏不要吸，勉強着他，他便哭個不歇。

這樣，兩人的呼吸都有點吁吁地了。麻煩的話說了不少，舌根頗覺乾燥。出遊的興致早已闌珊了。尤其是她，繫心於孩子的嘵哭和不肯吸乳，悵然說：「我們不要去罷！」

她的母親看慣了這等情形，很爲培和女扼腕。近來那碧梧園裏新荷才放，人家都去玩賞。她要女兒也去一趟，所以想個方法，叫把兩個外孫先送到她那裏，只留若楓由女傭抱着。這樣，偉如

夫婦兩個沒有什麼牽絆，因得自由地離開他們的居室。

偉如夫人走到室外，向鄰室樓上關照自家的傭婦說，「我們出去了，你好好抱着楓囡玩，不要讓他哭。這裏樓下沒人，你靜聽着送信的或是別的人來。」

「是，知道了，」傭婦在那邊應着。

碧梧園裏遊人實在不少，彩色的衣裙在溫熱的陽光中閃耀着，人的視神經被刺激得暈暈的。浮漾的人聲充塞於林間和池上，當然的，其中含蘊着喜悅的意思。

池中碧葉亭亭，有三四朵粉紅的蓮花高出葉上，輕輕搖動。池旁一道廣路，全是小的卵石鋪着。一行涼椅向荷池陳設，滿坐着興致活躍的遊人。頂上蔭着絲絲的垂楊，差不多遮陽的錦繡。

偉如夫婦來到園裏，大家有點異樣的感覺，可是說不出究竟是什麼。他們兩個看人家的目光髣髴電光一般威嚴，想道，「我們當有特別引人注意的所在；不然，那些目光爲什麼集中在我們身上呢？」兩人雖不會互相參證，而所想卻同，便都低着頭，默默地走過去。池中的新荷，遊人的

衣裙，他們全沒有看見，只見幾步以內的石路不絕地向脚下伸展。

偉如以爲這樣真無聊了，人家的目光有什麼相干呢？接着他又想，那些目光未必集中在他同他的夫人，疑念往往是虛幻的多。他就特意走得慢一點，同夫人並着肩。

溫熱的空氣使他們兩個微微出汗，背上烘烘的，不大舒適。偉如夫人不自覺地走得快一點，偉如便落在後面。他搶幾步上前再同她並着肩。可是不一會，她又落在後面了。兩人終於不成均齊的步調。

偉如覺得很窘，又特意慢走着等她。待肩膀相並時，很不自然地說道：「我們亭子裏去坐一會罷，那邊清靜些，而且陰涼。」以下沒有話了。他以爲這個開端總有好多的話可說，不料只有這一點！

「去坐坐也好，」她似乎意思不屬的樣子。「此時楓困在家裏，或許因索乳而嘔哭了。」

「不至於，決不至於，」他認她這個念頭髮髻種病菌，所以急欲撲滅牠。「我們才來得一歇呢。你看這樹上的桃實，鮮紅如霞，多好看！」

「確紅得好看，」她僅僅說這麼一句。以後只是兩人的脚步聲可以聽到——當然浮漾的人聲還是綿延地響着。

他們走進亭子，各就一個花磁磴坐下。他脫了草帽，當扇子扇着；吹着口笛，眺望四圍的樹木。她取了手巾在臉上按着，還掠起額際的短髮。

他回頭問她道，「你覺得快意麼？」

「當然沒有什麼不快意。只是天氣熱一點。」

「天氣熱一點，固然。但是，你爲什麼不大高興開口呢？」

「沒有的事，我何嘗不高興開口？並且，你又何嘗高興開口，說着一大篇話來？」

他被問倒了，手指彈着帽頂作敲鼓的調子，只不答話。

她寂寞地自語道，「楓因總在那裏尋我了。」她說着，神情很不安寧。

樹林外時時有遊人經過；也有走向亭子來的，見先有人在，轉身自去。青年牽着女郎的手，雪白的葛衫映着湖色的衣裙，使人起雅潔的觀念。淡紅衫子的一羣少女跳躍着經過，鬢髻玲瓏的

小鳥，又使人豔羨她們的活潑。在樹林外亭子前顯現的遊人，總不出這幾類。他們的笑語聲絕不禁遏，任意流揚開來，中間還夾着些清美的歌聲。

偉如默歎道，「我們不如他們了！」因向他的夫人說，「七八年前，我們同他們一樣呢。到現在，顯然不相同了。」

「這正是青年的狂興，現在想起，也沒有什麼意思。」

他失望地說，「他們那樣怪親熱的，未必便沒有意思吧。浸潤在裏邊，陶醉在裏邊，就是極深廣的意思了。」

「我們沒有浸潤的所在，陶醉的所在麼？」她現出自傲的容色。「我們的趣味，已超乎青年的狂興以外，我總是這麼信着。況兼我們有寶貝，三個可愛的寶貝。」

她站起來預備要走，說，「這裏不很適宜於我們的玩賞，我們走罷。我心念着楓園，必須回去了。」

他領會到別一種意思，感歎道，「我們不很適宜來這裏玩賞了！」便戴上草帽，陪着她走出亭

子。

笑歌的男女青年，跳躍的紅衫女郎，他們自在林中和池上往還遊賞，誰將偉如夫婦留在眼中呢？葱綠的林葉，紅妝的蓮花，也似很無情的，不向他們兩個顛一顛頭。這更足以證明偉如的意思「我們不很適宜來這裏玩賞了。」

他們趕到家裏，果聽見若楓的哭聲轉成沙糙了。她急急接着，抱在懷中，解出乳房給他吸。他含着乳頭狂吸，還是一陣陣的哽咽，久久不止。

一九二二，一二，一七。

歸宿

懷芷低着頭沿着軌道走去，一橫一橫的枕木在他眼前經過，似乎有種攝引的魔力，使他什麼都不想起。他的兩手插入袴袋裏，肩膀略微聳起，衣的背部有幾條很深的皺紋，是他常常和衣晝眠的成績。

軌道兩旁都是棉花田，此刻棉的枯幹還沒有割去，卻掩不沒鉛色的泥地；很少的幾處種着些菘菜。遠處錯落地布置着許多精美的家屋，牠們與蜂房式的店鋪或廠屋全然兩樣，有各異的風格和結構。夕陽照在朝西的玻璃窗上，反射出鮮豔的紅色。火爐的烟囱裏徐徐冒出輕煙。

震盪綿延的一聲鐘響，卻使懷芷警覺，從不思想的境界裏退了出來。他舉首看時，原來那座古式的教堂已在左旁了。他無意地站住，端相那教堂的高而窄的鐘樓和銳起的屋尖。植立屋尖的十字架黝然黑黯，附綴的瓔珞已毀壞了。一陣烏鴉繞着教堂亂飛，慢慢地齊在後面的幾株無葉的高樹上歇着。

不知什麼地方的兵營裏或學校裏送出一陣喇叭聲，遼遠而淒清，有時沈沒在空氣裏，致細

微到難以聽聞，接着卻又悠長地透了出來。

這或者是一種習慣，也可說是一種靈感，就是在這樣的境界中，便急需得個歸宿。像鳥兒的歸宿到巢裏也好，像教徒的歸宿於真宰也好，總之，在這暮景迷茫之中，倘若還是徬徨歧途，便是人世最難堪的事情。懷芷這樣想起了，舊有的不快之感忽然來襲，「我真傻極了，只顧走，只顧走，有什麼意思呢！」他本因街市喧囂，攘攘往來的都不是他願見的人，所以避走田野，希望解免悶鬱。起初任兩腿走去，漸漸入於不思想的境界，倒也很好。不料一幅暮景又把他的悶鬱喚回了。

他回轉身來走，預備歸他的寓所。他心裏卻想，「歸去又有什麼意思！寓所比不得鳥兒的巢，豈便是我的歸宿！」因此中途改道，不向寓所而向他的朋友陳君的家去。

他經過幾條繁盛的市街，耀眼的電燈光使他覺得一切都有點異樣。男的女的穿着閃光的衣服，很漂亮的樣子在他眼前走過；有幾對手牽着手，或是臂抱着腰，而且恣意地笑語。摩達車中的男女親密得更甚，兩個頭顱相並，幾乎合為一個；有幾輛車中似乎只坐着一個男的，但再一細看，原來女的頭依貼在男的胸前。他看着這等形象頗覺憤憤，不自知是何原因，單感到這於他非

常不適合，於是低着頭走，只看着他自己的淡淡的影子，表示抵抗他們的意思。

到了陳君的門首，他懶懶地叩門。本來他的走訪陳君只是無聊的消遣，門早開一點，或遲開一點，都沒有什麼關係，便是一輩子不開，也同馬上就開沒有什麼分別。不一會，一個女傭開了門，見是常來的熟客，便說：「請進來罷，我們陳先生早回家了。」

懷芷聽了這話很不高興，「這不是對我表示驕傲麼？她知道我沒有家，特地說這話來嘔我！」他這麼想，一聲也不答，頭也不回，逕往裏走。女傭當然料不到隨便的一句話已開罪於來客，關了門自去做她的事務。

陳君獨坐在書室裏烘火，椅子就在火爐的旁邊。爐的下部燒得有點紅了。溫熱的氣使人周身起種活躍的感覺。燈光照到牆上一幅叫做「九月之晨」的畫上，畫中是一個裸體的少女站在淡淡的溪上洗浴，又引起人一些涼意。

陳君與懷芷相見了，便移一椅子到爐旁，兩人相對坐下。懷芷差不多仰臥着，深陷的眼睛注視承塵，不發一語。他的顴頰高起，額際有一些皺紋。他簡直是個病夫的模樣，否則也應是久病新

痊的一個弱者。陳君與他常常見面，所以不致疑他有什麼病，只是殷勤地問道，「你從那裏來？覺得舒服麼？爲什麼不開口？」

「我麼？」懷芷很沒勁地看着陳君。「我從野間來，因爲覺得沒趣，到那邊去散步。」接着他又帶着譏諷的語調說，「我不像你們，工作一完，儘向家裏跑。」

「那自然，我們都是有了歸宿的。誰像你這樣飄飄浮浮的！」這是個談諧的報復。陳君說罷，笑着懷芷，似乎表示滿足的傲意。

懷芷覺得不可堪，將右臂擱在椅闌上，枕着自己的頭，眼睛緊閉，似乎勉強寤睡的樣子。這時候陳君的夫人同孩子走了進來，他站起來見過了，便拉着孩子到自己跟前玩。

那孩子大約四歲光景，穿着白絨繩結就的外衣，面孔肥白而泛嫩紅色，烏黑有光的眼珠十分可愛。他見慣了懷芷，一起玩得稔熟極了，現在很自然地讓他抱在手中。

懷芷才露出童稚的笑容，憔悴的額頰現着微紅——這或者因爲爐火溫熱的緣故。他舉起孩子，高過自己的頂，仰視着說，「怕麼？高了，更高了，怕麼？」

「不怕」孩子俯視着說。實在他確有點怕。看他的身體略微蜷縮，他的笑顏漸見勉強，就可以知道了。懷芷見他說不怕，把他升得更高，竭盡兩臂可能的限度。又把他降了下來，再行升起，仰視着說，「怕麼？高了，更高了，怕麼？」

這麼做了好幾回，懷芷退後，仰臥在先前那隻椅子上，令孩子伏在自己的胸前，面貼着他的面，徐徐磨擦。孩子覺得癢癢的，只是吱吱地笑。懷芷也和着他任情酣笑，把什麼都忘了。

喫過了晚飯，懷芷同陳君夫婦隨意閒談，更同孩子玩着取樂。後來孩子倦了，眼腔有點澀且癢，只將小手不住地揩擦。陳君的夫人說，「寶貝倦了，同你去睡罷。」她說着，攜了孩子自去。室中便異樣地寂靜，鬚髯一所虛空的廣堂，雖然懷芷和陳君還對坐在爐旁。

陳君開了火爐的門，添入一些煤，重又把牠關上。新煤燃着，便發出低微的「紅紅」的聲響。懷芷又是早先的樣子，右臂擱在椅闌，枕着自己的頭，緊閉眼睛，似欲勉強覓睡。陳君見他這樣，便說，「怎麼，你又不高興了？」

「懷芷微開雙眼，悽然說，「總是無聊，不想起時還好，一想起便不可堪了！」

陳君原知道懷芷的無聊是什麼意思，並且很想幫助他解免牠，剛才的談諧不過偶爾戲謔，現在卻嚴正地表示同情說：「這確無聊，但是你應當好好兒自爲排遣。」

「排遣麼？什麼方法都想到了，可是實際上一點沒有用處。我的希望並不奢，我只求不論何時不要想起那懊惱的念頭。誰知牠竟同一條惡毒的蛇一般，潛伏在我心的深處，不息地只是在那裏鑽動。」懷芷發語又低又慢，正合訴說哀怨的情調，使陳君聽了，也感到不歡。

「最可怕的，」懷芷又接着說，「就是那半夜的醒覺。越是希望開眼便見曙光，越是半夜裏便醒了醒覺之後再也不能入睡，毒蛇般的念頭在心裏亂鑽，我只有被屈服了。有幾夜銀樣的月色大膽地躺在我的玫瑰紫色的被袱上。這可以說是一種嘲笑，也可以說是一種誘惑；我覺得睡在一個近乎夢幻的境界中，但又覺得這被窩是冷酷而虛空的。」

「哦，哦，」陳君頗起憐憫的心，一時說不出什麼來。靜默了一會，才轉換論點的方向以爲安慰道：「我想這一定有解決的，我們朋輩給你留心着，有相當的介紹於你，或者便是將來的幸福的施主，也未可知。施主來了，無聊就去了。」

「我決不希望這一着，」懷芷略微坐正，搖着頭，毅然這麼說。「自己的事由人家來牽合，只有圈圍裏的家畜是這樣的。我怎肯效家畜的行徑！」

「那麼，你先得從事交際，惟交際裏邊才有自然的機會。」

「所苦的就沒有這自然的機會，因為我絕對不會同女性交際，而且可以預斷將來也不會有。」懷芷說到這裏，聲音漸高，語調漸爽利，類乎激昂的演說。「我可以斷言現在有許多的男女，爲了不得與異性交際，致沒有自然的機會，而在那裏感異常的苦悶。實在交際並不是什麼難事，只難在個開始。永永沒有開始，男的與女的就永永被禁隔在無形的牆的兩面。倘若有了第一次，以後什麼都可任其自然了。」

陳君屢屢點頭，贊許懷芷所說適合事理的實際；但想及果真如此，懷芷便不免絕望，又引起深切的憂慮。他從衣袋中取出一隻煙卷盒，開了，授與懷芷道：「吸一枝吧？」

「我現在不想吸。」

陳君知道懷芷的脾氣，不再勸他，自取一枝，畫着火柴吸着。噴吐出來的煙徐徐騰散，化成種

種的花紋，兩人的視線都無意地集注在這個上邊。不一會，懷芷又寂寞地說，「我剛才說有了開始一切就好辦，實在也不是精確的議論。試一細想，許多不容任其自然與不能愜心滿意的事，就跟隨在開始的後面。」

「哦，這怎麼講？」

「沒有對象的時候，固然覺得前途的空虛；有了對象，就又覺得執着的牽縈致成心煩意亂了。這是自己都不能解脫的，怎能像無心的浮雲，一任遭遇的自然呢？並且女性是素來疏遠的，差不多同世外的仙境一樣，不能知道裏邊究竟是怎麼情狀。單是憑空地揣測，主觀地摹想，便須費不知幾許的焦慮。更想這個揣測和摹想是不是便合實際，又不能不引起莫可名的惶恐。假使全非實際，當然進行無效，我這裏迎上去，對方面卻表示反抗，或者只是個消極的不睬，這多麼難堪！失望和羞媿惟有使靈魂殘碎罷了！想到這裏，便不敢冒昧進行，須待確知必可中的，然後發箭。可是這確知的時機一輩子也不容易等到，只任火樣的熱情在心裏祕密地燃燒着罷了。這種境界，我雖然還不會達到，但已微微覺察，知牠就在我的前途，牠的苦悶的程度正不亞於我現在的境

界呢。」

陳君感慨道，「這真是個不可解的謎，既然感覺到這種境界末趣！」他說着，右手彈去煙卷的灰，定睛默想。

「這因為裏邊含着人生的美。譬如哭泣，大家知道是哀苦的。酸至於難以描摹的時候，立刻感覺這是個極美的境界。人固然不人生的美，也不避離哭泣。就像我，從一方面想來，可謂苦悶已極；一個極美的境界裏。我為什麼要避離呢？終身這樣子，也沒什麼是愉悅的表示，而是感憤的外象。」

「這層意思，我也能懂。但我總希望你早悟生的美！」

「當然，我也是這

守在現在的境界裏。其

鬱的，正不知有多少呢！
的說教。

但是，不一會，他又

陳君擲煙卷的殘尾

（手屢隨煙卷後）

唱睡歌，輕細而美妙，在靜寂中可以仔細地聽到；想來孩

懷芷舉手掩面，依舊喃喃地說，「緊握女性的手究竟有

怎樣的滋味？」

「你沒有這等經驗……」

「我全然不知道。我更不知道抱着女子睡眠究竟是怎樣的顫顫的似乎要哭出來。他勉強耐着，忽地起立，整理好敞開的衣襟，

「還早呢，再坐一會罷。」陳君說着，也站了起來。

「再坐一會又有什麼意思！不如回家——不，不如回到自設的室

